

丘隅集

卷一之卷三 目錄

五言古詩一十八首

七言古詩五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五首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丘隅集序

三石子喬公世寧卒友人孫應鰲志其墓矣再敘其  
詩文敘曰文章爲道總機械于造化妙興象于性情  
凡品格程度往獻談析大略亦備矣要必得所師承  
則遵塗不詭門戶堂奧可循焉入而又必用志罔分  
始精凝神會是北宮無設于一間之旨梓慶所繇不  
敢以耗氣加成錄也然非博極其趣亦無以究竟指  
歸精神所疑會發之易窮傳也必不遠文章之道其  
難乎



明興當弘治正德間文治鬱起是時北地空同李子  
信陽大復何子爲之宗三石子與空同子同產于秦  
相距甚邇少即慕效焉稍長爲諸生適大復子來秦  
爲督學使首目三石子必且鳴世必且耀後于是立  
召前立與語無常時口授三石子意義談必移日自  
是三石子文思益偉拔邁流俗遂赫然以詩文雄關  
中斯師承之正轍也三石子既仕官主事官中郎官  
僉事官督學使官叅政官按察使爵祿皆不入其心  
官十五年食不重味身不離布衣補其敝衣一巾取

數年不易于嗜好澹莫顧獨心于詩文是精神所凝  
會矣三石子既心于詩文乃積書至萬餘卷鞠明究  
曠慕英擷華凡宇宙間廣長數千萬里上下數千萬  
年靡不融浹隨意所向而出之較若畫一信博極其  
趣哉三石子詩文具在斯集文不作漢以後語詩不  
作唐以後語洗剽效繁陋之習一裁于造化性情之  
真傳也必遠以三石子異稟其成一家言必若此文  
章之道信其難乎三石子未沒人人仰服德行比于  
光岳凡侍坐聽論議皆得所未有再三歎嗟而去諸

交遊與關中新進舊門下士無不迂道來訪罔虛日  
洎沒臨哭數百千人奔吊相屬于道塗其人如此其  
集之出其傳之必遠抑又可知士多惜三石子官至  
按察使遂自靳其用嗟嗟空同子大復子官止瞽學  
使視按察使又稍亞今二子所傳何似邪集曰丘隅  
本三石子所自命詩云緜蠻黃鳥止於丘隅小丘三  
石子隱居所也然其命意抑又澹莫遠矣  
嘉靖癸亥陽月如臬孫應鰲書

丘隅集目錄

卷之一五言古詩一十八首

送王孟莘之大梁二首 行役

行經渭川 擬古

雜詩五首 鳴鴈行

棄婦詞二首 隴頭吟

雲臺觀望嶽 感述

贈馮生 種瓜吟

卷之二七言古詩五十二首

芳歲闌送艾治伯還京 送呂定原按察湖南

送張蒲山按察江西 望雲篇

送周進士使淮上

秋日送劉主事之金陵

十月行送連按察入覲 都下別張賁所先生

夷門行二首 洞庭阻風二首

採蓮歌 明星篇

胡無人有叛人導虜入寇山陰喬子聞之作此  
篇

塞上行 有客

聞雲中警報

出塞行黎陽王太傳出塞逐虜威震朔漠中今  
邊防安得此人也余心壯之作出塞行

竹杖歎 攬鏡歌

九邊圖歌書四兄屏 君不見贈姚充之

畫馬圖 題畫

燕歌行 豫章行贈寇生

臨高臺 長安道

黃鵠吟

上之回

鳳池圖歌爲左子題

涇水行送朱令

北風篇十月九日天大風念張子成將之襄陽

感舊悲憤夜起賦此

送李子之筠連

韋西行壽姚翁

巫山歌

哀王生磁州王生從軍死塞下余壯其義勇爲

作哀歌

嗟哉行寄長寧令羅少玉

玄鶴行聞鑑川王子登空同山見玄鶴余心慕

焉爲賦此篇

劍歌送人從軍

靜明觀歌觀即唐孫真人思邈隱處

夢鶴行贈田副使

歲暮吟四首

海鶴圖歌爲辛震莊壽其父翁

東社歌

仲山篇寄壽淳化張令

烏棲吟

卷之三五言律詩七十五首

聞王伯啟自淮之金陵

立秋日都下送子成歸 送人還關中

春江曲 長干曲

騮馬 采蘭曲

俠客行 劉生

出塞 入塞

聞笛 關山月

梅花落 秋夜

送僧淨賢之金陵 僧性霖還自姑蘓

春日塗中寄憶諸親友

七夕過臨潼馮董二舉人招飲溫泉

孟津樓 春鴈

江樓

秋日同李汝承登雨花臺

遊靈谷寺 東麓亭宴集

荅李汝承寄書二首李時在揚州

荅太和尹舉人無訊其師陳子

燕至

同部僚城南登臺

春日遊徐公子西園園即故鳳皇臺

呂副郎寄乃翁扇索子題詩

客鷺峰寺聞棹歌

同李子登石城望鳳皇臺

同部僚遊燕子磯

聞蟬

江上留別薛時化

遊弘濟寺

寄當塗楊丞

同沈子永福寺訪劉道人道人蓋百餘歲人其

形貌類有知者因留宿寺中慨然有思于神僊  
之事二首

留別楊太醫濂二首

贈何逸人

眉州山亭見鴈

行嘉州城

送田郡博歸漢陽

九日菊未開是日蜀府送酒

望棲霞寺

舟中書事

江上遊望

春來不見鴈

月夕再登合江樓有懷舊遊



經始皇墓

嶽樓登望是日擬登嶽阻雨

靈濟宮夜坐

中秋王檢討宅翫月

題後岡山房

荅和孟衛原雪日寺中送別三首

望月有懷

中秋不見月

十七夜月

秋日遊張氏水亭

入太和山

遇真宮

宿玉虛宮

南巖

宿紫霄宮

將下山

自鄖歸江行望太嶽

秋夕二首

荅汪七峰見懷

卷之四五言律詩六十七首

應城觀音巖瀑泉

九日東湖道中

西橋寺送客

商山訪馬谿田先生

東沈子沈子時以候補客靈濟宮

送侯鴻臚自楚歸

己未元日

長門怨

飲寧陵費尹

胡隱君歸環溪

朝睡

聞張子成不第與曹子常同客都下檢討內鄉

李子常過談詩聊短述寄憶

聞曹子常不第候部選 即事二首

病懷 昭陵六駿圖

送張子成之襄陽教諭三首

對酒

聞左少臣訪環室道人二首

長安秋夕 時事感述二首

武昌山行

鄭生爲余作林下圖因書圖後

丘中夏日二首 春暮

聞河西警報二首 西京故城

過石門山 再過石門山

蘆溝橋 九日雨

偶過 輞川圖

晚菊 秋夜

村居 閨思

席間客盡醉歡甚自歎不飲

兩齋

萬壽節

山人

搜張子成集稿

寄憶嘉州任夢錫副使二首

令狐德棻墓下二首

課耕

秋夜河干

古意

谷口有懷

贈徐逸人歸海上

憶楚中諸生

輓溫將軍

溫襄陽哀詞

望巖薛山

苦雨

鄒御史封事

聞嚴少師罷

郊園送客

游子吟效齊梁體

卷之五五言排律二十首

送禮侍馬西玄入京

送莫子良謝病歸

十三夜劉初泉吳蓬岩李湫南莫中江羅仲山

五子召集

過曲沃贈合溪先生

長沙送趙用章歸秦因寄憶劉仲升

馬湖登覽

登太和山天柱峰

戊戌生日述懷時新至南都

許少華七十壽

壽賈翁夫婦

梁氏慈節卷

送李元峰方伯致仕

學諭張子遷淳化令贈別

城南懷古

澱浦道中見風土多異又會兵征苗即事感述

寄憶張子成

春日陪趙參政遊五臺山山有唐孫真人隱居

石洞

過城南左子園

朱坊西河下有巖洞絕險蓋往時土人避兵處

余頃以虜患日迫因作南丘莊下通諸洞既

爲警備無遂隱懷

張子成哀詞

卷之六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擣衣

棄妾吟東陳子虛

直順門

宿黃河東岍驛

聞警二首

丙辰元日

花朝

秦嶺館中

商南寄谿田先生

廸鴈峰

睡起

寄憶華容蔡生

病中聞揚州寇報二首

汲上得小銅劍識者謂古物也感而賦詩

移菊

栽柏

種竹

丁巳除夕

積雨

積雨樓中作

東任臻甫臻甫故好神僊事余念其老無成也

作詩訊之

春日

送李郡守升榮府長史

望九疑

汲上別三兄

宗尉西亭生子二首

喜東昌兄辭官歸

秋日城樓感眺

族子因登蚤慕神僊一旦離群獨往余悲思無

已爲賦詩招之

春雪

即事

秋晴河上

送二兒往書院

南丘莊

靜明觀道士房

聞嶺南警報

哭廖時芳廖隴州才士年二十而夭

一丘

發長安懷古

卷之七五言絕句四十二首

水至二首

靜海寺看花二首

江干曲二首

車遙遙二首

三山門春望

莫愁湖送客

望雲

折楊柳

泊凌雲寺

秋懷

遠望

舟夜

嘉陵渡

隴頭吟送楊子

鴈過

閨怨

浣沙曲

大堤曲三首

春江曲

采蓮曲

不飲

夜坐吟

詠壁上雲

山中二首

自况二首

絕句

山行

村居雜興四首

苦雨

咸陽原

桔槔歎

卷之八七言絕句八十首

嘉靖南巡歌十首

上新河

五日

五日荅薛時化

後湖行十首

春夕江行

送郭貢士

湘妃廟

洞庭祠

書遼邸遊僊卷六首

華嶽雲臺觀二首

黃鶴樓三首

題左子海市圖四首

送別侯鴻臚二首

江上送任左使連憲長入覲二首

棹歌詞四首余江行聞舟子和歌掇次成詩

谷口

飛昇臺

樓眺

少年行

山行四首

御河

九日雨中菊盛開

郢門曲

過馬谿田故居

聞南海盜四首

山人

塞下曲十首

壽詞三首

卷之九族譜五篇

例義第一

世系第二

世傳第三

外傳第四

譜訓第五

卷之十敘一十五篇

穆天子傳敘

董子敘

蔡中郎集敘

女誠敘

忠經敘

千金方敘

張給事奏議敘

洞庭漁人集敘

轍下稿敘

榮節錄敘

張貞婦詩冊敘

李子復姓事略敘

心迹錄敘

礪溪集敘

張氏族譜敘

卷之十一敘一十九篇



送清浪鐵叅將敘

送游按察敘

送謝副使督學闈山敘

送劉方伯攷績敘

送侯叅議敘

送張副使敘

送任方伯入覲敘

送楊叅政敘

送李方伯致仕敘

送汪副使敘

送胡按察敘

送鄒方伯敘

贈羅長寧敘

贈吳三水敘

贈江侯城績敘

壽汪太宜人敘

壽呂先生敘

送房先生敘

贈李生敘

卷之十二記五篇

顏魯公祠記

武昌重修石堤記

懷坡亭記

學古書院重修記

石經記

卷之十三碑四篇

漳川書院田碑

耀州修城碑

耀州修學碑

喬氏糾宗碑

卷之十四碑九篇

王立蕃墓碑

劉將軍墓碑

封郎中薛長公墓碑

太微張公墓碑

馬谿田先生墓碑

贈太僕卿許公墓碑

樂平知縣贈通政羅公墓碑

孫仲子墓表

席隱君墓表

卷之十五墓志八篇

副使張公墓志銘

許少華墓志銘

李東陽君墓志銘

楊舉人墓志銘

李叅議墓志銘

從叔孝子公墓志銘

魏仲子墓志銘

梁居士墓志銘

卷之十六墓志八篇

贈郎中王公墓志銘

周蘭陽墓志銘

水峪張君墓志銘

從兄臨淄君墓志銘

李淑人墓志銘

田淑人墓志銘

封安人亡妻宋氏墓志銘

李伯子墓志

卷之十七傳三篇

何先生傳

華亭教諭傳

鎮平府輔國將軍豫齋公傳

卷之十八頌讚二篇

孝慈頌

玄帝像讚

卷之十九

意見

丘隅集目錄終



丘隅集卷之一

後羽喬世寧景叔著

五言古詩

送王孟莘之大梁二首

遠遊來舊京與子同謹讌女蘿附松柏纏綿引枝蔓  
枝蔓何修修託此凌霄幹豈無樟與楠松柏常不變  
永懷貞素質謂可諧夙願飄飄行天雲隨風忽分散  
子有大梁役予亦趨蜀漢清晨相娛樂日夕各鄉縣  
言念平生謹悽悽生寤歎



二

大梁周鄭交甲第紛華侈黃塵鬱城郭日夕歌鍾起  
經過富豪雄車馬相填委君看轂利徒擾擾大梁市  
日中市人滿日晏成墟里東顧望夷門夷門盡荆杞  
當時一侯生千載名不燬丈夫不努力媿彼游俠子

行後

行後何倉皇登涉念徒御白日息虞淵行子在中路  
杪秋多悲風搖落不可顧我非草與木胡爲被霜露  
不辭霜露侵但恐歲云暮

行經渭川

烈風夜不休霜晨萎百草百草安足惜時序令人老  
客行淒以寒還家胡不早迢迢東逝川上有長安道  
馳逐轂利間終日徒擾擾去日既以多來日益以少  
誰能百年內顏色長美好歸去故山岑沉冥以自保

擬古

朝采水中蒲暮采水中蘭蹇蹇不盈手涉水良獨難  
豈貴蘭與蒲將以貽所謹所謹在萬里愁思來無端  
涼飈應秋期蘭草凋芳妍盛時君不見衰謝徒長歎

雜詩五首

世塗何迫隘出門路多岐  
結交共謹讌言笑相傾危  
悠悠行路人遠遊復何之  
不如從吾好高臥南山陲  
鯤鵬遊四海鷦鷯棲一枝  
物性各有適小大安足疑

二

郊原曠以修蔓草何萋萋  
豈緣雨露私延蔓彌庭臯  
庭臯日屨寂何以託蘅茅  
亦有蘭與茝化爲艾與蕭  
翦鉏良不易我心徒煩勞  
煩勞竟何待歲暮霜霰交

三

屹屹南山松託根凌絕坂  
高枝迥扶踈卑枝低偃蹇  
霜幹何蚪曲歲久長苔蘚  
苔蘚鬱纏綿上有藤蘿滿  
長風響空寥靈籟聞何遠  
山坡莽岑寂四顧人跡罕  
幸辭斧斤殃敢望梁材選  
流膏結茯苓淒其芳歲晚

四

冉冉西飛日悠悠東逝川  
頽陽豈再晨逝水無迴瀾  
天地等逆旅須臾桑海遷  
王侯與螻蟻同盡歸蒿田  
老氏貴知希安用矜豪賢  
三五迭禪繼世代邈以綿  
靈文啓六符龜馬洩真元  
流行逮墳丘詩書日蔓延

神明歷萬古，迥如薪火傳。音響如有聞，彷彿覲形顏。  
乃知羨門子，遺術空誕謾。

五

伊昔邁嘉會，四海結交親。群游展讜譙，意氣凌高雲。  
寧知轉眄間，棄如陌路塵。蘭草豈不芳，當門則共瞋。  
琴瑟且殊調，竹柏亦異心。世塗况嶮巖，能無商與參。  
馳驅蔽利場，憂端日以新。驅車駕言邁，言返北山岑。  
顧謝平生懽，我心難具陳。

鳴鴈行

鴻鴈何聯翩，聯翩西北翔。西北曠何許，逝將之塞疆。  
我有一書札，緘之金玉箱。將以遺所思，道路阻且長。  
回風託爾翼，爲爾立徬徨。去時春草青，歸當秋草黃。  
草黃歲將晚，毛羽恐摧傷。願言愛毛羽，邊塞多風霜。

棄婦詞二首

與君初結髮，恩愛一何深。兩意共綢繆，宛如瑟與琴。  
謂可極歡娛，百年託此身。不謂妾薄命，使君多異心。  
昔也同衾裯，今爲行路人。形影不相顧，况近君牀裯。  
君如天上雲，妾如陌上塵。情好既乖別，安用辨浮沉。

當歌歎絕絃念彼白頭吟

二

天地無終期夫婦常不離  
新人一入門故人相見稀  
憐新輕棄故問君何以爲  
容華有銷歇恩愛能不移  
僂俛更結束君心終見疑  
中夜起徬徨淚下霑裳衣  
長跪謝夫君去去從此辭  
願爲明月光夜夜入君帷  
此意竟纏綿妾心君豈知  
君其愛景光慰我長相思

隴頭吟

蕩子遠從軍西擊寇與氏  
不愁戰城南愁經隴水西

隴水魚不遊隴樹鳥不棲  
冰雪日載塗六月寒以淒  
停車懷故鄉行人立慘悽  
悽慘摧心肝北風聞鼓鼙  
我車不可停軍書難久稽  
丈夫志封侯安得常首丘  
去去莫復歎努力爲國讐

雲臺觀望嶽

晨起升雲臺言念三峰上  
三峰不可登樓觀遙相望  
伊昔買山翁千載稱高尚  
我欲徃從遊神情寄超曠  
秋風吹我裳我懷悽以愴  
日晏息山阿一顧一惆悵

感述



海中有三丘日月相虧蔽閃爍金銀闕冉冉流雲氣  
樓觀上通天群僊日遊戲我欲往從之東望浩無際  
松子與王喬千載亦長逝伊昔望僊臺煌煌羅羽衛  
延竚意超忽神人不可致諦觀玄化流四序迭相繼  
三光時凋落泰山忽如礪天地有終極安論人間世  
委順與天遊于道乃符契

贈馮生

鴻鴈翔江海栖杜與蘅年年出塞飛毛羽多凋零  
豈不愛毛羽棲志本青冥丈夫遊四海飄然如雲風

清旦相娛語日夕起遐征念此殊不樂惻惻傷我情  
綢繆夙所戀其如身與名悠悠川上波汎汎水中萍  
誰不念離別離別古所輕辛苦勿復道風霜行自保  
種瓜吟喬子見人有父子兄弟相殘者大感歎

傷焉而作是詩

種瓜滿平疇日有瓜瓞願膏雨既已渥決渠復臨灌  
顧茲徑寸苗紆曲引長蔓結實碩且繁離離五色爛  
中心竟何違恩愛從中變摘瓜不顧惜况乃傷瓜蔓  
宿昔同根芟枝葉忽分散嗟嗟行路人日月能相見

丘隅集卷一  
言念豆箕吟日夕歎悲歎

丘隅集卷一

丘隅集卷之二

校初喬世寧景叔著

七言古詩

芳歲闌送艾治伯還京

芳歲闌海水天風日以寒  
繁霜淒斷吳洲草此日風  
雪行路難行路難獸延竚  
陰靄浮雲蔽海嶽萬里長  
安在何處君從日下眺長  
安我向江干歌白紵江干  
日下並含愁鳳皇鷺鷥不  
同遊一望旌旂竚江口還  
將錦纜繫僊舟繫僊舟折  
楊柳與君更醉金陵酒君

看一水分南北江南江北空回首

送呂定原按察湖南

秋風動錦川秋水連天際江橋列旆軒棧道躡雲霧  
斗邊秦漢城日下長安路此時送君歸故鄉遂持霜  
簡下湖湘已見空同生氣色更知江漢有輝光江漢  
空同一回首雄名萬古傳不朽里第應開駟馬門法  
星先已映南斗我到西州悵遠遊與君謹讌結綢繆  
君今夙駕不可留令人日夜增離憂君不見鸚鵡洲  
芳樹多黃鶴樓中僊侶過片月飛來臨漢水蕩搖  
天地入烟波勝覽真如圖畫裡風流文采元無比  
日登臨發興豪揮毫卅卅烟霞起酒罷詩成倘念予  
遙天好寄漢陽書

送張蒲山按察江西

張公淪落十餘年世人往往稱豪賢同時才俊公十  
倍遲公十載懸蒼珮意氣由來激後生風期久已推  
前輩邇來同汎錦江舟更逢呂子日遨遊呂子昨日  
之漢水明朝公亦入洪州洪州漢水幾千里兩地思  
心中夜起關中朋輩多名人一時棄置空山裡喜見

二公登外臺衡山廬阜生風雷廬阜是公舊遊地父  
老想望旌旗來旌旗翼軫共昭回南浦西山雲雨開  
海內後看陽道長關中不負高山仰際會况當龍虎  
期公等早畫麒麟像

望雲篇

遊子辭家千萬里忍見烏生八九子古來蜀道上青  
天况復岷江隔渭水岷江渭水日悠悠客心日夜亦  
東流遙憶我翁今白首逍遙宛似蓬萊叟萱草榴花  
照度辰歌鐘金鼓開春酒愛弟登堂戲彩衣稱觴獻  
果從賓友我今胡爲滯西川不隨季子舞前筵峨眉  
山上王爲田峨眉山下醴爲泉願獻我翁八百歲雲  
軒羽蓋遊人世五夜長懸拜斗心十洲還有求丹計  
秦關紫氣晝網緼家在終南太華分太華終南不可  
見朝朝暮暮望白雲望白雲獨延佇愁心直向雲飛  
處曠野青天萬里情長風莫捲白雲去

送周進士使淮上

周郎出捧金門詔玉珮寶刀紛照耀綵舟錦纜即神  
僊泰岳滄溟入覽眺司馬還應慰壯遊終童何用誇

年少憶昨謁帝來長安荷衣蕙帶春風寒萬言一朝  
獻天子紫袍烏帽登金鑾丈夫得意如雷電閃爍  
光湏臾變繡衢錦陌並看花五侯七貴爭識面乘  
軺此去向淮陽又將搖艇入吳鄉淮上已驚使星  
動吳下行看畫錦郎君不見淮王叢桂在何處吳  
帝三山渺烟霧定應投吊八公山還湏重著吳都  
賦公車切望采風書海鱸江鱸休遲暮

秋日送劉主事起宗之金陵

昔君別我長安道風吹黃沙滿晴昊我今送子武昌

城江湖水泛秋雲平風雲翻覆湏臾事惆悵今昔如  
夢寐眼前世事難具陳豪俊古來多棄置當歌對酒  
莫歎息與君且共今夕醉明日蕭蕭木葉風君隨烟  
水向江東風靜天晴眺海日金陵樓閣五雲中昔年  
我作金陵客憐君復此作司空南曹無事只詩酒有  
時遊覽亦豪雄司空署中雲縹緲青瑣黃闈如羈鳥  
往事悲看逝水流南征頓似驚鴻矯爲君把劍還起  
舞君今才力如夔虎留取高名照千古君不見風流  
水部推何遜慷慨工曹傳杜甫

十月行送連按察入覲

十月天風生晝寒，枯桑斷蓬滿江干。雲冥霧淒鴈南  
叫，憐君霜露入長安。長安一望數千里，恒山郢對情  
何已。欲行不行尊酒空，落日悠悠江漢水。江漢悠悠  
送使君，手持瑤函獻天子。九賓更覩漢官儀，萬國重  
開王會紀。元旦應多雨露恩，知君定賜星辰履。君不  
見，憲臣入覲廣息私。來當陛見去，陛辭登陛親承天  
語下。敷奏仍聞扣扉時，又不見楚人徭戍如牛毛。洞  
苗溪寇更相豪，武陵行人日佩刀。况復燕雲血戰袍，  
我望天閭欲奮羽，美人不見心獨苦。君今幸此面重  
矐，願上一言開四聰。不然上書蓬萊宮，蚤令洞溪朔  
塞烟塵空。

都下別張賁所先生

天風九月鳴枯桑，沙寒露白秋草黃。飛鴻蚤渡蘆溝  
水，予亦隨君出帝鄉。君當南下清湘浦，嗟予歸傍河  
之澣。嵩雲江對渺愁人，明日相思心歎苦。留君立馬  
黃金臺，踟躕且盡黃金杯酒。斟拔劍歌且舞，與君聊  
此心。顏開却憶往時會，秦甸一別八年不相見。今日

長安再見君爲歡未幾即離宴往事寧迴川上波浮  
名空擲雲中電倚劍同悲行路難逢人盡道朱顏變  
感今念故傷我心須臾白日墮高林野潦塗泥沒馬  
腹况復洞庭風波深客行日夜多愁吟我曾留滯楚  
城居君歸莫厭武昌魚憑君問訊七澤上澧蘭湘芷  
近何如

夷門行二首

大梁東門古夷門黃塵蕩日天晝昏信陵公子今安  
在侯生朱亥空名存當時千金結一客萬金重一言

一言許知己賭命報君恩至今大梁猶喜俠酒壚博  
肆擁高軒高軒絡繹如流水歌鐘金鼓時喧喧七寶  
爲裝五花馬闔雞走狗盡王孫奉觴獻壽相娛樂誰  
能千金赴平原踟躕夷門三歎息一生心膽向誰論

二

夷門自古結客場抱關野老輕侯王借客報雙鷲萬  
乘一言救趙平原定當時意氣重侯生千載風流說  
信陵梁園賦客亦不少今人誰識梁園道

洞庭阻風二首



洞庭秋水客愁多，况復天風浩以波。孤舟且繫江村樹，盡日獨看沙上鷺。

二

南船欲北，北風妬澶涸，恐觸蛟龍怒。如此風波愁正深，那道扁舟能稱心。

採蓮歌

紅蓮出水霞爛光，白蓮出水風送香。露白月明秋夜長，美人翠袖曳羅裳。時從花底照新粧，朝花朵朵如葢。張暮花結子，摧秋霜朱顏如花易凋傷。折花不語

空斷腸，且復踟躕。水中央，莫輕蕩槳過蓮塘。只愁驚起雙鴛鴦。

明星篇

明星高一丈，海日煌煌上海日。映扶桑，車馬扣天閭。車闐闐，馬班班。夜如何，其風露寒。蓬門臥者是誰子，日過床頭眠未起。

胡無人 有叛人導虜入寇，山陰喬子聞之作

此篇

胡無人，胡可滅。長城烽火何時休，山陰城外日流血。

沙場白骨高如山千村萬落人烟絕昔不攻城今攻城誰其教汝中行說中行說爾獨何人自作孽衛律之罪上通天蘇武萬古稱豪傑皇家一統四海清九邊將士熊羆列勦蕩汝曹風掃雪汝獨何人自作孽胡無人胡可滅

塞上行

塞南三月花如雪塞北三月冰猶結塞冰開時春已歸塞草青時雪復飛一年半在冰雪裡黃雲黯慘風日起風起雲黃沙滿天戰場白骨高如山幾時天子

滅胡虜塞下銷兵人種田

有客

有客来自江之吳手持一卷五行書自云源出鬼谷子推人年命驗無虛我已十年臥草廬逢人不復問遷除貴賤壽夭天已定客能談命豈造命貴吾不喜賤不憂即使前知將安用語罷長揖爲謝客兀坐焚香讀古易

聞雲中警報

單于夜渡桑乾水雲中四望邊烽起將軍一夜營三

徙彼胡何異犬與羊可憐近塞良家子自從胡兒入  
漢關關南十家九戰死吁嗟十家九戰死將軍何曾  
發一矢縣官抱空印愁歎孤城裡將軍將軍爾何爲  
不見山陰城外增新壘城外新壘猶可增祗恐城中  
長荆杞

出塞行 黎陽王太傳出塞逐虜威震朔漠中

今邊防安得此人也余心壯之作出塞行

君不見黎陽王太傅文武才名稱獨步憶昔 孝皇  
親授鉞龍沙鴈塞被霜露威寧海子擣胡巢軍聲殺

氣雷霆怒一舉能令瀚海清九重無復陰山顧邊塞  
真看萬里城君臣可是千年遇戰士能傳奏愷歌詞  
人爲著北征賦一自轅門殞大星遂令胡馬輕南駐  
安得太傅今復生邊陲更倚長城固吁嗟乎丈夫生  
當萬里封胡不一劍橫行匈奴中眼前富貴真何有  
高堂醉飽空白首一朝病死名亦朽

竹杖歎

我病常持一竹杖出門入門全爾仗病愈却杖今幾  
時曾復念爾能扶持邇來竹杖忽不見無乃龍化入

僂陂我心視汝無好惡祇緣衰健情亦移何況世情  
雲雨變妍媸翻覆須臾見寶劍棄擲康瓠留得時即  
貴失時賤新人入門故人出秋風那復悲紈扇烏盡  
弓藏自古然竹杖竹杖何足歎

攬鏡歌

嗟我年來祇愁病藥裹心寧攬鏡寶鏡塵昏久不開  
爭妍取媚非吾性今辰何辰鏡一看雙鬢短蓬鬚皓  
然對此移時慘不語低頭淚下還忘飡悲來擲鏡起  
自歎百年幾何今過半填海補天空有情金膏玉樹

誰曾見鏡裡容華古共逝波眼前富貴驚流電鐘鼎竹  
帛各有時萬事無能心力倦却恨少年不努力忽復  
老大嗟何及高堤不堰東流水長繩那繫西飛日呼  
兒收鏡置箱中莫再開箱惱爾翁

九邊圖歌書四兄屏

山人志在滅匈奴草玄無且學孫吳孫吳未就老將  
至開屏忍見九邊圖九邊圖開歷可指延亘長城一  
萬里西近河源東海隅華夷之限誰爲此憶昔洪武  
始開疆永樂親征出塞荒勢如芟草與驅羊從此幕

南無戰場奏愷歸來傳露布帝也垂衣無外顧亭障  
遙看烽火息山河永奠金湯固將士身閑習射獵塞  
垣田墾寬租賦正統末年胡始驕六龍北狩染腥臊  
一時文武善經略白日再覩青天高弘治以前成化  
後兵馬獨稱全盛朝四十年来事勢變強兵壯馬今  
無半三衛陰謀持兩端諸胡部落日滋蔓昨者突爾  
窺皇都遂使流血滿畿甸一月京城閉九門此事令  
人空憤歎遼海頻年又喪師大同近復遭危患已將  
河套作巢窟能保河西不蹂踐殺氣常令塞日昏精

靈時向蕪城見海內軍需歲月增城南廣野蓬蒿徧  
帶甲枕戈誰穩眠裹瘡膺腹猶催戰健兒猛士死無  
名松門制府軍功冠皎口轟雷猶在天覆軍殺將誰  
曾按兵今邊報日無虛開府登壇奈爾徒指圖按劍  
坐歎息擔不戴天同此胡况今天子親推轂頗牧衛  
霍世豈無吁嗟乎頗牧衛霍世豈無即看萬里擣穹  
廬北臨瀚海洗兵車歸來長組繫單于請君更作愷  
旋圖

君不見贈姚充之

白隱集卷三  
君不見陵南有一叟一卷神書常繫肘自云此是枕  
中方平生用此活人久我從弱冠今白首狗馬之病  
時時有君能時時爲我來却病真同除面垢亦有孤  
貧下里非吾儔君也應之無二手心回造化藥通神  
人頌陵南不輟口贈之文綺辭不受贈之黃金亦不  
取酌君酒爲君壽身比東陵名北斗更願千年鑿史  
傳吾叟

畫馬圖

自從天馬入漢都漢人愛之作畫圖古來畫馬誰獨  
步曹霸韓幹皆神悟後有王孫號松雪落筆往往稱  
奇絕此馬摹自松雪翁人言頗有韓之風注池金臺  
久已空開圖宛宛見遊龍今皇買駿北防胡安得  
如此奇毛汗血駒一日千里任馳驅吁嗟此馬今豈  
無伯樂不遇老鹽車

題畫

昔汎洞庭遊君山千峰突立青冥間長江廣漢如拖  
練太嶽天都紛可辨須臾雲起洪波中湖水欲波天  
故風大船愁石小愁浪鼓柁側帆色沮喪我時泊舟

白爾集卷二  
十一  
傷厓岑天陰日暮摧我心君家畫圖誰爲者恍然坐  
我君山下白日高堂烟霧流眼前突兀對林丘又如  
乘風獨立洞庭樓令人宛轉憶昔遊

燕歌行

西日不再中東流無迴波人生如夢寐少壯能幾何  
朝馳長安道暮送歸山阿胡不置酒高堂鼓瑟日以  
歌君王萬歲罷干戈霍家衛家相經過千金駿馬換  
吳娥今者不樂來日無多黃金白髮奈君何

豫章行贈寇生

君不見空山枯木多豫章樗櫟逢時作棟梁世人懷  
寶混魚目明月之珠委路旁長材真寶古難遇寇生  
且莫悲遲暮爾年十五能文賦藝苑詞林推猷少落  
魄年今四十餘誰憐寶鼎成康瓠憶生當年從我遊  
意氣翩翩凌五侯詎知衢路蹶驂騑嗟我何言生且  
休生也今年成貢士世上悠悠誰知已有時引杯彈  
劍歌且起由来豪俊晚成名立身報主從今始袖中  
久有萬言書開春走馬獻天子

臨高臺

臨高臺下臨深谿上有樓觀中天開觀日滄海海水  
一杯僊人靈藥在蓬萊望而不見思悠哉日日臨高  
臺僊人來不來

長安道

長安道直以迂環五城開九衢外羅天市拱皇居中  
懸日月耀金樞朱輪駟馬如流水長安道上禁馳驅  
誰家少年俠邪徒雄豪去天尺五餘白日殺人當路  
衢司隸過不問况乃執金吾人言輦轂之下朝犯法  
春伏誅吁嗟此徒下日無霍家奴衛家奴

黃鵠吟

黃鵠黃鵠秋辭塞垣春海曲一粒之食一夕宿天路  
蒼茫安可卜彼園有救人有目張羅挾彈行相屬羽  
翼雖長獨苦飢不如鷦鷯一枝足黃鵠黃鵠爾不見  
東流水野田粟飲啄隨時爾亦足雙飛雙棲空山谷  
不近稻梁誰爾逐

上之田

望田中日疾馳入田中邀且嬉十年好道一日期僊  
女董雙成慙慙來致辭七月七日王母下來叶月明



夜半星斗離離班龍駕輦雙鳳儀雲璈奏曲霞綃帔  
隔窓認指偷桃兒手持籙圖授帝禧從官侍女誰人  
知王母欲去帝心悲後當見芳復何時但願皇帝陛  
下萬萬歲荆山鼎成龍下來叶

鳳池圖歌爲左子題

君家新挂鳳池圖一鳳翩翩隨四雛靈羽奇毛爛五  
色石島紛披竹與梧恍見高堂烟靄嘘海氣曦暉乍  
有無瀕吏百鳥翔舞窺庭隅何人爲君作此圖君也  
文華真鳳鳥鳴周儀舜飛騰蚤只今歸向丹山穴餘  
輝猶在青雲杪復有四郎皆鳳毛大者奮羽干雲霄  
小者羽翼雖未就時復側望天風高君家積慶元不  
偶此圖合是君家有瑞世華國兆已成君宜寶此傳  
永久君不見河東三鳳古今傳况君父子五聯翩佇  
望四雛飛上天爲子還歌五鳳篇

涇水行送朱令

關中守令一百餘誰者賢如卓曾徒使君到來兩隨  
車一時四野歌來蘇御史知君治行殊名姓年年登  
薦書只今報政入天都朱旂白馬臨路衢父老聞之

昏歎吁送者林立涇水隅人人爭挽使君車使君謁  
帝承明殿天顏特喜公卿羨定應留置青瑣闥白馬  
朱旂能復見安得賜車并賜服露冕褰帷復行縣君  
不見涇人臨水送君情共道君如涇水清涇水悠悠  
天地久使君高名同不朽

北風篇 十月九日天大風念張子成將之襄

陽感舊悲憤夜起賦此

一夜北風吹地裂草枯鴈盡河水結玄雲淒慘歲將  
晏遊子胡爲千里別斗米折腰君豈堪遠道兼憂逐

雨雪念此令人心九折憶昔君當弱冠時下期丙魏  
上稷契自謂風雲可立致詎知騏驥遭羈紲爲子今  
歌行路難世事人情能具說浮華祗羨畫眉工機巧  
翻嫌抱甕拙時來將相起屠釣時違閭巷輕豪傑莫  
緣時命傷遲暮飛騰偃蹇皆天故楊雄何事賦逐貧  
董生枉自悲不遇君不見孟浩然山詩李白襄陽歌  
至今千載名不磨絕勝豪華逐逝波君詩李孟相聯  
翩况復文章追史遷已見菁華五百篇一時碑版盛  
流傳願言持此傳永久日月闌金石朽浮雲富貴

真何有何况一朝岐路間君且寬愁多進酒君不見  
世間誰是百年人人生須作萬年身

送李子之筠連

李子綰縣符乘鳧下霄漢道經故里間親友同謹讌  
謹讌幾時君遽行臨路過增憤歎白云射策二十年  
豈期失意南宮薦同輩聯翩宰近畿嗟予萬里投  
荒縣莫愁萬里投荒縣車書四海文明且此地十年  
我舊遊當時視此猶幾旬諸葛孔明遺令存君到縣  
時當自見我聞王土遠不惡復道王臣遠不賤君胡

爲乎增憤歎君不見建昌西去入蠻荒天地以來產  
豫章江深山險人不到坐待朽枯山澗旁祗今敕使  
窮採訪陸挽江浮作棟梁君材瑰異豈一木况復筠  
連非建昌願君治行慕循良御史年年有薦揚何愁  
採訪柱明堂君去無憂江山長

韋西行壽姚翁

君不見韋西叟雲篆苔書常在手蚤歲曾栽潘令花  
歸來學種陶門柳荷衣草帽棲林藪匣劍猶聞龍夜  
吼逢人但問杯中酒問着世事慵開口韋杜城南尺

五天分明掌上對秦川白髮蒼顏八十年身猶鶴健  
目星縣當筵對酒詩百篇揮毫落紙流雲烟佳句能  
令四海傳有時細注紫霞編石室青藜玄又玄行藏  
終擬商山皓叟名元比磻溪老渭濱久已羨垂綸山  
中何用尋芝草精神有訓真鴻寶青精常使顏色好  
逍遙韋上日復日終南可是蓬萊島

巫山歌

巫山高高以寒不到巫山不見山長江百丈走其下  
上峰十二摩青天况有灩澦當中間巫山高高以寒

朝能作雲暮作雨山精月魅向人語洪濤欲沒灩澦  
堆衰猿接挂枕榔樹有時狂飈突起浪如山蛟鬪龍  
吟更詫汝往歲曾悲蜀道難今見巫山心歎苦欲濟  
無梁飛無羽嗟我胡爲賦遠遊巫山巫山能久留

哀王生磁州王生從軍死塞下余壯其義勇爲  
作哀歌

王生逐虜長城北揮戈向天天晝黑男兒有身須死  
國馬革不裹棄路側寧飽烏與鳶無爲螻蟻食城崩  
星殞天爲泣塞雲黯慘日無色嗟王生力能萬里作

長城時命若來衛霍并眼前豎子盡簪纓嗟王生生  
不擒王死不平戰場夜夜見精靈七尺之軀四海名  
萬古千秋誰重輕九邊選將皆豪英誰能奮戈當虜  
如王生有能奮戈當虜如王生掃蕩匈奴邊塞清

嗟哉行寄長寧令羅少玉

君不見馮唐白首尚爲郎賈生才子歎浮湘漢庭不  
重相如賦梁園賦客傾鄒陽古來豪俊不得意鷹隼  
橫飛鸞鶴避以子高才際盛時萬馬群中馳一驥謂  
當即上黃金臺胡爲繫繫遯荒地三年奔走空山谷

殊方終日群魍魎如此尚遭官長嗔臺章不薦循良  
吏嗟哉世事多翻覆蛇短龜長魚走陸蘭蓀蕭艾等  
榮枯以梟爲鳳石爲玉誰人捕鹿誰食肉誰人采桑  
誰服穀誰人種樹誰華屋嗟哉世事多翻覆巴人誰  
和陽春曲念子情如鴻漸木人生際遇真難料公孫  
遲暮終軍少有時蘿蒿俯長松有時腐草生光耀君  
不見田郎一言取相來楊子十年官不調吁嗟時命  
爾何尤今人用世古人休誰能富貴垂千秋若比當  
年卓魯徒白日行天江水流

玄鶴行聞鑑川王子登空同山見玄鶴余心慕  
焉爲賦此篇

我聞空同山上有古僊庭中有玄鶴棲洞冥時復乘  
風遊太清玄鶴飢食玉田禾渴飲甘露精千歲色始  
玄天地同長生我思玄鶴不可見側望空同祗長歎  
君上空同問道臺天風忽送玄鶴來舉手招玄鶴劃  
然天宇開四海一杯水五嶽等浮埃此時意興超八  
極下視人世何有哉自謂平生此奇遇胡不即跨玄  
鶴去來往蓬丘渺烟霧日與群僊共嬉娛胡爲日暮

空歸來回首玄鶴復何處我亦十年慕廣成白雲常  
繫帝鄉情聞此令予意超忽若有烟霞平地生又若  
毛羽使身輕宛坐僊臺上逍遙指玉京玄鶴冉冉來  
相迎上有羽蓋下雲輶幾時見此玄鶴羽蓋與雲輶  
與君同賦昇天行

劍歌送人從軍

我有千金之寶劍魑魅深藏不敢見決雲向天天門  
關斬蛟滄海海水赤學劍曾學萬人敵十年不用挂  
高壁風雨常聞龍夜吟山堂白晝驚霹靂自歎平生

成劍癖十都五城猶愛惜昨聞壯士遠從軍今日當  
筵持贈君虹光紫氣久沉淪君試拂看星斗文君不  
見海南塞北滿風塵天地黯慘結愁雲須君揮寶劍  
萬里蕩妖氛北竊朔漠南甌閩古來征戰多苦辛丈  
夫逢時早致身更須買馬東市里風馳電擊從今始  
靜明觀歌觀即唐孫真人思邈隱處

太玄洞南靜明觀五臺相向開宮殿層嶂重山柏樹  
合白日陰森上霄漢有時長風萬里來虛空縹緲鸞  
笙散山勢逶迤連磬玉氤氳寶氣光芒現僊人曾此

學長生龍虎金丹九轉成芝蓋雲輶朝玉京靜明宮  
觀即蓬瀛中有蚪屈三古柏地靈歲久色蒼碧呵護  
從來信鬼神僊人無乃留真跡樹木壇場人愛惜唐  
宋金元俱護敕當日齊名萬壽宮道士承恩賜紫同  
祈禱時時遣上公金誥御香來禁中祇今誰煮白石  
爛素書漫堆青玉案苔蘚剝殘福壽碑風雨半入玄  
元殿輜軒寶馬日來遊絳節金幢能復見往事曾留  
歎世吟清真尚想續僊傳僊人羽化已千秋嗟予常  
此訪丹丘丹丘渺何處金藥不可求少壯幾時今白

頭日暮歸來歎城郭四望塵海增煩憂君不見空同  
古臺天地留軒后赤松不再遊河上僊翁西海去關  
門不復度青牛又不見秦人洞黃鶴樓浮雲逝水空  
悠悠

夢鶴行贈田副使

夢鶴山人氣嶽嶽前身元是緱山鶴連翩常自渺雲  
烟飲啄真慚隨燕雀芝田玄圃性孤高高丘遠海心  
寥廓早年奮翅遊金閨文鶴振鷺同謹譖羽翼終當  
附鳳池形容定擬圖雲閣憶昨僊馭駐金城旋復迴  
朔上郡行祗今西飛渡渭水時將高舉入天京君不  
見上林珠樹滿流鶯禿鶯鳴鴉日縱橫鷹隼颺飛不  
肯擊鷦鷯一枝空復情夢鶴子正逢萬里風颺起鶴  
也乘風鳴九臯一轂徹向雲天裡佇見晴空妖鳥絕  
鳳輝鸞翥從今始

江知州五馬圖歌

君侯自領西州牧車馬西來光爛目路車建羽仍華  
轂車前五馬珂鳴玉休論五馬珂鳴玉况復追風千  
里足無乃龍媒產渥洼得非驃騎來天育夏陽温生



墨妙新爲掃驥騮骨相真方瞳紫焰迴風神開堂宛  
見生麒麟彷彿和鑿過耳頻憶昨君侯駕此馬高軒  
繡紉何雍雅朝馳寶鑑山暮宿石門下訪隱過林丘  
省稼躬原野五馬到處即陽春山中父老望車塵三  
年時雨隨車注人言五馬來何暮意氣超忽山水間  
後人定記馳驅處我今開卷覽斯圖却歎君侯駕馭  
殊君不見金臺高起燕山隅日索千金馬不愛千金  
須請君及早理銜轡騰驥早上五雲衢

歲暮吟四首

玄冬雪霰日交交野雲黯慘冰山高林莽晝昏風怒  
號芷蘭委地等黃蒿鶩鶴野立豺虎驕中原鴻鴈聲  
嗷嗷我心怊怛增煩勞

二

氷雪陰悽日烟霧北風怒捲沙蓬去野老出門還四  
顧風急沙昏去無路關山曠泝知何處邊書昨夜催  
征戍憂來祗著玄思賦

三

今日何日歲事促草枯雪凍慘林木寒雲沙莽昏平

陸豪家歌舞白雪曲醉傾金露被霜鷗丘中野老吟  
空谷中夜淒清聞野哭

四

陰野蒼蒼迫暮冬寒林古木愁天風人生飄忽如轉  
蓬少壯幾時吾已翁白日西沉滄海東世人誰見安  
期公且復吟嘯山丘中

海鶴圖歌爲辛震莊壽其父翁

近代畫鶴誰最古林良呂紀心歎苦此圖定出呂與  
林天風蕭颯生毛羽八鶴意態各不同宛如天上八  
僊翁逍遙如向昆侖頂又如返顧滄溟東溟海昆山  
渺烟霧日月千春等朝暮鰲甸常開芝草花蓬萊盡  
是瓊瑤樹君從何處得此圖草堂日日對蓬壺堂上  
有翁今白首年年歲歲開春酒開春酒爲翁壽恍見  
雲笙晝下來群僊接引緱山叟

東社歌

東社鳴銚西社擊鼓縣官有令人祈雨迎龍打醮百  
神舉開壇更誦木郎呪佛經有祈雨木郎呪無乃神鱣見華山  
或復十日當天宇祗今萬口訟風伯天帝高玄如不

觀我欲扣閭闔閭闔羅猛虎鳴銑擊鼓心獨苦

仲山篇寄壽淳化張令

渭北諸山稱仲山巖巖九峻左右盤中峰突兀直上  
天下有涇水日潺湲使君飛鳥山之麓縣堂恰對中  
峰巔千巘萬壑常在眼石雲烟對畫圖縣官清况有  
林丘趣地僻無無簿領纏終日鳴琴山水間有時揮  
灑白雲篇今辰何辰秋月圓却對仲山開壽筵山下  
泠泠瀉醴泉山中芝草長琅玕飲泉茹芝可駐顏何  
言葉令是神僊

烏棲吟

西山落日墮城隅草堂烟樹滿棲烏御史府中不共  
宿却伴山人棲林谷山人無乃忘機者群烏何事聯  
翩下聯翩下來若爲情誰者少年城上行爾寧粘雀  
打流鶯莫遣夜烏棲復驚

丘隅集卷二



丘隅集卷之三

枚栩喬世寧景叔著

五言律詩

聞王伯恭自淮之金陵

淮南攀桂樹遙繫故園心  
更渡長江去相思一水深  
客中惟寶劍海內重黃金  
莫向吳門月空歌白紵吟  
立秋日都下送子成歸

海內誰知已天涯更送君  
秋憐今日至客向野橋分  
去住皆游子鄉關望白雲  
離尊正悽愴落葉豈堪聞

送人還關中

山人懷帝闕白首到京華書上蓬萊殿身廻御苑花  
西風催塞鴈萬里渺烟沙遙望關河曲雲停處士家

春江曲

江水平如鏡耶溪望轉幽輕盈游女珮喧動采菱舟  
欲蕩青春日還生白紵愁何如竇家婦織錦上高樓

長干曲

妾住長千里別郎芳杜洲詎知蓬一斷却似水東流  
折柳誰堪寄落梅空自愁莫逢蓮女棹留滯越溪頭

騶馬

騶馬繫朱纓煌煌赤電生千金蒙一顧萬里爲君行  
落日城南戰因風塞下鳴只愁流血盡不罷漢家兵

采蘭曲

三月城東陌春芳日以微采蘭臨水曲零露濕羅衣  
塞上思應苦江南夢已違佳人不可見日暮悵忘歸

俠客行

翩翩幽薊郎意氣一何揚結客皆年少馳名在戰場  
一朝辭易水萬里入咸陽把劍雄風起飛虹貫日長

劉生

意氣五陵豪登壇仗節旄生來雙燕頰况有九龍韜  
細柳垂金甲連星璨寶刀君恩如可報軀命等鴻毛

出塞

漢將欲平虜揚兵出塞嶠幕南空戰馬亭上望單于  
界柱標葱嶺屯田過草湖河源行且盡先獻海西圖

入塞

沙海烽塵息將軍奏凱還九邊傳露布一夜到甘泉  
天子開麟閣都人望馬鞭定知金市裡甲第在今年

聞笛

何處吹羌笛龍吟入夜哀乍驚雲外落應向月中來  
楊柳春先報關山客未迴更愁三調罷飛盡漢宮梅

關山月

關山一片月揚彩射金微胡馬中宵動天街七暈圍  
將軍橫塞角少婦擣邊衣爲有刀頭望長看破鏡飛

梅花落

坐待梅花盡征人獨未歸宮粧臨鏡懶春信到邊稀  
斷縷驚龍管餘香入鳳幃持將花比貌空有淚沾衣

秋夜

今夜燕城館忽驚霜露侵寒砧薄暮急落葉下庭深  
爲客仍多病悲秋正苦吟誰家明月下吹笛更關心

送僧淨賢之金陵

金陵元勝地山寺舊常過雲天望不極江海意如何  
羨爾隨緣去令人發興多東林期共覽歲暮恐蹉跎

僧性霖還自姑蘇

汝泚東吳棹雲山去去深此中多寶地遊覽到如今  
想住高人室能忘入定心歸來尋舊業明月滿西林

春日塗中寄憶諸親友

游子情何極題書慰遠離懷人何以報春草倍相思  
客路如天遠鄉心屬鴈知愁來獨不見西北暮雲馳  
七夕過臨潼馮董二舉人招飲溫泉

相逢難此夜游宴過華清何處長生殿當時無限情  
山花還繡色宮樹滿秋聲罷酒中庭月蕭然客思生

孟津樓

黃河秋水漲留客孟津樓舟繫青楓岬簾開白鷺洲  
風雲迷北望天地入東流却憶乘槎者當年亦壯遊



春鴈

春風纔幾日江鴈已春聲  
關路何時返鄉愁爲爾生  
望窮遙漢影不盡倚樓情  
却憶金河北人同出塞行

江樓江浦作

獨上望江樓烟波送客愁  
寒雲澹秋浦落日信漁舟  
地盡鼉鼉窟天平蓼荻洲  
滄溟定不遠何處羽人丘

秋日同李汝承登雨花臺

山寺登臺晚開尊對落暉  
秋風起林杪霜葉亂人衣  
芳歲憐將暮寒江獨未歸  
遙天看去鳥客思忽如飛

遊靈谷寺

遊覽龍山勝真如鹿苑行  
風濤萬樹落塔殿五雲平  
不見乘蘆客空懸出世情  
玉泉功德在一爲滌塵纓

東麓亭宴集

玄都陪上客看竹到東林  
時有風雲氣况聞鍾磬音  
坐看天闕近行入洞霄深  
若遇桃花水倦源好共尋

答李汝承寄書二首李時在揚州

長憶河干客遙傳尺素書  
忽令春草興飛傍紫雲居  
瓊觀應携酒僊橋幾駐車  
盈盈一水上還可寄雙魚

二  
兩月三書至美人情更深烟霞開錦字江海見離心  
俱是遠遊客况多懷舊吟無因凌羽翰一聽廣陵琴

答太和尹舉人兼訊其師兩湖陳子

江湖日悵望萬里一書來尊酒幾時共瑤華空自開  
聞持白雪賦欲上黃金臺爲謝陳書記清朝獨愛才

燕至

高樓新燕至憐爾到天涯繞棟雙雙語隨風去去斜  
往來同是客江海若爲家春晚芳菲盡飄零惜歲華

同部僚城南登臺

白雲望不盡况復臨高臺春色滿天地客愁何處來  
他鄉逢此日萬事且啣杯有酒不同醉山花空自開

春日遊徐公子西園園即故鳳皇臺

公子能留客春花復盡開且隨游宴侶一上古時臺  
天地還亭館江山落酒杯千秋懷勝事日暮更遲迴

呂副郎寄乃翁扇索予題詩

持此瑤華扇能忘游子吟有懷湖水上遙寄楚山深  
朱夏開亭閣清風散竹林微涼如有託一慰望雲心

客鷺峰寺聞棹歌

古寺長干曲時聞鼓棹歌  
雲林吾已愜江海復如何  
坐想滄洲近興隨漁父多  
西津日薄暮看盡楚帆過  
同李子登石城望鳳皇臺

石城尋古跡獨有鳳皇臺  
鳳覽終何極江流去不廻  
繁華千載事春草共君來  
把酒青天月淒涼作賦才

同部僚遊燕子磯

春興燕磯遊臨江客思流  
物華得此日吾道且滄洲  
溟海元相接長風况未休  
片帆如可駕同此向蓬丘

聞蟬

流螢飛不止高樹忽蟬鳴  
爲爾鄉愁切因之秋思生  
風來正歷亂日暮益淒清  
雙鬢憐蕭颯恐多霜露情  
江上留別薛時化

鄉關元共里郎署况同遊  
別酒憐今日停雲起暮愁  
蓼花迷遠浦風葉亂孤舟  
誰謂離心隔相思江水流  
遊弘濟寺

古寺玉山岑懸厓繞洞林  
天臨江檻落雲望海門深  
僊侶元高興靈巖愜素心  
他時愛棲遯與爾更相尋

寄當塗楊丞

江上新丞宰關西舊世家青山映官舍流水是生涯  
愛客惟傾酒逢春學種花有時松下坐吟眺亦堪嘉  
同沈子永福寺訪劉道人道人蓋百餘歲人其  
形貌類有知者因留宿寺中慨然有思于神僊  
之事二首

秋寺訪僊翁隨緣宿梵宮丹丘誰不慕黃石爾堪同  
終夜看調鶴令人想御風赤文能授簡他日遇空峒

二

羨爾遊僊客松苓識歲年禽經常自戲鴻寶爲誰傳  
秋夜隣相遇山房得共眠如聞天籟發于此悟真詮  
留別楊太鑿濂二首

高人傳太素久已悟玄關世事今何有風流詎可攀  
每逢江上客常話海中山自有松芝訣期君蚤駐顏  
二

終年常臥病因愛養生篇得爾能相慰他鄉亦自憐  
精神元有訓服食古來傳吾道終棲遜從君扣太玄  
贈何逸人

少負風雲氣逍遙入暮年一生談海嶽得意即神僊  
賣卜名元重啣杯道自全兩都真曠覽贈爾遠遊篇

眉州山亭見鴈

高亭聞鴈過爲爾一憑欄關塞何其遠天風日以寒  
迴翔秋水曲忽起暮雲端來處長安道令人向北看

行嘉州城

勝地三江匯孤城撼水開山當雲裡見人似鏡中來  
雉堞穿林入彪旗映日迴四方須猛士登覽媿雄才

送田郡博歸漢陽

微官仍罷去江上別愁深棄置今何歎沉冥古所欽  
鶴樓聞尚在僊侶好相尋予亦倦遊客因之懷故林

九日菊未開是日蜀府送酒

九日禁殘暑菊花猶未開微芳應有待醴酒爲誰來  
徙倚東籬下蹉跎秋興摧賞心那自遣對爾且啣杯

望棲霞寺

山行暮不止天雨忽晴陰多病還爲客浮生底似今  
况當煩暑日重以倦遊心攀望棲霞寺其如澗水深

舟中書事

春水今仍發孤舟尚未歸宦情雙鬢改客思片雲飛  
峽樹啼猿合巴江過鴈稀誰憐飄泊處取次換征衣

江上遊望

江臯雨新霽野曠遠山平飛鳥向空沒片帆何處橫  
春臨草色動日暮客愁生鄉路應無極望雲空復情  
春來不見鴈

春事看將罷巴東鴈不過滄洲空悵望客子意如何  
峽斷雲天隔江深風雨多短書誰爲達日夕渺烟波  
月夕再登合江樓有懷舊遊

往歲今宵月群遊眺水城江樓還獨上秋月爲誰明  
攬贈心仍切嬋娟夢易生天涯有高興應憶鑿帷情  
經始皇墓

雄圖不可見墟墓亦無憑寶藏應先發泉宮侈後稱  
只餘雙嶺月長作萬年燈山下東原道人人說霸陵  
嶽樓登望是日擬登嶽阻雨

嶽樓聊望嶽雷雨罷登臨終日緣何事十年空此心  
飛僊不可見倚檻一長吟還恐重來日雲天更似今  
靈濟宮夜坐

深夜玄宮客秋風感歲華平生蕭散趣復此上清家  
遲月情何已遊僊興未賒一聞少虛唱飄緲想棲霞

中秋夜王檢討宅翫月

翫月宴高堂留懽興未央清光如有待秋夜一何長  
坐久天風發紛飛桂樹芳含情不可問把酒意徬徨

題後岡山房

家在幽林下青天對草堂開門見山水終日命琴觴  
一繫郎官綬空留桂樹芳十年頻北望目極鴈雲長

答和孟衛原雪日寺中送別三首

朝來飛雪罷相送到西林尊酒難爲別天風淒以陰  
新詩能慰我高詠有遺音他日懷茲會江湖意更深

二

我再遊京國憐君獨苦吟過逢詩每就披玩夜常深  
白雪聞高調行雲動遠心直愁岐路別何處更知音

三

臨岐日已暮山寺更留連冰雪南歸客風沙萬里還  
異時詩寡和隨處夢相牽倘對遙天月清光各自憐

望月有懷

春城對明月皎皎在東林忽憶隴山客其如漢水深  
仰天憐共遠中夜一長吟坐待清輝滅空餘攬贈心

中秋不見月

月賞罷今夕興來空倚樓浮雲何處起天柱定誰遊  
仰視涼飈發還爲桂樹留關山無限意聞笛更添愁

十七夜月

中秋不見月今始對晴輝素魄憐初減高樓興已違  
關山仍北望烏鵲尚南飛莫更浮雲起餘光正可依

秋日遊張氏水亭

城外覺秋早林塘夕更嘉况當閒燕日能到野人家  
舟蕩薰葭水杯流齒苒花驪駒且停奏吾意在烟霞

入太和山

夙駕趨名嶽遐心屬上清忽看高鳥過欲傷赤霄行  
歷歷經僊館迢迢指玉京前峰白雲起應慰帝鄉情

遇真宮

不見僊人屣玄宮憶舊棲白雲深處處瑶草尚萋萋  
霞想心空結鸞乘望欲迷僧佃澗水曲落日萬山西

宿玉虛宮



烟昏過澗水來就玉虛宮直向青霞外相隨宿鳥中  
入壇初少月別院已聞鍾數問靈芝杖明朝躡斗虹

南巖

落日懸丹嶂瑤天疊錦屏穿林出洞壑看鶴上僊亭  
雲並邀心舉杯臨曠眺停遲迴向天柱烟霧晚冥冥

宿紫霄宮

天柱看猶遠冥接向紫霄函臨星漢落風引磬笙飄  
月傷千巖寂神應五夜朝軒幢不可見側聽步虛謠

將下山

中峰一臨眺將復下山來霞御今仍罷僊遊更幾迴  
遲紆雲起處延望羽飛臺忽見冲天鳥還令客思開

自鄖歸江行望太嶽

太嶽曾開眺金天耀五雲沿江挹秀色映日更氛氲  
天柱晴猶見鸞笙可再聞莫令玄晏社便擬北山文

秋夕二首

原野先霜露草堂寒故侵夜來初鴈過牀下已虫吟  
合愴悲秋客彌增歲晏心移時猶佇立不爲月華臨

迴風翻墜葉落月半平林露坐空塔寂烟霏入夜深  
高樓誰弄笛萬戶復鳴砧愁絕秋聲急况多關塞心  
荅汪七峰見懷

寒夜能相過新詩更枉留天邊歸使節江上憶僊舟  
雲傷洞遲宿月懸湘浦愁興來有高調還上岳陽樓

丘隅集卷三

丘隅集

二册

卷四之卷八  
五言律詩一百一十首  
五言排律二十首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七言絕句四十二首  
七言絕句八十一首

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省立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丘隅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應城觀音巖瀑泉

靈巖深洞敞絕頂瀑泉飛洒傍高林落流通曲徑微  
慈雲常自覆法雨定相依對此滌煩惱澹然忘所歸  
九日東湖道中

世事誰相逐朝朝未息機正逢菊令至却與賞心違  
目送歸鴻過雲將客思飛空山秋欲暮霜露幾時歸

殺初喬世寧景叔著

西橋寺送客

古寺江之澚開門見遠山佳人能遽別幽事復相關  
情逐暮雲去興如流水閒從來臨勝地還可慰離顏

商山訪馬谿田先生

故園足偃臥何事更商山野老今爲侶芝英擬駐顏  
行箴舟不繫吾道鳳難攀爲問草玄室何人數往還

東沈子時沈子以候補客靈濟宮

爾住僊都館居然御苑西望來宮樹近情共夜鳥棲  
詔且公車待名還王署題未應歎留滯雙闕五雲齊

送侯鴻臚自楚歸

到處家無定胡爲更遠遊鄉關雲北望客思水東流  
莫問浮湘事翻增吊屈愁誰憐漢江上日暮一孤舟

己未元日

中歲今逾七新年益自悲風雲多後進江漢憶前時  
短髮白餘幾屠蘇飲定遲春遊吾幸健誰共北山期

長門怨

立盡長門月猶懸候輦心霓旌不可見紈扇爲誰吟  
枉自顏如玉羞令賦賣金豈緣妾薄命空負主恩深

飲寧陵費尹

費令即陶令其如簿領何雪晴予偶過杯到且同歌  
好客情無厭新詩日以多預愁河上別相望渺烟波  
胡隱君歸環溪

聖代方招隱山人獨倦遊滄洲懷故業歸棹及新秋  
應對環溪水常爲不繫舟倘逢漁父過還問羽人丘

朝睡

村野寂無事天明睡未央幽棲今始愜踈懶意何長  
地迥秋能蚤雨餘風乍涼休令山鳥鬧吾擬夢羲皇

聞張子成不第與曹子常同客都下檢討內鄉

李子常過談詩聊短述寄憶

失意獨憐汝明時尚未逢世人誰辨玉吾技本屠龍  
羈旅同曹植新知遇李邕詎應歌偃蹇詞賦已儒宗  
聞曹子常不第候部選

十度看花候猶爲失路人雞群羞共侶龍性本難馴  
惜逝驚流水求官歎積薪折腰終不慣無奈俗人瞋

即事二首

臘月延三月雲州不解圍羽書猶未達烟火望全稀

野戰今能否惟謀有是非百年思將士一怒本天威

二

天故驕強虜更番困朔雲關南皆輓餉閭左半從軍  
亭障日流血孤危望救焚野人愁欲死聖主未曾聞

病懷

衰謝一何早秋風祇自歎年華不可駐本草更須看  
玉樹誰曾識金丹自古難逢人問生事高臥且加餐

昭陵六駿圖

世代如流水悠悠幾變遷殘碑留古跡六馬至今傳

尚想馳驅日應多將相賢所嗟人異馬空復歎凌烟

送張子成之襄陽學職三首

儒林清暇地况對漢江清望子悠然去真無吏隱名  
門應桃李爛風慰舞雩情好健凌霄羽乘春上玉京

二

聖代師儒重如君更可師漢濱風信美門下士應奇  
文共追秦古騷還繼楚辭後來南斗望人擬峴山碑

三

君到襄陽日絃歌盡日閒高才元杜孟勝覽足江山

多士隨容與題詩數往還莫忘瓊玉寄賴以慰離顏  
對酒

日每臨謹讌何曾一醉眠竹林今已負蓮社况無緣  
那遣浮生苦還為達者憐閒居應自笑空對菊花前  
聞左少臣訪環室道人二首

野叟來何處東山結草廬久于人境絕恍見谷神初  
况近僊翁洞應藏玉笥書迷途君試問合授指南車  
二

汝本沉冥者常懷玄晏翁過逢環堵室偃仰白雲中  
定有遊僊詠無聞太素風何時還共我問道契參同  
長安秋夕

西灝迴秋令天風夕以寒年華驚逝水客子繫長安  
墜葉聞宮井明河裏露盤霜期冉冉至莫遣怨幽蘭  
時事感述二首

京已未虜大入薊州庚申南  
有軍變黃侍郎遇害

薊野今三輔山河險故聞誰令胡騎入畿甸滿妖氛  
日黥兵前草城荒戰後雲從來籌勝筭廉李是將軍  
二

白下今年事還如代郡無分明干帝紀况乃閔天都



邊塞滿戎馬豺狼更爾徒舊遊曾此地垂淚向江湖

武昌山行

日夜故山思况當歸鴈時武昌偶此過山水稱幽期  
雲樹看無極鄉園宛在斯遲迴臨路歎林鳥自應知  
鄭生爲余作林下圖因書圖後

多病棲林莽非關慕隱居蒼生猶繫念白髮劇愁予  
遂作丘隅叟常看柱下書莫將羅雀巷錯比臥龍廬

丘中夏日二首

長夏炎蒸極丘中尚不禁北山猶阻絕何處更幽深

時見孤雲起常懸望雨心南風向夕至倚樹一長吟

二

避暑依林野寧辭溽暑侵况當憂旱日何以豁煩襟  
披幌迎山色移牀就樹陰繁蟬何處響爲爾忽驚心

春暮

豈是悠悠者年華暗裡過偶來芳樹下祇見落花多  
逝景憐風雨含情付薜蘿沉吟日薄暮樂緒恐蹉跎

聞河西警報二首

金城西五郡亭障至燉煌歲月常戎馬河湟盡戰場

人今須桂王地豈固金湯諸將誰開府憂深定廟堂

二

上郡連烽火河湟更羽書一時傳警報中夜獨躊躇  
歲苦兵戈擾身憐老病餘名山猶未卜何處可閒居

西京故城

蕪城臨渭水知是漢長安王氣經時歇黃圖想像看  
望僊曾桂館承露更金盤今日皆荒草秋風立暮寒

過石門山

常慕巖棲侶名山幸此過却隨流水出空負採芝歌

臨路窺猿鳥遐心戀薜蘿定知今夕夢縹緲入雲阿

再過石門山

石門今再過猶未謝人群何處藏丹洞依然望白雲  
詎知回馭後能免北山文且向松林下低徊坐夕曛

蘆溝橋

落木正悲秋征人出帝州去天猶咫尺立馬重含愁  
亦有河陽興况臨溝水流風沙日暮起何處望京樓

九日雨

荒村逢九日不見菊花開空對南山色何人送酒來

蕭條憐逝景風雨復相催客思那消遣天晴合上臺

偶過

偶過青林下南風驟健人地幽炎暑避秋近晚涼新  
已果烟蘿性漸于山鳥馴鄰翁何以故猶自詫綸巾

輞川圖

往歲過藍水沿洄羨輞川畫圖今更見却是臥遊年  
宛對巖前樹神馳泝上田緬懷高隱處佳興渺翩翩

晚菊

嚴霜日以甚尚見菊盈欄遲暮元時序孤芳奈歲寒

臨風常自嗅把酒共誰看籬下頻須掃落英猶可餐

秋夜

涼夜空庭立秋聲何處來豈緣一葉下無乃亂砧催  
霜露宛相待關山意轉哀詎知月落盡徒倚未能迴  
村居

故業西山下春深過雨時里門常獨往野老若爲期  
共話桑麻長那知歲月移行藏陶令是祇少去來辭

閨思

秋蟲喧四壁明月照流黃言念征人遠其如秋夜長

愁來空擣練河廣恨無梁祇向高樓上時看北鴈翔  
席間客盡醉歡甚自歎不飲

頗解浮生事悠悠世上人獨醒吾豈願白眼莫相瞋  
醉鄉應再世玄晏定前身却思千載上劉阮是天真

雨霽

夜風無驟雨積水四連村林野生秋色柴墟落漲痕  
雲歸猶擁樹日上始開門忽見南山出看山坐日昏

萬壽節

今日天長節帝京雲望遙鶴應盤露掌樂想奏僊韶

星宿三垣拱軒幢五夜朝懸知嵩祝屨併獻王清謠

山人

山人世故踈中歲已懸車跡已甘迂叟名猶誤薦書  
終然浮海性常戀白雲居爲謝山公啟嵇生懶未除  
搜張子成集稿

爲子搜遺稿才人世共憐文章闕盛事鐘鼎亦徒然  
元自名山出懸知萬古傳桓生常自歎獨識子雲玄  
寄憶嘉州任夢錫副使二首

鄭州相見後十載阻相求歸鴈秋風起青天萬里愁

雲停巴樹望月憶錦江流爲問凌雲寺烟霞是舊遊

二

世途不可問良晤渺難期江草綠誰發江雲歎爾思  
買田應附郭移舍想鄰池况復峨眉近遊山定有詩  
今狐德菜墓下二首

墓已芟禾黍空留兩墓碑苔荒不可辨樵採定誰知  
人代真流水山川見盛時遲迴墟墓下今古祇如斯

二

宰相當年表文章百代垂故丘三里外今日幾人知

蘋藻還誰薦雲仍到處疑經行聊下馬徒爾歎蒿藜

課耕

中歲厭風塵歸逢五柳春明時甘自負微尚與誰論  
荷耒元吾分遺安况古人山田良已薄足雨未愁貧

秋夜河干

客子立河干烟波望渺漫鳴笳喧遠岼宿鷺起前灘  
車馬誰相逐天風夜獨寒楓林漁火近何事不投竿

古意

秦女曳羅裳雲開見月光容華真絕代夫壻况爲郎

宛轉城隅路行歌陌上桑相逢五馬使爲爾立彷徨  
谷口有懷

原高山盡見杳靄望秦川何處高人室空名萬古傳  
徒懷招隱賦欲著感交篇渭水沉秋日停車獨黯然

贈徐逸人歸海上

爾自瀛東返方多海上傳河翁元避世闕尹亦談玄  
一見長安市還歌白石篇靈樞猶未扣合訊後來緣  
憶楚中諸生

往歲宣功令遠遊雲夢墟春風將蕙草隨處襲人裾

江上烟波渺秋來夢寐餘逢人時問訊九畹近何如

輓溫將軍

曾過將軍里人稱洛下雄殞星憐往日大樹起悲風  
關塞方多難泉丘奈此翁邛山野草合懷望意無窮  
溫襄陽哀詞

高才河洛重名宦楚秦知長路看君往中年得數奇  
墓依清澗曲淚墮峴山碑玉樹高庭發應銷泉下悲

望巖嶺山

門對南山近開門即見山望中常紫氣元自接僊關

捐珮緣何事靈巖尚未攀  
遐心將去鳥縹緲翠微間

苦雨

經月常陰雨愁霖正此時  
流雲低擁樹積水漫成陂  
鄰叟誰相過草堂開更遲  
南山那不見招隱曠心期

鄒御史封事

御史劾嚴  
少帥罷之

聞汝臺章下名令四海知  
孤臣堪痛哭優詔荷皇慈  
日月迴天照風雲罷鼎司  
豺狼猶滿道激切正今時

聞嚴少師罷

元輔持衡久乾坤信轉移  
生來逢異數老去戀明時

今日承天語啣恩出鳳池  
雀羅曾相府世事已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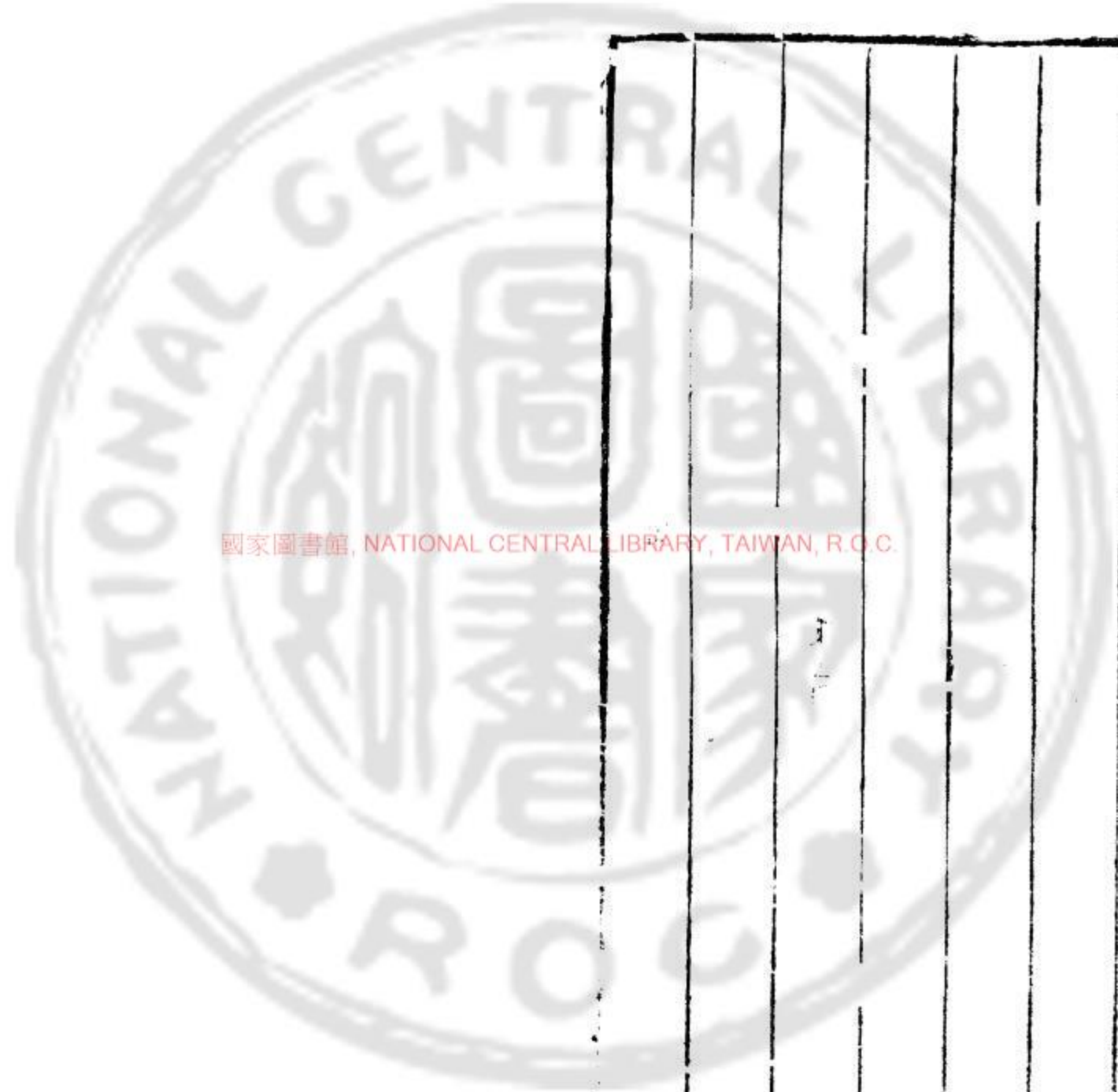
郊園送客

郊園來送客忽漫對園芳  
且繫西林馬還流曲水觴  
驪駒歌屢促春草興何長  
共此探幽勝離憂忽已忘

游子吟效齊梁體

愁看芳草歇還逐斷蓬飛  
衣帶行將緩闕山望已非  
天涯悲失路琴裡調思歸  
應念金閨月長懸錦字機

丘隅集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	--	--	--	--	--	--	--	--

目錄

五



丘隅集卷之五

投初喬世寧景叔著

五言排律

送禮侍馬西玄入京

上郡文章伯龍門太史才  
王衡元有待金馬詔還來  
英眇流江海榮名踐省臺  
旌旗映南斗氣色接中台  
漢殿圖書秘周京禮樂開  
文昌新劍履經帷舊蓬萊  
雪日僊舟發雲霄彩鳳迴  
到時多妙興東閣正春梅

送莫子良謝病歸

僊郎辭盡省遙望水雲居自歎江藤晚歸逢海鴈初  
沉冥玄理暢蕭散吏情疎日月應須惜神僊定是虛  
鶴亭還對酒鳳嶽且開廬玉樹能消渴丹崖好著書  
春芳誰共汝烟水渺愁予莫作東山臥蒼生屬望餘

十三夜劉初泉吳蓬岩李湫南莫中江羅仲山

五子召集

才子集京館高筵屬舊遊人今來萬里月已近中秋  
離緒那堪問良宵詎可酬睠茲芳桂發仰視素河流  
綺席隨鐙徙朱絃入夜幽過逢憐往昔惜別更綢繆

尊酒君須酌中堂樂未休明朝即遠道關塞阻相求

過曲沃贈合溪先生

秋杪過汾潞憐君到縣初文章堪歎息懷抱近何如  
末路甘微祿衷心憶故廬羈棲元失意蕭索更愁予  
柳下才何忝於陵望不虛達人多偃蹇吾道合躊躇  
暇且哦松月時應覽簿書邑稱山水勝人藉棗桑餘  
雞犬連村樹畦田引陌渠絃歌看市野日夕飽園蔬  
父老嗟來暮瘡痍尚未舒關河重保障經術豈全疎

長沙送趙用章歸秦因寄憶劉仲升

佐郡才何忝罷官人共憐莫投湘水賦好汎洞庭船  
貝錦從來有萋菲那避賢虛云白似壁枉自直如絃  
澤畔一相別鄉心各黯然江潭嗟蕙蘭關路渺雲烟  
北鴈正飛去拂衣相與還行裝淒暮雨到日尚春天  
細草青沙苑芳花滿渭川應招公幹輩同賦采芝篇

馬湖登覽

四海車書日干旄萬里揚并河今作郡魑魅舊爲鄉  
江自金沙出山連玉嶠長歲時常霧雨草樹只青蒼  
舟楫通吳楚梗楠足棟梁千秋賓上國一統見

今皇到此真殊域憑高覽大荒嵐光生澗壑雲氣滿  
衣裳西徼仍多難當關詎可忘 天王今有道舞羽  
爲邊防

登太和山天柱峰

盤空上天柱謁帝開金堂靈境超虛漠真詮接混茫  
澤湘標太嶽天地奠中央九野晴能辨五雲時在傍  
寒濤流碧落北斗恍旂常紫氣千峰結玄冬萬卉芳  
玉霄懸笑語僊誥聽琳琅道自初元啓源探邃古藏  
明裡傳勝國秩祀憶 先皇白晝懷冲舉丹丘豁

三陽集卷五  
三  
眺望食霞依貝闕窺日指扶桑澗壑飄笙磬嵐霓落  
珮璜穿林撫琪樹覓草盡瑤光赤簡從今識黃精得  
自嘗駐顏祈上水度世越僊梁欲解浮生劫長留不  
死鄉閭風如可御天路詎云長日暮懶歸去塵心忽  
已忘

戊戌生日述懷時新至南都

此日逢初度烟花入望殊仲宣新去國謝朓且遊吳  
賓友遙相憶山川不可踰獨憐衝雨雪况乃滯江湖  
芳芷今搖落歸鴻定有無經時緩衣帶爲客歎靡蕪

香署名真忝文園病未蘇歲年流水去身世斷蓬孤  
白髮行侵鏡青袍已誤儒風波曾四瀆詞賦媿三都  
浩蕩元吾性飄零亦太迂倚閭應墮淚捧檄故長吁  
恨殺雙飛鴈愁看九子烏明鐙聊進酒深夜一歡娛  
遊子迷江草騷人戀楚蒲由來千里志亦是五陵徒  
慷慨歌馮劍低徊泣阮途平生慚國士終擬作潛夫  
許少華七十壽

間世麟呈瑞清朝嶽降申雲鵬翔北海天馬自西秦  
石室抽緗簡鸞坡切 王宸墨池推獨步詞苑定誰

倫班馬追前蹟鍾王是後身  
嚴華寰宇徧國器聖  
明珍隻字留碑帖新詩泣鬼神  
吳中聞攬轡都下見  
埋輪諫草傳臺省風標肅縉紳  
掄材憑藻鑑全楚荷  
陶甄開府當畿甸中丞儼  
帝鄰長城堅鎖鑰絕塞  
淨烽塵晚駐遼陽節勒勲滄海珉  
生來關氣運力可  
轉洪鈞吾道今丘壑蒼生歎隱淪  
東門瓜可種南浦  
稼仍親七十饒強健逍遙識性真  
看山能却杖落月  
尚留賓歌舞聊爲樂圖書足慰貧  
野眠隨枕石溪坐  
即垂綸跡共冥鴻遠情于海鳥馴  
林增棲鳳處川有  
臥龍津漫叟曾溘野潛夫更渭濱  
終招蓮社友寧媿  
草玄人四葉莫開曉三陽月建寅  
花將臨綵勝酒已  
慶長春麗景勿含柳時方正采蘋  
壽筵逢此際物候  
况更新芝且合靈藥天能縱大椿  
僊期元浩蕩甲子  
任流巡蘭桂紛前列笙鏞匝次陳  
禮成千歲祝觴獻  
九霞頻清淺閱蓬沼光芒應斗辰  
居然遊汗漫何羨  
畫麒麟福履方全盛邦家賴以振  
瞻娛予久切延佇  
願何伸松柏真堪頌絲蘿幸有因  
華山不可即徒此  
望嶙峋

壽賈翁夫婦

世運當全盛山林得重名  
河翁元抱朴漢叟復何營  
有配天之合高年世所稱  
自能鴻寶訓不用飯青精  
並曳靈芝杖來娛戲彩庭  
雲平鸞馭下臺迥鳳簫鳴  
鶴髮春先長霞觴日共傾  
向來培玉樹萬里作長城  
宵漢輝綸誥旂常烈駿叡  
神臯開壽域僊籙獻長生  
花向初筵發人看畫錦榮  
未央仍有頌旭日正東瀛

梁氏慈節卷

生米元世胄夫子况賢良  
作配真松蔦于飛儼鳳皇  
白頭期比翼中歲詎孤翔  
膏沐能不御冰霜足自方  
淒深湘竹恨宛佩澧蘭芳  
身並萱花茂庭培玉樹長  
于鄒即孟母當管是陶姜  
梓里欽高節烏臺列薦章  
宮雲將籠色江草藉恩光  
籍已中朝注名今四海揚  
誥封還有日上壽定無彊  
爲獻清風頌傳叡愛日堂

送李元峰方伯致仕

海內方多難東山遽忍歸  
祗緣思玉樹遂爾解金緋  
脫屣人皆羨高風世所希  
春隨芳草去心共白雲飛  
漁父機先息冥鴻願不違  
蒼生猶涕淚稚子候園扉

五言集卷五  
言釣黃河鯉兼尋少室薇門應開竹逕身擬戀荷衣  
蓮社從今約桑田幸可依素心能不負生事豈嫌微  
吾道元高尚嗟君獨見幾翩翩起孤鳳千仞覽餘輝  
學諭張子遷淳化令贈別

經徒方授席縣宰遽分符聖代儒元重蒼生望豈孤  
晨辭沮水上夕舍仲山隅地近書能載官清鶴也無  
函風猶往昔桑野半荒蕪簿領從來少瘡痍待爾蘇  
隨車應作雨當柱且懸蒲持此爲良吏嘉聲蚤慰吾

城南懷古

長安元勝地絕勝是城南池館行相映幽深得共探  
萬山開畫障斜日散晴嵐陌樹鶯猶囀烟春柳自含  
曲江尋故蹟南內祗虛談地想皇陂近關曾紫氣瞻  
塔雲空憶鴈苑草復停驂俯仰懷今古踟躕意再三  
漵浦道中見風土多異又會兵征苗即事感述  
漵浦常烟雨玄陰黯不消地應饒瘴癘人已異風謠  
亭障通蠻部車書合聖朝西南三楚盡山水五溪遙  
俗尚擊銅鼓江歌雜洞簫猿猩啼白晝竹箐際青霄  
近寨時防虎行人日佩刀林昏聞鬼鳥月上見山魈

五陽集卷五  
荒徼皆王土殊方歷使輶雲霓流劍氣星野問龍標  
警報紛無已戎心覺漸驕軍容合震耀文物故荒寥  
何以殲克醜將無議撫招忍令妨俎豆遂爾溷蘭蕭  
蕩日愁氛侵瞻天仰舜堯太平須保障選將擬驃姚  
一舉清粲瓠歸功奏鳳韶可如商帝族持久爲頑苗  
寄憶張子成

一官聊吏隱客况近何如當路誰知己幽蘭且共居  
真成門似水絕勝食無魚名重南念久歌傳郢市初  
江春年已換月夜夢無虛悵望雲停處遲迴鴈過餘

自憐良晤少益與世情疎三徑全荒穢綠誰更掃除  
憤時猶感激衰謝秣躄蹠卷帙今仍積玄思尚未舒  
襄陽耆舊傳荆楚歲時書別日深相託因風爲寄予

春日陪趙叅政遊五臺山山有唐孫真人隱居  
石洞

不到僊臺久花朝更此行偶隨軒蓋後無有薜蘿情  
迢遞竊琳宇蒼茫問玉京太玄猶洞跡顯化系臺名  
穴指蟠龍處巖傳聚虎坪倚天豁四望入殿扣三清  
壇樹皆松柏山風落磬笙僊遊元勝地物候况春明



宮似披玄圃霞疑對赤城君常談海嶽吾豈戀簪纓  
白髮愁難變丹砂詎可成臨池還洗藥登閣待搏鵬  
心賞今應悞塵緣忽已輕真詮倘有悟同此學長生

過城南左子園

仲子辭官早爲園沮水潯城隅常曲讌郊館易窺臨  
當徑皆蘭草巡簷遍鳥音山看十里近門繞兩溪深  
高况追玄晏生涯即漢陰真成南郭隱何羨北山岑  
招我遊蓮沼開筵傍竹林君曾五馬貴吾已二毛侵  
門外還栽柳床頭莫問金經過如不厭載酒日相尋

朱坊西河下有巖洞絕險蓋往時土人避兵處  
余頃以虜患日迫因作南丘莊下通諸洞既爲  
警備無遂隱懷

石洞當巖壑崎嶇斷岍邊亂山來隱映一水故洄沿  
蔓草迷荒徑陰崖瀉瀑泉紆迴經峻坂巉峭俯重淵  
九地蛇巢入青天鳥道縣經營懷往昔朝代幾更遷  
豈謂逢陽九周防合萬全身名俱朽滅陵谷尚依然  
天地仍多難干戈奈暮年跡猶渥叟漫憂在杞人先  
時事那堪問悽惶祗自憐真成尋兔窟不爲買桑田

五言集卷五  
九言  
環堵從吾好浮生信有緣石門頻引望谷口更相連  
陶令南村句高風曠古傳伊子亦避俗于世渺翩翩  
獨往嗟誰與狂歌任性便時常親卷帙暇且眺山川  
聊此捐孤憤因之注太玄幽貞占已定不用卜居篇

張子成哀詞

豈爲玉樓成修文遽此行蒼生元繫望凶問使人驚  
憶昔魁鄉薦知君定國楨玄思能縷析雄辨復河傾  
渭水淹龍臥岐山待鳳鳴浩然同雅調遷史並高名  
晁耀燃蒸色琳琅擲地聲六家探要指七略總研精

積阻南宮宴遷延萬里程遭迴逢氣數時命窘豪英  
有道貧何病無營跡轉清悲鳴憐駿馬消渴指金莖  
自以將遲暮深慚負聖明仰天歌寶劍低首就銓衡  
作吏還儒藪傳經向楚城才高文苑重官冷仕塗輕  
五斗腰曾折三年怨未平宦羈良獨苦客死况關情  
峴首仍揮涕湘纍更此生遊魂千里外歸櫬四愁并  
江引哀猿泣雲看吊鶴迎入門徒四壁題樞乃孤旌  
篋幸存遺稿墻猶臥短檠大篇能不朽百世亦爲榮  
嗟我如蒿鷄私心附海鵬聯翩失故侶夢想媿前盟

常誦鴻都賦因懷月旦評乾坤真逝水人世一浮萍  
豈竟歸冥漠將無遂上征昊天不可問祗有淚沾纓

丘隅集卷五

丘隅集卷之六

綬羽喬世寧景叔著

七言律詩

擣衣

城上秋風木葉稀，城中思婦擣寒衣。  
誰憐此夜腸空斷，獨恨經年戍不歸。  
戢度隴雲傳雪嶺，心隨關月到金微。  
相思更有殘機錦，願逐長安一鴈飛。

棄妾吟柬陳子虛

棄妾長吟白紵詞，容華不照影娥池。  
鳳樓簫斷情元

苦錦字詩成調更悲豈向漢宮矜燕舞由来秦女妬  
蛾眉繡衾星夜空携去紈扇秋風祇自知

直順門

初趨建禮瞻宸極爲候公車共省郎此日望沾僊掌  
露因風還惹御爐香雲開閣道天疑近漏出宮花晝  
未央補袞却慚無寸縷抽毫私擬賦長楊

宿黃河東岍驛

黃河東下接天流皓月烟波悵遠遊鴻鴈孤棲聊此  
夜薰葭搖落已深秋僊槎渺渺知何處星漢盈盈望

轉愁九曲元從秦塞山夢魂應繞故山丘

聞警二首

往年胡馬飲河汾今歲仍看寇代雲遂使寰中飛羽  
檄更勞天上出將軍三關營陣徒千里六月單于過  
萬群聞有靈官修漢祀蚤令風電淨妖氛

太原烽火照中原何事諸軍守鴈門終夜聞笳獨洒  
淚平生說劍只空言誰堪清嘯臨邊月坐遣胡塵淨  
塞垣人道漢皇新好盞洗兵今擬到河源

丙辰元日

往年元旦開王會 禁苑叨隨省署班  
滇海貢來銅柱塞 漢宮春到玉門關  
太平天地還今日 懶散江湖憶 聖顏  
病渴馬卿頻北望 露盤遙在五雲間

花朝

海鄉今日是花辰 歌鼓早聞喧四隣  
不見芳菲來送酒 莫教風雨更愁人  
賓僚並集城南寺 軒蓋應多陌上塵  
紅杏碧桃誰寄我 一枝聊賞故園春

秦嶺館中

客舍晚投南山陲 當門流水行相隨  
烟霧陰冥雪片 片天風突起雲垂  
垂吏人散去寂無事 宿鳥群來若與期  
何處洞林好棲息 千峰對望空遐思

商南寄谿田先生

移家遠傍碧山廬 爲愛烟蘿擬定居  
蓬巷有人仍問字 洞巖深處好藏書  
過逢况對春宵雨 晤語頻停長者車  
別後更懸芝草夢 關雲北望渺愁予

迴鴈峰

地近炎荒鴈已迴 嗟予何事更南來  
殊方氣候誰堪惜 白髮江湖老故催  
安得長風隨羽翰 空令落日望

鄉臺山亭擬著遠遊賦去鴈停雲莫自哀

睡起

江城秋杪足烟霧睡起開門日已高乍聽天風下木  
葉却愁霜露換征袍為逢蘭茝淹湘浦一望薰葭憶  
渭臯懶慢從來使草澤那將簪組繫吾曹

寄憶華容蔡生

河垣遙望楚江干白髮青袍祇自歎遠道常思湖畔  
草逢人先問澧中蘭亦知荆王曾三獻誰向童臺試  
一看風雨秋來門巷寂幾時黃鵠振高翰

病中聞揚州寇報二首

海上氛侵蕩日長羽書今報過維揚正愁關塞多戎  
馬况復江淮作戰塲未斷鯨鯢流海血常從霄漢望  
天狼干戈白首憐生事臥病空山秋草黃

三朝生長太平時海上風波世豈知垂老那堪聞盜  
起謀生却恨買山遲伏波將士今非少露布東南未  
有期徒使江湖懸夢寐野人愁絕鬢成絲

坂上得小銅劍識者謂古物也感而賦詩

老夫買劍夷門下却歎塵埋千載餘今古有時還際

五陽集卷六  
會風塵得爾一躊躇逢人誰試豐城土入夜空占牛  
斗墟海內兵戈愁正切彈歌不爲食無魚

移菊

小園初夏菊堪移引徑沿墻旋作籬爲待繁英供採  
掇故應連雨細紛披開時野老誰同賞若對南山晚  
更奇濁酒傾拚重九約狂風莫損最高枝

栽柏

側葉叢枝元異種遠移溼澣及春栽好奇從此延車  
馬晚歲何當伴竹梅得地况逢時雨足成林還有夜

烏來山人爲爾仍多事抱甕巡檐日幾迴

種竹

當門種竹有何意爲愛風林生夏寒葉故飄翩學鳳  
尾根能曲鼻作龍蟠捲簾對爾常吟嘯開徑他時誰  
共看新笋且容高傍檻吾將題句青琅玕

丁巳除夕

張燈擊鼓淹除夜對酒停歌獨愴神眼見百年真過  
鳥能禁白髮又逢春媚人梅柳仍多態滿地干戈奈  
此身且向尊前拚一醉忍令新草喚愁新



積雨

春來日日愁陰雨入夏能禁雨更多  
傷檻好花還自發衝泥騎馬有誰過  
休嫌野水當門巷應為山人長  
薜蘿任意浮雲鏡變態滄洲滿眼且狂歌

積雨樓中作

城中十日雨無休六月陰淒底似秋  
散坐臨竹徑看雲聊自倚山樓  
定有蕪葭橫亂水旋將烟霧認  
滄洲不是草玄空閉戶莫緣花鳥更添愁  
東任錄甫錄甫飲好相儼事余念其老無成也

作詩訊之

任公元有釣鰲心日日常歌滄海吟  
白首尚違蓬島願逢人空說洞霄深  
神僊何處還城闕天地浮雲自古  
今病起扶筇若信苦憂魂能復閬山岑

春日

白下春來雲氣深南天霧雨常陰陰  
誰家歌鼓日為樂千里故鄉時在心  
海鴈如何獨不見江離空復助  
悲吟開門恰對長干曲散步仍慙綠樹林

送李郡守升榮府長史

循良真與古人齊桃李何言下自蹊鳳羽多時堪上苑王門爲爾歎卑棲鄉心落鴈汾河曲宦况孤舟洞野西遠道相思情並苦况逢湖草更萋萋

望九疑

衡山杳靄接蒼梧御氣龍華定有無一望南荒悲帝子傷心何處訪僊都空餘班竹淒湘浦遺恨黃陵叫鷓鴣烟雨楚天常不斷祗愁雲散九疑孤

返上別三兄

野寒日暮慘河堤立馬引杯心並悽人世風蓬元不定天涯鴻鴈更孤棲秦關漸向西雲出漢闕行看北斗低想到故丘應夢寐池陽新草正萋萋

宗尉西亭生子二首

嶽降大靈際盛時宗人傳喜內庭知行看御注天潢牒已信方分玉樹枝日月生來光獨近鳳麟出現兆應奇圖書蘋藻俱堪託慶衍宗封億萬期

多年祝汝生男子四十生來亦不遲身已積書荒棟閣後能開覽定英奇返中冠蓋曾填戶海內交遊盡寄詩予望梁園聊短賦却因裁贈憶前時

喜東昌兄辭官歸

十年予已臥松筠更喜君歸共隱淪  
池草夜來能入夢海雲東望轉傷神  
門前便擬開三徑林下還應見一人  
澗水石門亦勝地種瓜栽柳付閒身

秋日城樓感眺

高城更上城樓望鴻鴈南來秋氣涼  
萬里河湟仍戰馬中原天地滿飛蝗  
如此風塵堪涕淚况兼霜露逼年芳  
何處長安獨不見暮雲秋水渺蒼茫

族子因登蚤慕神倦一旦離羣獨往余悲思無

已爲賦詩招之

神僊今古祗傳疑恠爾尋僊志不移  
玉樹洞中元自閔蓬丘海上渺難期  
漫將流電悲人世却恐亡年歎路岐  
何日定乘緜嶺鶴雲笙來往慰吾思

春雪

夜來烟雨乍霏微晨起陰陰雪片飛  
曠野風雲何黯慘爭春梅柳且芳菲  
門巷正愁冰霰積歲華猶戀芟荷衣  
北郡更聞寒苦異征人關塞幾時歸

即事

江海風波報已頻，塞垣戎馬更揚塵。山中陡見軍書急，歲暮深愁血戰新。車騎早聞催轉餉，樓船無恐礙通津。况看赤旱仍千里，可道迂憂是杞人。

秋晴河上

一雨淹秋菊未花，詎知霜露已蕪葳。偶緣晴日來南浦，遂趁鳧鷖步晚沙。隔岍洞巖頻引望，環溪烟樹更誰家。濯纓最愛滄浪曲，欲買漁磯傍水涯。

送二兒往書院

少年我亦遊文苑，自幸結交三輔英。樓敞圖書曾萬卷，夜闌風雨尚寒檠。隨人偶試龍池賦，走馬先題塔寺名。爾輩聯翩仍此地，奮飛應慰倚閭情。

南丘莊

丘南別墅當巖壑，延望丘林十里餘。敢謂柴桑能避俗，祇緣鼙鼓劇愁予。開門擬對長河曲，引徑旋將蔓草除。石洞果藏書萬卷，他年合是碧山廬。

靜明觀道士房

迴巘宛轉抱山廬，爲愛烟林一駐車。隔澗欲尋丹洞草，臨牕時啓玉函書。天邊望氣真超想，雲裡聞歌盡

步虛煮石飡霞堪此地  
僊人何事好樓居

聞嶺南警報

五嶺八閩連寇盜  
海天日月重陰霾  
南荒容易窺魑魅  
炎塞傳聞漸草萊  
未信洞苗能水戰  
轉愁倭虜趁風來  
伏波却憶千年事  
開府誰真萬里才

吳廖時芳廖隴州才士年二十而夭

二十成名入帝州  
談詩歌劍迥風流  
佇看日近黃金闕  
豈料天開白玉樓  
關月定懸鸚鵡夢  
岐雲無復鳳皇遊  
愁來爲寄招魂曲  
腸斷秦山隴水頭

一丘

一丘元傍澗河濱  
旋買漁磯託隱淪  
却笑昔遊曾萬里  
空令騏驥老風塵  
渭川常憶磻溪叟  
谷口兼懷鄭子真  
何事浮名猶薦剡  
將無河上問垂綸

發長安懷古

霜滿葦葭秋已闌  
客心猶自戀長安  
山河不改西京日  
城闕曾聞北斗盤  
王母幾時還玉殿  
海童無復訪金丹  
樂遊原上仍車馬  
野草荒沙立暮寒

丘隅集卷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隅集卷之七

校羽喬世寧景叔著

五言絕句

水至二首

門前春水至溪上酒壚開  
無數客船過郎從何處來  
二

莫望橫塘水橫塘白鷺多  
雙飛君不見日暮奈愁何  
靜海寺看花二首

往在故園看今從山寺見  
花枝種種殊花性渾不變

二

幾日病不出飛花滿地紅非關風雨妬色相本來空

江干曲二首

送君曾水上臨水即相思不似錢塘水潮來有信期

二

江上與君別日來江上看知隨江水去猶自立江干

車遥遥二首

不見車中人但見車後塵思心爲君起死轉如車輪

二

望君車塵滅肝腸立斷絕不似隨車塵逐君車下轍

三山門春望

江門望春草不知春已暮天邊白鳥飛可是來時路

莫愁湖送客

相送莫愁湖愁生烟水處鄉心共春草萬里隨君去

望雲

朝望白雲來暮望白雲去遙天有所思只在雲深處

折楊柳

俯瞰御溝波仰攀楊柳樹柳條百丈長那縮郎船住



泊凌雲寺

夜泊凌雲寺人天落鏡中  
澄江流片月始見色成空  
秋懷

悲秋那自遣落木更紛紛  
客思流江水鄉關立暮雲  
遠望

江山開秀色天地入新秋  
日暮浮雲散鳥飛天盡頭  
舟夜

雲淨江天遠夜深江水寒  
月明霜滿地錯認蓼花灘  
嘉陵渡

春水泛嘉陵維舟天欲曙  
雲移浦口山月墮漁梁樹  
隴頭吟送楊子

望隴心先折那堪過隴頭  
隴頭嗚咽水莫遣向東流  
鴈過

塞下寒應蚤霜前鴈已歸  
高樓明月夜誰爲擣邊衣  
閨怨

君隨鴈北去不共鴈南歸  
祇有金閨月長懸錦字機  
浣沙曲

浣沙江水上江水日悠悠  
東流滿天地不浣望夫愁

五陽集卷七  
三  
大堤曲三首

春夜月如水春江清見底與儂遊大堤好趁月明裡

二

江上多芳草春風吹又發不見同心人坐令芳草歇

三

生長大堤傍不識江南路堤上月明時流情眄江樹

春江曲

春江日夜流郎今在何處記得別郎時船繫閭門樹

采蓮曲

荷花映荷葉水深不可涉彼美望盈盈爲問木蘭楫

不飲

對酒常不飲將無負隱淪把杯空問月解珮是何人

夜坐吟

夜夜望長安長安獨不見城頭北斗懸城外南山矸

詠壁上雲

青山對不移白雲常自隨普天皆望雨出岫定何時

山中二首

散髮詠滄浪荷鋤采薇蕨松風滿天地歸臥空山月

二

山下玉泉流山上白雲臥草堂雲水間日對青山坐  
自况二首

懶性合棲遯狂歌託聖明東山吾豈似小草耻爲名

二

高柳能遮屋黃花更滿籬祗慚無酒量陶令可吾師

絕句

平生無酒債亦負買書錢若解沉冥理何如守太玄

山行

偶入萬山中不知山近遠林深不見人雲裡聞雞犬

村居雜興四首

小丘三畝宅蓬蒿不見地開卷對蓬蒿真成張仲蔚

二

高林中有樓經年不一上但來樓上時祗向南山望

三

山人日往來相對談今古古人能著書不著山芝譜

四

家傍西山曲烟林匝草屋幽人正高臥山鳥喧林木

苦雨

一雨淹旬月山家秋水連門無車馬客長書足吾眠

咸陽原

萋萋原上草纍纍原上丘陵原望不盡渭水日東流

桔槔歎

桔槔立河干汲水能河下爲問灌園人誰知抱甕者

丘隅集卷七

丘隅集卷之八

枚相喬世寧景叔著

七言絕句

嘉靖南巡歌十首

慈慶宮中鶴駕歸精靈遙傷 顯陵飛我 皇端爲

開龍寢一夜星垣動太微

羽騎良家十萬隨長安爭覩漢官儀郊南盡是風雲

色城上齊懸日月旂

馳道離宮萬里餘羽林郎將列星廬僊官並引螭頭

伏天女仍隨豹尾車

往歲中原雲漢歌  
春來勞瘁定如何  
忽傳天上宮車  
過懸想 皇恩瀚海波

今日承天是故豐  
重看父老意無窮  
行宮爲下寬租  
詔不數當年歌大風

聖母山陵祔 帝鄉古今達孝是 今皇娥皇不共  
重華去萬古千秋空斷腸

鍾陵淮寢繫 皇情擬汎長江入舊京  
日日迎鑾獨不見錦帆龍舸滿江城

南狩承天望北平  
東連吳會號三京  
微臣亦有三都賦  
日夜獨懸江漢情

二月南巡四月迴  
萬方雷雨一時開  
匪鑿想御黃金殿  
北海南山獻壽栢

靈官歸奏紫宸朝  
玉簡金幢望不遙  
却笑周王窮八駿  
至今留下白雲謠

### 上新河

溪上人家十里連  
門前楊柳繫長船  
青天白鷺雙雙起  
那對春風惜酒錢

五日

江城五日戲龍舟  
喧動長干車馬遊  
聞唱楚歌腸欲斷  
幾時江水向西流

五日荅薛時化

我棲山寺枕江流  
君對高雲坐水樓  
一水盈盈獨不見  
滿川龍舸是誰遊

後湖行十首

湖水遙通御苑流  
青天倒映五城樓  
中林烟霧開三島  
何處神僊更十洲

湖上春雲接海雲  
湖峰海日晝氤氲  
玄精化作龜蛇影  
紫氣紛飛龍虎文

六朝宮苑繞湖開  
玉樹金蓮歌舞來  
愁殺精靈花月夜  
五洲烟水自蓬萊

山似青龍吸水來  
練湖渾是飲龍杯  
河山王氣環城闕  
五色雲中日月開

晴湖日氣晝葱葱  
隱隱龍蟠黑帝宮  
常馭飛虹來駕海  
化爲雲雨散虛空

蓮花蓮葉映僊舟  
笑殺僊郎鏡裡遊  
可是當年十丈

藕令人從此望蓬丘

天開銀海映金山  
龍虎由來抱水關  
中有浮丘凌倒景  
三辰搖蕩水雲間

珠林烟島接僊梁  
別有僊洲在帝鄉  
自是神鰲擎海柱  
金陵城闕比金湯

冊府瑤函滿後湖  
中天日月照黃圖  
金龍不動玄池水  
掌上雙雙翫寶珠

一從天苑躍神龍  
紫氣靈光照玉峰  
海上三山遙獻壽  
寰中萬水盡朝宗

春夕江行

花暖烟消五兩風  
輕舟汎月少城東  
祗疑春水浮天上  
倒指青山落鏡中

送郭貢士

燕山高起黃金臺  
西極常招駿馬來  
五雲遙望天門闕  
霄漢先登郭隗才

湘妃廟

烟樹烟波渺不分  
盈盈一水望湘君  
鳴銜紛舞心獨苦  
日暮空棲洞浦雲



洞連祠

桂酒椒漿雜楚歌  
停撓日暮奈愁何  
誰謂神君不可見  
情知來去水增波

書遼邸遊僊卷六首

王孫邸第自天家  
笑指神霄路不賒  
倘有八公爲羽翼  
何愁升舉弄烟霞

三花石室迥僊關  
爲采芝苓學駐顏  
定是當年王子晉  
雲笙何日向緱山

玄度傳來自廣成  
乾坤別自有三清  
至今留下長生

訣蓬海昆丘萬古情

青春帝子好僊遊  
瑤草應從海上求  
江水後來爲閩沼  
荆山今擬作丹丘

河上僊翁老度關  
直從西海謝人間  
誰能更作關門尹  
爲候天邊紫氣還

竹宮曾起望僊臺  
海霧昏昏晝不開  
但遣遐心似江水  
東流準擬到蓬萊

華嶽雲臺觀二首

太華三峰凌紫烟  
雲臺猶自隔僊壇  
臥看虹飲星池

水笑指雲開玉井蓮

看山三度只雲臺  
投老登遊更幾迴  
孤負蓮峰臨大道  
那從滄海訪蓬萊

黃鶴樓三首

武昌市上酒壚開  
日有僊翁沽酒來  
忽漫乘雲遊帝闕  
鶴樓從此號僊臺

城上雲飛黃鶴樓  
城下江傳鸚鵡洲  
僊人才子今安在  
萬古獨看江漢流

北上鶴樓南洞遊  
每依霄漢望僊城  
扶搖倘借天風

力駭駕白雲遊太清

題左子海市圖四首

東溟烟水接蓬壺  
鮫宇雲樓定有無  
風帆誰試鯨鯢鳥  
人世今傳海市圖

曾遊東海看潮迴  
烟樹陰森晝不開  
今日披圖仍島嶼  
更從雲裡認蓬萊

萊令元稱海國僊  
人將遊處作圖傳  
一從佳句題三島  
常使靈光照萬年

詩卷傳家勝跡留  
客堂開玩比琳瑯  
青天忽動烟波

色東海從今入臥遊

送別侯鴻臚二首

少年結客萬金空白首還鄉氣尚雄  
中散由來生性僻步兵何事泣途窮

長鋏歸來歎命憎倚天衝斗氣猶能豪  
雄亦是侯嬴侶千載何人更信陵

江上送任左使連憲長入覲二首

使君奏計趨天闕楓葉蘆花已暮冬  
看泛樓船遵海岱合隨江漢共朝宗

江門雪日送君行並向層霄指玉京  
我亦十年悲去國白雲無限帝鄉情

棹歌詞四首余江行聞舟子和歌掇次成詩

月夜停舟共浣沙采蓮先采並頭花  
天河倘有僊槎過爲問當年織女家

瞿唐東下接高唐神女巫山信渺茫  
襄王去後誰還夢爲雨爲雲枉斷腸

五更風起打船頭郎似風江不繫舟  
風送郎船何處去儂心恰似水東流

月明期在浣花溪花下停舟月已低白鷺雙雙當面  
過紅蓮朶朶等身齊

谷口

谷口山開忽有天蒼茫雲樹滿秦川雲向函關將紫  
氣山疑天上削青蓮

飛昇臺太和山

鸞馭升天不可見高臺祇見白雲飛何似緱山笙鶴  
去年年歲歲一來歸

樓眺

秋晴偶上城樓望恰對僊臺王樹林坐向黃昏猶懶  
下烟霞聊慰買山心

少年行

千金驅馬五花裘月夜花朝過五侯聞說左賢新近  
塞時將一劍指雲州

山行四首

石門突起兩高峰日倒霞林紫翠重人道此中多玉  
樹山行先認萬年松

金山西望萬山環一徑中開虎豹關石樹陰森烟霧

石門集卷八  
八  
渺時聞澗底水潺湲

黃塵白髮渺愁予爲返丘林日著書一到北山心更  
愜吾將從此構雲廬

暮嶺逶迤澗水幽僊蹤杳靄王巖留自是浮生機未  
息人間亦自有丹丘

御河

御溝春日長春蘿楊柳青時鳧鴈多銀漢由來通苑  
水僊槎誰與問天河

九日雨中菊盛開

蓬門風雨委泥沙叢菊能開九日花若更白衣來送  
酒吾廬還擬是陶家

郢門曲

莫愁村外漢江過解珮亭前游女多正逢淥水青天  
日爲聽陽春白雪歌

過馬谿田故居

曠野青山對草堂當門流水即滄浪谷口祇應秦樹  
合磻溪空望渭雲長

聞南海盜四首

烽火年年朔塞多那堪南海更揚波天風突起鯨鯢  
島白日驚看罔象過

昨聞三省議南征五月兵臨瘴海行莫惜金錢傾少  
府直愁開府是書生

公侯出入擁金貂百萬雄兵意氣驕秣今一有潢池  
警上計先須調洞苗

九天日月自西清夜夜開壇望斗情拱衛星垣常帝  
座掃清炎海仗天兵

山人

山人自返河上車歸臥空山懶著書日月故淹司馬  
病蓬蒿誰信子雲居

塞下曲十首

十月曾聞天鼓鳴匈奴十部果連兵已聞飲馬長城  
窟更怕春深塞草生

北風沙莽塞雲黃榆夏涇原盡戰場天地豈逢陽九  
會旄頭終夜故光芒

白草黃沙地苦寒馬騰師飽望西安百城盡道晨炊  
少千里真愁轉餉難

五閣集卷八  
七  
中丞旗鼓再臨邊雲烏風雷列陣前惡少曠徒新應  
募縣官趣辦犒軍錢

十月已聞胡馬入交春胡馬尚原州終歲何時曾罷  
戰兵家猶自議防秋

入衛邊兵久未歸孤城殘壘伏天威那堪日射猶空  
釜况復霜嚴未授衣

六郡喧傳起戰車更催閭左五千餘旗牌日夜聯翩  
下馬上傳來盡羽書

黃旗虎帳號中軍仗鉞元期策上勲日向風雲占氣

色夜開鈴閣玩星文

五路盡誇龍虎軍將軍猛氣鬱如雲野夫擬著磨崖  
頌何處先傳露布文

聖主昨聞邊塞情夜來應爲禱西清懸知風電清沙  
漠瀚海黃河爲洗兵

壽詞三首

西清宮苑日遊僊星夜時時扣上玄角抵魚龍應罷  
戲佇聞僊樂下鈞天

天閭遙望五雲開南海新傳露布來侍臣正獻千秋

百四集卷八  
十一詩  
鑑凱頌併添萬壽杯

萬年 天子御玄都王會應傳嘉靖圖從此普天開  
壽域合將人世作蓬壺

丘隅集卷八



丘隅集

卷九之卷十  
族譜五篇  
序一十五篇

三册

丘隅集卷之九

族譜

喬世寧曰昔旬著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恥言其先余讀其言而悲之夫人生貧富貴賤猶墻版更上下爾寧有常哉獨奈何令先人名實無傳也喬氏自金元以來稱繁盛大族矣顧文獻之事闕焉譜至今未成也徃余聞父祖談先世事余頗記其故實及余不譜後將何述焉然余又竊笑今人務虛恢鮮實

後羽喬世寧景叔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益重爲世俗指議故不敢誇謾其辭亦欲以傳信當世且令子孫者以是彷彿先人云夫敘事必要本其指意于是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譜之大者故世系第二然名行安可以亡紀也于是稍列其事實作世傳第三夫國史外戚有紀矣譜固家史也乃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永觀省之義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例義第一

按氏族喬氏出自姬姓本橋氏也自後周文帝始令去木從喬謂義取高遠也遂至今不易云

夫譜自元聘公何徵乎曰吾家蓋世世傳聘公多顯盛事余以其荒遠故不著然其名安可以不譜

自聘公幾十世而有吉察又幾世而有子清系次皆莫可攷矣故特列世系圖前

國初喬氏蓋七戶云附軍籍者六曰文質曰信卿曰四曰廷玉曰彥言曰顯名附站籍者一曰三今特譜文質者本吾所出也又絕者三戶三有後者亦衰微不記其先世故不能譜

吾宗自文質前世遠難定宗故祖始文質今繼大宗

者當在萬金小宗者在世安繼禰者在世寧  
 夫譜自一世至五世爲一圖又自五世至九世爲一  
 圖蓋倣歐氏法令覽者便焉  
 復敬與景忠皆莫知所始故自三世起別爲二圖  
 夫自吾始祖至吾父皆書諱其他則直書某某者譜  
 吾作也故尊吾所自出也  
 世傳何以有著有不著曰嗟乎先君往矣族長老莫  
 可問者故十九闕焉乃今日歎恨自咎未及先君時  
 譜云

世系第二

諱和	<small>號元聘公 元魏時人</small>	諱吉	<small>號嚴公</small>	諱子清	<small>俱元 時人</small>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諱文質	<small>號立公 正氏葵小丘東 南老墳</small>	諱克誠	<small>號外郎公葵小 丘東坡西墮生 八子今忘其二</small>	諱恭	<small>李氏</small>
				諱儉	<small>姚氏</small>
				良	<small>劉氏</small>
				十七	<small>無嗣</small>
				善	<small>無嗣</small>
				勉	<small>牟氏</small>
				演	<small>朱氏</small>
				喜	<small>郭氏</small>
				俊	<small>胡氏</small>

五馬...  
 三...

恕常氏

廷銳常氏

廷禮孫氏

廷璋王氏  
無嗣

曉氏繼張氏  
葬坂西墳

會尚氏

仲良劉氏

仲實賀氏

仲遷王氏

廷瑞許氏

景棠

深趙氏

諱克信號東  
田公

貴號東院公曾氏  
副耿氏實生長

能號東大公李氏  
繼倚以崔氏薛

盧氏葬父墳北  
百步許

子耿生次子葵  
東南石碑墳

氏葬石碑墳

政號義民公李氏  
副孫氏李生三

志成劉氏  
無嗣

三子孫生四五  
字葬石碑墳

賢李氏繼  
張氏

友善號季三公  
李氏

義馬氏  
無嗣

仁齊氏

志學史氏

隆何氏

左李氏

志愷號東二公  
馬氏繼張

仲德字自新  
孝子公貴

氏正德九年九  
月二十八日卒

壽六十九葬本  
碑墳

氏嘉靖元年五  
月十一日卒壽五  
十四葬北塋上壽  
墓志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鸞劉氏

虎孚氏

右孫氏

德甫耿氏

玳無嗣

恩趙氏

果常氏

諱剛號後院公  
成化二年

志元號四九公  
陳氏蔡父

六月卒王氏副  
高氏主生二

墳

二子高生第三  
子蔡北瑜上

諱志玉號高  
年公諱仲節字宗

正統二年六月  
初七日生嘉靖

承德郎南京戶  
部廣西清吏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年二月二十  
五日卒壽八十

主事號承德公  
成化元年五月

七蔡父墳馬氏

十一日生嘉靖三  
十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卒壽八十  
九蔡祖墳姚氏

繼李氏贈安人  
白氏封安人

志申號老人公  
正德十五

紀年十八客死終  
南山失其墓

年五月卒壽七  
十三蔡馬家森

仲仁張氏

園袁氏

仲義韓氏

溫號西院公王氏  
副張氏王生三

真號戶長公惠氏  
立秉善子增勝

增勝黨氏

三四字張生第  
五子蔡老墳北

為後

錫  
黨氏

得倉  
王氏

蒙  
易氏

得庫  
魚氏

舉  
李氏

尚德  
常氏

得實  
趙氏

秉善  
陳氏

仲用  
號季西  
公惠氏

仲玘  
魚氏

臻  
號秀才  
公張氏

憲  
王氏

周  
常氏

達  
字考壘號蘭院  
公耿氏副姬氏  
耿生三三三子  
姬生四五六三子  
耳成化二十一年卒  
曾冠氏嘉靖  
十七年卒

經  
李氏權曆  
龍石寨

寅  
字氏

鈞  
滿氏葵趙  
家塢

嵩  
號上舍  
公惠氏

臣  
號軍吏  
公黃氏

桐  
無嗣

德新  
惠氏

銘  
號季次公李氏  
副陳氏孫氏

孟英  
楊氏

孟魁  
王氏副朱  
氏葵乙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世									
六世	選 <small>何氏</small>								
七世	實祿 <small>張氏</small>								
八世	萬金 <small>張氏</small>	敦 <small>張氏</small>	純 <small>李氏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壽七十五癸李四公墳中</small>	厚 <small>號李四公王氏蔡老墳西北</small>					
九世		孟常 <small>李氏</small>	孟陽 <small>李氏</small>	孟暉 <small>徙真寧</small>	孟德 <small>惠氏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卒壽七十一葬父墳</small>				

勉									
永 <small>張氏</small>									
奈 <small>李氏</small>	祺 <small>張氏</small>	實福 <small>朱氏</small>							
萬承	萬默	萬民	萬庫	萬緒	萬鐘	杲 <small>張氏</small>	萬谷		
	最	情		惟	修	濟冬 <small>姚氏</small>	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喜

鉞任氏

觀

楊徙岐山

俊

動陽徙紫陽

朗

廷銳

守愚王氏

凡

廷禮

守己宋氏

槩

曉

美姚氏

因河姚氏

計

守分姚氏

凡

寧龔氏

邦素趙氏

邦徹龔氏

隨

守性賀氏

因綿

因儒

因滋

因茂

因構

因湖賀氏

因培左氏

會

澤賈氏

因糸

仲良

世安劉氏

引

第

仲實

世遠無嗣

歸

仲遷

世遙

因科

廷瑞

世守

助

仲德

世榮號長公嘉靖八年九

因積州學生寇氏繼姚氏  
階

世洪號次公嘉靖三十年卒壽五十九葬父墳姚氏繼王氏墳賀氏繼張氏

因卑州學生郭氏

瞻

世華號臨淄公嘉靖三十年卒壽五十六葬父墳竟氏許墓志中

因登州學生王氏

世顯東昌判末氏副楊氏

世耀義官寇氏繼寇氏寇氏

因陸州學生宋氏

因岑魏氏

基

五

六

五

六

仁隆

世寵  
齊氏

託

相  
農氏

世化

世中

世春  
李氏

邦孚

邦固

世威

世宗  
何氏

邦緒

邦庫

左

鸞

世苗  
賀氏

邦允

世用  
惠氏

礪

世瑚  
李氏

虎

世昆  
應軍花  
馬池

世恩

潔

右

世登  
從真  
寧

世載

世載

世

德甫

摺

奮

恩

鼎柱

無嗣

諱仲節

世寧

嘉靖四年  
解元十七

因羽

州學生楊  
氏繼許氏

年進士歷官四  
川按察使宋氏  
封安人繼魚氏

因阜

嘉靖辛酉  
舉人張氏

世定

義官寇氏  
副于氏

因植

州學生寧  
氏

冲仁

豐

因習

州學生

仲義

益

增勝

萬棗

且

廉

昂

趙

騰

得倉

世亨

常氏

蒙

柱

左氏

礎

贊

黃氏  
無嗣

幹

李氏

五

三

五

三

	仲玘	仲用		得實		尚德	得庫									
	世衍	世林 <small>農氏</small>	將	均 <small>養</small>	世烈	世勳	世熙	世昌	世泰 <small>豐氏</small>	世雍 <small>曹氏</small>	世盈 <small>賀氏</small>	世禎 <small>劉氏</small>	崇 <small>王氏</small>	守山 <small>張氏</small>		
		沃								遜	謙	作	畋	梳	榘	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銳		寅	經				
梓 <small>劉氏</small>		彥美 <small>魏氏</small>	雷 <small>李氏</small>	完 <small>王氏</small>			
		留 <small>李氏</small>	延 <small>姚氏</small>	進慶	進周 <small>王氏</small>	擢 <small>今留京師</small>	進朝 <small>任氏</small>
	居慶				文		樓

增周		憲					
呂 <small>楊氏</small>	世朝 <small>楊氏</small>	世契	世欣	世秦	世朋	世大	世興
	稱						
進之 <small>任氏</small>							
式法							

孟陽				孟德	孟常		孟魁	孟英	德新		臣
世賓 <small>吏李氏</small>			世傑 <small>王氏</small>	世家 <small>梁氏繼楊氏</small>	同官	世材 <small>王氏</small>	世棟 <small>常氏</small>	世秀 <small>陳氏</small>	祚家 <small>從洋縣</small>		山 <small>楊氏</small>
	因此	因宜	因師	因濟	因陟 <small>州學生宋氏</small>	恪	仍	澈	近	邦鎮 <small>李氏</small>	來良

白南卷九

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璩	
					裕	武
					祿	世重
					邦彥	岳
					邦寬	
					邦濟	
					邦遂	
					邦畿	
					似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世官  
李氏繼  
王氏

景忠

號振五公  
永繼開應

敏

州中號今史  
公茲北檢上

玆

州更任和州  
沙口巡檢推氏

軍利州

順

武

張氏

雄

敏姪忘其父名  
繼振五公應軍

龍

雄牙繼  
雄軍

玆

蘭

李氏

紘

展

格

傑

邦

彥

左氏副劉  
氏應父軍

邦

寬

邦

濟

邦

遂

邦

畿

武

世

重

岳

似

白蘭集卷九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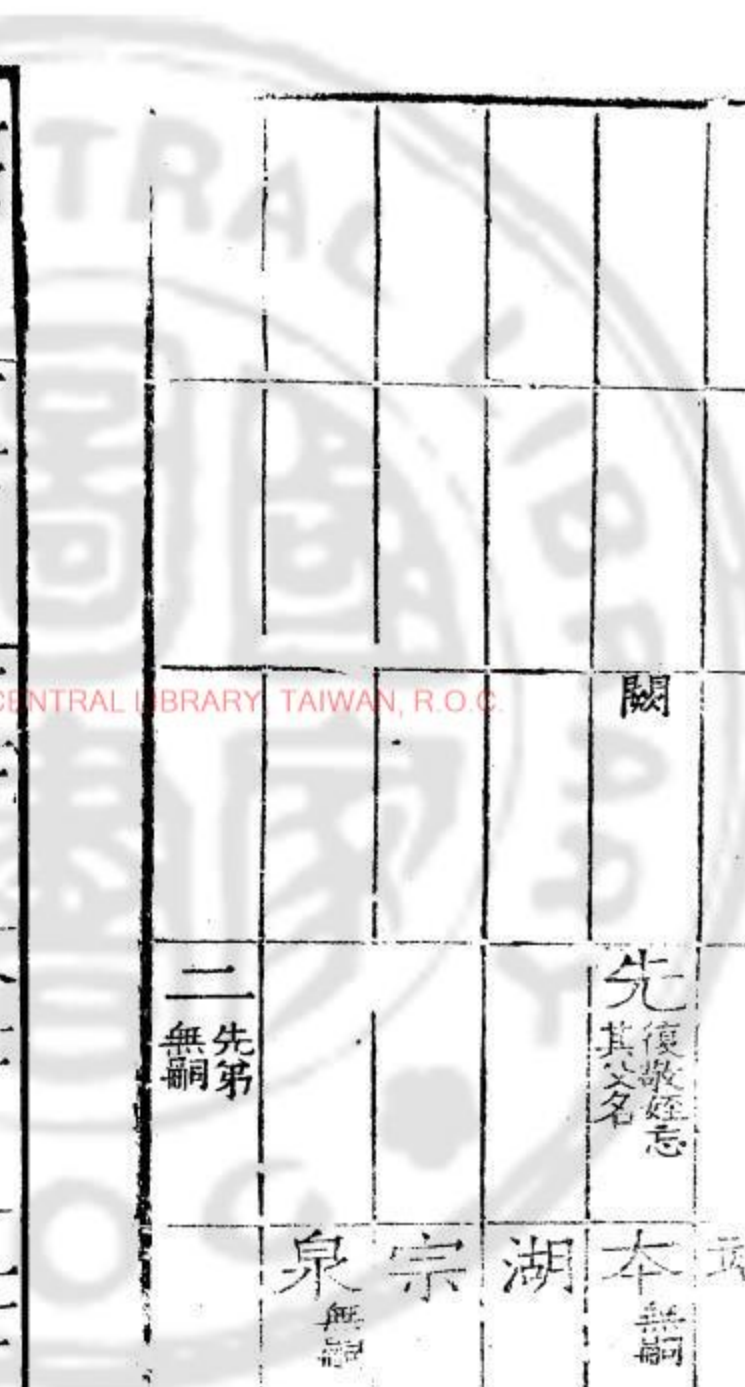


滿受 <small>今寧夏興武營軍名</small>	宗	湖	關	端	小	五													雄
阿都 <small>今寧夏花馬池軍名</small>	芳	肅		標	三	六													小安 應軍
二祖 蓋國初編軍者皆絕無	蓬	至			景	七													復敬
	徒 芳蓬俱 徙麟遊	福			進	八													關
		斐			斐	九													先
																			復敬 姪志 其父名
																			二 先弟 無嗣
																			泉
																			宗
																			湖
																			本
																			瑞
																			小
																			三
																			五
																			世

正陽集卷九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矣不知與幾世同行故附世系後

世傳第三

殷戶公諱吉察者在元時以積穀雄郡中會歲饑官勸賑殷戶公即助賑後官勸益多公難之乃扃戶避大唐山去官怒即自來出其穀散賑已留其籍曰豐年償汝時飢民因遂盡攘其穀以去公見穀盡散又家口多友自困乃遂憤恚死鄉人爲之語曰多積穀飯不足徃先君謂余曰吾家故在閭多村今閭多村尚有喬氏廢莊云然殷戶公盛時實在今小丘顧不知何時徙來也又曰殷戶公積穀用露榭

立戶公諱文質附國籍者自公始故稱立戶公立戶公時蓋七戶同墳今墟墓纍纍以百數皆莫可辨識可辨識者獨立戶公墓耳徃余見族人拜掃時即增土立戶公墓墓以是獨高易記云始籍時戶各一軍今吾戶獨二軍者其一則顯名戶軍也初顯名籍軍也會家無壯男子乃置酒白諸長老曰願借一壯丁代伍約十年爲期語在合券中諸長老遂令子弟代伍于是圖冊遂成二軍今一百七十年矣弘治中先

君猶見其券云

東田公諱克信立戶公第二子往先君曰立戶公當  
 兵後無家矣東田公兄弟蓋就小丘西巖下窟居云  
 後墾小丘田因復家小丘久之自採木治廬舍獨多  
 乃又多牛馬多闢漕溝高原劉莊諸山塲以是家大  
 起復有名郡中東田公五子長曰貴稱東院公次政  
 義民公次諱剛稱後院公又次温西院公第五曰達  
 南院公當是時道北宅四道南宅一道南宅最盛故  
 為東院公次當析居時東院公曰若等同道北相

聚語飲食便獨我道南何樂也于是自主東院以次  
 西而季以次第至道南稱南院公南院公又從道南  
 治六宅處分六子宅並盛故南院公益著名

東院公性長厚嘗為里書手無害與人言惟恐傷人  
 即怨家有後言及見之輒逡逡不能詰一語日嗜酒  
 常醉醉即嘻嘻脫帽盤跚行人比之彌勒佛云

義民公材力能事概戶有官事獨公見官公景泰初  
 出米麥豆二百石助賑得 賜敕旌焉 敕曰國家  
 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出米麥豆二百石用助賑濟有

司以聞朕用嘉之特賜敕旌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泛  
差後三年尚允蹈忠厚益勵鄉俗用體朕褒嘉之意  
欽哉知州李芳爲建義民坊至今稱義門喬家

後院公性强奮有威見人不能作憐愛語顧獨好狗  
馬每置產常多與直陰周之後貧人鬻產者故自昂  
其直公即故多與直于是鬻產者率來就公公益多  
置產甲于諸弟兄矣時諸弟兄並富盛每僮僕出牧  
羊馬塞道然諸僮僕獨憚後院公諸兄弟呼僮僕歸  
羊馬諸僮僕佯不聞或言後院公即愕然驚起爭應

之即又疾數諸羊馬疾驅歸無敢後者其卒也人經  
其隴上至不敢拾遺穗即拾者輒憤悸見鬼物如是  
者數年而先君則語世寧曰後院公異墳者則以南  
院公故始公兄弟析產時其父墳屬南院公地乃議  
以他地抵償之約曰五人後皆從父墓不買穴會後  
院公先卒高年公請葬地南院公竟背約不許葬高  
年公涕泣請數四已又墾二伯父請堅不許乃名地  
理家馬健計之健以北塢上地吉權厝焉事在成化  
二年六月正德十二年正月始成墳

西院公謹厚言訥訥不出口諸治生皆席成業無他  
能然亦愛鷹犬喜縱獵云

南院公少嘗以人才選諸生尋亦罷後舉鄉飲正賓  
公長身山立美姿容習辯善談人無不傾聽忘倦者  
然氣岬有威人憚之往往聚語時見公來率趨避公  
後公亦覺之每出即大呼曰無遠我無遠我于是衆  
率立道左候公公至人人相與語甚謹也然終憚公  
已復漸引去久之留者益少公亦大笑罷去其風烈  
若此往州民席大本與淳化民馬某奏爭山界會夏

布政者來按事旦村神廟中公儒衣冠見之已乃治  
具歛布政時席馬並訊廟門下公間爲布政言布政  
遂釋之乃馬某顧以公爲爲席大本來也事且不平  
乃即亡去復奏之詞連南院公于是布政使特增吾  
戶山地糧事在正統末聞先君曰南院公以布衣雄  
數郡晚年殊好佛飯僧

曰敬者克誠子彌外郎公嘗爲郡吏尋棄去性豪強  
多貲又生八男子益恃強凌轢人久之勢益橫後七  
子皆暴病死鬼夜哭時時見變恠不已公大懼乃携

其少子徒避之舍空無人已乃請馬健作厭勝法健  
爲作法出罌置盂水加劍其上乃誦太乙呪持法事  
印披髮按劍當門箕踞坐令曰諸人口馬牛器物是  
馬健者入非馬健者不得入于是公率家口牽馬牛  
持器物扣門下請曰是馬健者是馬健者健即大叱  
曰過過已即齊應曰諾于是公入宅鬼恠息然公亦  
自是困沮家衰矣方橫時自言我八子即死死八次  
詎意其一旦若此哉始公作吏時蓋嘗洒糧戶中云  
詭言曰概州戶皆有之又曰此若等下糧無與我事  
因遂分屬各原數中曰無令繁我子孫也今子孫乃  
益貧窶不競也

東大公能者東院公子性巧慧不喜家人生產顧獨  
好音樂尤善琵琶河北五縣中皆知名時俗喪葬家  
必盛集僧道僧道各自以幡蓋金鼓絲竹相勝曰對  
壇即不勝即不敢收布施每對壇無問遠近必請公  
名曰監樂公令其彈某曲某歌某曲已即曰某善某  
不善某有善有不善已又自奏曲按歌明所爲善不  
善者一時客無不閔然嘉歎云每里中無事長老子

弟輒就公聽奏曲終日不倦人過者率立聽已乃去然族人則言公乘富盛時得終身游閒其卒時家亦漸廢子仲良善爲閭里小說仲實性急福語次即面赤發怒廷瑞酒狂然俱無他長

志愷者東院公第三子號東二公溫孫善言人有犯者公不與訐辨顧自責人始負氣不相下及見公遜避乃即謝過厚德之里中有爭公間以一二言解之即罷即重大事官府怒難解公爲白其狀官顧反喜公公與大公治生時大公自主小丘令公主劉莊未

幾劉莊盛小丘兄乃復自主劉莊令公來小丘久之小丘復盛劉莊兄乃又易公劉莊公又即往更無言析居後公貲產益盛然敬兄甚又薦愛兄子平生不飾衣馬不飲酒顧善飯飯非米不飽往弘治中公造新屋築垣墻三十版人皆聚觀歎曰墻若是高邪後先君與孝子公築至五十版已又增築至七十版以上今至築城堡以居然猶日恐恐防盜云

友善者義民公第三子號季三公飾威儀言語馴雅類儒生初父有厚貲公兄弟俱先死公顧遊閒好走

馬狎娼妓宴樂即無客亦日辦豐品佐饌具又衣物過僭貲貨出入盡委僮僕以是家蕩盡竟貧困死子孫亦不能自衣食語曰薄福厚享福來禍往信哉志元者稱四九公後院公子強力好獵髮最長立几上梳頭嘗與東大公販馬註大梁獄吏橫索錢公曰我馬客何罪也吏曰爾視此是馬店不竟索錢去歸無何卒子恩亦壯年死恩子鼎柱未娶死遂絕號高年公者諱志王後院公第二子性仁厚能讓人然亦鯁直見里中不平事輒怒輒面折數之時時談

善惡報應及古今賢孝事化族里人人至今稱之善以義勇征洮州歷三十年始罷往公謂世寧曰洮州事吾蓋爲諸兄弟誑云是時諸兄弟自黑髯公以下二十餘人率長大壯偉好走馬又能技擊公獨短身不好走馬學技擊當募義勇時諸兄弟乃故給公曰彼義勇者政欲得長身能走馬技擊者耳我等一見官即不得脫爾貌藝無中募者爾試往即吾族脫此重役也于是公信之爲見官會事急官即籍其名去時成化八年也先是後院公卒未幾四九公又卒未



幾公又往洮州家獨老人公老人公顧蕩費已又自  
主分家以是貧矣至二十年大饑家益苦是時穀四  
斗一金聞富家党進者糶穀魏王樓公持四金往乞  
糶乃進以金少厭煩瑣不欲糶公怒甚且歸進見公  
佩刀心欲之間使人語公曰刀直幾何可易穀不公  
故怒應曰十金已竟估刀四金易之然刀實不直一  
金也公歎曰富家眼飽肉多菜好乃今顧賤金貴鐵  
若此矣且喬党故世世親故也人情當急難時誰復  
顧念平生者歸語先君乃父子相向哭終日已歎曰

吾富翁子顧令我賣刀救貧也蓋重慨老人公云  
老人公嗜酒不治生嘗爲諸生不成後爲里老人遂  
稱老人公能督約族中諸徭賦事又能勒里中子弟  
主辦醮集其主社又平少時好走馬養鷹犬與娼妓  
狎又從方外人端無相者學技擊受外家說久之家  
大破會高年公往洮州乃遂自主分然益貧不振後  
四九公死無後先君遂以遺產盡讓之無何又盡費  
其卒時先君爲治葬具已又爲其二子處妻廬初公  
有長子紀疆力負氣足成家會客死終南山故公老

益困

戶長公真者西院公子慷慨立行義郡中推高之往  
州官馬夫不徵銀自擇郡大家作馬戶戶長公馬戶  
時蓋丘白喬鄧諸太守云諸太守咸重公謹厚每入  
城即令給米肉一見即同飲食常稱曰喬戶長喬戶  
長城中人聞公來即又爭置酒請公恐不得請輒匿  
其馬或馬鞍懇留之故公即無事亦留連數日不能  
歸公好客客常滿座性又喜飲客至即謹飲飲輒醉  
乃罷散去時諸子弟與諸內人率厭客私語之及公  
卒客不來然家亦不振弟錫舉秉善三人者並好騎  
射又好獵一獵輒旬月不歸即重大事促之亦不來  
後錫主漕溝莊馬牛家多舉好碁尤甚公禁碁舉乃  
夜碁後公又禁油舉又計取油竟碁是時諸事公盡  
治故諸弟日夜行樂耳世寧曰余先君幼固善碁族  
人日較碁義民坊下薄暮罷已即諸牧兒繼碁入夜  
始罷日以爲常余學書時先君火其碁自是坊下碁  
始罷然猶多閒處碁者今合族無一閒人即不禁碁  
誰復問碁者乃日思戶長公時事云戶長公嘗板刻

觀音經施數千部故人又稱喬佛

曰臻者西院公第五子爲郡諸生故稱秀才公戶長公力主公成公竟以增廣生罷先是南院公爲諸生不成後老人公與公相繼皆不成已又有俊與臣者又不成皆自以衣食足不憂生事乃顧謂讀書殊苦甚率自棄不就先君曰老人公罷諸生時學官猶日督上學不已乃重賄學官始罷至秀才公時願罷者始不賄矣秀才公朴厚喜治農不酒不棊又不好獵歲徭賦必發完必多與耗金曰寧虧衆無虧一

黑髯公聰者南院公子貌長大盛鬚髯有威人望見皆敬憚之敏辯善諛聞者無不傾倒顧嗜酒酒即罵坐難近人有會輒避不請公公往往又輒自来坐客見公率驚起故勸公飲飲即又醉又嫚罵去已即無一他語若未嘗罵者性好狗馬喜獵近娼樂不檢每見官府官畏公貌髯不欲見往鄧侯謂戶長公曰有事汝但來再無令黑髯子見我然公亦自言見官府時又怯狀不敢前長子增談諛驕縱大類公次子經農蠶顧多力好聞常以不識字怨父失教乃其二子

亦不識一丁經第寅寅善射射飛鳥野兔數獲之

曰嵩者號上舍公南院公第二子勇悍有才略又多  
膂力以納馬入監郡中例入監者自公始遊太學時  
與同舍生屈解爭事不相下解曰我必理于官爾寧  
能忍掠楚爭直邪公怒甚時方炙炭火即手握炭火  
火盡滅厲聲曰爾能此不我豈怕官者于是解即帖  
服不敢言是時汪直開西廠廠校尉數械繫無辜入  
嚇錢公見之怒乃掌批校尉頰中鼻鼻盡落如削遂  
伏地欲死公徒少自往見直直怒繫公西廠獄久之

校尉蘇已又得萬金膏傅鼻得不死直亦自廡諸校  
尉不法因遂釋公不問

南院公第三子銘者號季次公第四子厚者號季四  
公季次公豪雄負氣人類上舍公然輕財好佛修寺  
廟獨多季四公性謹飭特異諸兄先君曰弘治初余  
族人蓋家家畜鷹犬云每秋冬悉出縱獵北山中獵  
則置鷹犬四山上從其下大索雉兔雉兔起即齊放  
鷹犬搏擊之名曰合拳當是時獨季四公臂鷹不放  
問之曰吾恐其颺去不來也寧不獲雉兔且保無失

鷹耳于是諸兄弟大笑之至今鄉人謂謹守者必曰  
喬厚放鷹然公竟終身持父業無失子孟德亦以過  
慎能守家家更久益起愈于材力赫霍者云

喬世寧曰嗟乎我喬氏世以布衣自世寧通仕籍也  
我先君始受封命云先君高年公子而號曰承德  
公承德公生踰年而喪其祖後院公又數年而喪伯  
父四九公而高年公往洮州也承德公甫八歲耳會  
季父老人公又即主出分故家以是中衰成化甲辰  
時公年二十歲矣乃時時憤歎曰吾家積業行義數

世矣乃吾今遽丁其衰乎于是復自以力田積穀頃  
之穀漸起即以周里中人于是里中人咸仰食公公  
益盛因以周郡中人郡中人又咸仰食公公又益盛  
又以周附近縣人蓋所周常數千家云土俗出債者  
歲一本輒取一息公獨減息之半或時不取息始約  
秋成償我或貧不能償則又約來秋來秋或又不能  
償也則舍之有以田牛質者終辭不取而每至出債  
時償者來不償者亦來竟人人如其願以去故郡中  
稱仁人能濟人者必曰承德公弘治正德間

歲屢饑官數以義勸公公助賑帑數百千金至嘉靖  
戊申歲又饑是時公貴有封矣官無意更異公公乃  
自出穀六百石助之又盡給驛館中人馬食所全活  
蓋數千人自撫按諸公無不嘉歎慕義者郡大夫徐  
汶爲立石頌德焉先是又嘗捐三百金自刻千金方  
傳世于是承德公名行益人人盛稱傳之曰喬氏自  
殷戶公義民公世義不衰乃今又見承德公云公謙  
厚不伐終身無爭訟事數獲盜田穀與盜羊者竟釋  
之終不言姓名今制諸生得復其父兄往世寧爲

諸生也公獨不欲復供繇後六十乃已以郡令六十  
始罷役也郡大夫重公齒德歲必請鄉飲賓然止一  
再往而罷曰吾何堪吾何堪乃後以封君故郡大夫  
益尊禮敬之美公顧愈益謹與鄉人處益以禮下之  
至不敢馬過城市而約束其子弟僮僕者又甚周也  
諺曰無從討過樹葉將墮蓋承德公之謂矣公自長  
而有識也論事多效里中事率就公決平有急難  
輒歸身公身所解數十百事其大者姚蘇賀李數人  
者皆毆殺入百計啗讐家不得解公爲言乃解香坡

人掘地得錢聚千人爭勢且殺人公往諭止之已即  
爲均之乃罷散去其爲鄉人信重若此吾家三世爲  
諸生者五人然無一成者公曰彼諸生者固亦人耳  
我喬氏奚不可諸生也乃嚴督世寧學世寧遂倖成一  
第今諸孫與族子孫漸用儒興其開悟自公始也  
公常自歎無兄弟見世寧兄弟居甚謹也則益喜曰  
今人兄弟率異居即同居者又率異財又仕者率不  
顧其兄弟伯叔吾感歎傷心焉小子其無忘吾言而  
世寧始官時蓋悞悞憤憤也公又數遺之書喻意

大略言吾健飯幸無恙汝無吾憂今百姓愁苦以萬  
狀而吏習顧日益貪虐奢橫不止百姓何賴焉小子  
其有意念此不也吾日日施鄉里人亦欲以行仁義  
終身也况小子有官守者畫一便事即萬人受福其  
爲施尤易易也小子曾念此不也吾家幸自給無所  
望汝汝一意爲百姓上報 明主即吾所爲督教汝  
者志願畢矣顧世寧蹇劣懶慢人也其何能悉公意  
也公自十餘歲即苦治生二十時治生益苦甚後公  
即老然每言少時治生事即簌簌淚下蓋自以心力

並竭云今子孫豐衣食顧日益荒惰不務勤豈復念  
承德公哉公平生少疾病竟無疾卒前一夕猶呼吾  
弟世定謂曰今鄉里人困矣奈何世定請以旦日出  
穀公領之乃旦日公卒卒之日自族黨親故及郡中  
及附近縣人無問識不識咸嗟歎傷之奔哭者至數  
千人此可以見公乃世寧又見公往年更屋舍時獨  
不更後院公故屋曰留以念吾祖也馬夫人儲穀百  
斛自成化乙巳年者公亦終身保藏之曰母氏之所  
屬也是雖其細瑣然足以見孝思焉今以遺世寧兄  
弟世寧益以是悲慟思公故具述之令子孫世記不  
忘云

曰仲用者秉善子于族房居西稱季西公敏辨多智  
其言能令人喜怒有官事公爲計畫能回官顧壯年  
死人大惜之始死時半日復甦族長老率驚喜曰此  
其游說閻羅王歸也越一日竟死往先君論族人緩  
急得力者必曰季西公季西公

曰臣者上舍公子爲諸生棄去後應軍花馬池爲衛  
軍吏稱軍吏公先君曰軍自利州徙寧夏也則以軍



吏公言始部議曰軍逃者徙是時利州正軍死非逃也法不當徙乃軍吏公以邊衛右識字人欲自往從軍遂倡言曰軍徙便即議聽徙于是利州業盡棄今花馬池苦數倍利州人始咎軍吏公云

里長公孟魁者季次公第二子季次公得子晚卒後里長公兄弟盡廢家里長公年三十時猶寄食先君越數年始自爲家尋積麥十斛乃盡以置酒宴族人求爲里長後果以里長稍治田產已即用田穀家復起十餘年起家至數百千金會暴病死家復衰

曰仲德者東二公子稱孝子公孝子公長子曰世榮稱長公次曰世洪稱次公三曰世華稱臨淄公長公負氣有堅志自東二公後繼守劉莊十五年諸田廬樹木馬牛器具種種增又種種精良久之穀大起羊馬滿谷中方大治小丘屋舍會病死不果是時所出債金千金穀千餘石盡散不歸次公始爲布政司吏尋改按察司顧非其願也竟自罷歸農買廨舍費二十金法得自賣竟棄去不問

景忠者號塏五公族人曰塏五公蓋世世應軍云軍

始長安衛蓋三徙而至寧夏洪武二十五年徙瀘州  
三十一年徙利州其徙寧夏則正德二年也公永樂  
中軍利州歷三世田廬山場富盛矣軍徙時會正軍  
死以戶丁從調利州業獨遺一寡婦守之正德末寡  
婦死遂爲衛官者據之矣

令史公敏者塿五公子爲郡吏死吏廨中子玳復爲  
吏仕和州浮沙口巡檢一年死先君曰令史公父子  
並有吏才令史公善具獄巡檢公善書當其時並重  
于郡守然兩世竟以作吏家益貧故曰富貴命也

老草字喬本者于世寧爲遠族伯成化初民間家稱  
善書者其草書自以其意成一家往白鄧諸太守喜  
其書盛稱曰老草字顧農家子不見古法帖竟湮滅  
無聞也今族人多歲壽香盤皆公書即公自刻者  
喬世寧曰余先世故無官政故事實率不離細瑣然  
語多不諱者誠欲作世世鑒戒也嗟乎罪我者其以  
此矣

外傳第四

盧氏東田公白村盧家世寧曰嗟乎自昔傳陰德有

後者豈虛哉往先君語世寧曰吾五祖有後且興也  
蓋自我盧夫人云世寧曰何也曰劉莊捐地事也  
國初墾田劉莊也河以西喬氏主之河以東臣氏主  
之後臣氏據我河西田吾五祖者憤弗平也曰渠敢  
白奪我田者固謂我等易與耳吾五人豈遽出臣氏  
下邪且財力亦足勝矣吾不百計歸我田令臣氏且  
魚肉我奈何于是日與臣氏鬪已又日詛呪田下勢  
且以死鬪矣盧夫人聞之召五祖來戒曰若等奚不  
可富者獨奈何爭百餘畝田也且鬪者兩傷者也不  
勝則羞勝則憂吾寧死不願若等爲此也于是五祖  
罷不爭今吾五祖者之子孫且百餘人矣後安知無  
大其宗者斯非陰德故哉自成化初臣氏絕矣乃其  
田則又吾族人者佃種焉彼臣氏者能復爭邪是益  
可以見天道云

馬氏高年公富平馬家是曰馬夫人馬夫人善織紡  
織儉治生顧嚴重易怒不多語性至勤即無事亦早  
起晏臥家人無嘻嘻者生宣德八年正月十六日卒  
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壽八十四

李氏承德公諱曰超贈安人是曰李太安人寺溝李  
某女性仁孝事馬夫人馬夫人性易怒安人顧獨得  
其謹心馬夫人遇安人在終無怒也安人善治家不  
但醯醬米鹽類經心也即豢羊豕馬牛治場園樹樹  
木修葺藏器處用之具皆有緒理先若至不問內事  
也先君年三十九始生世寧家無壯男子可託而顧  
無內憂則以安人故也先君好客客多過先君而供  
具處宿事事皆有備于是人稱先君亦並稱安人安  
人生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五月九日

壽五十一始世寧讀書時甚煩苦欲自罷之先君時  
責數世寧安人私慰諭間作美飲食勸之讀已即嗚  
啞泣數行下意蓋望世寧也沒十有七年世寧始成  
進士獲 贈典顧安人不及見也

東田公女子三一適梁石張名闕一適乙村王名闕  
一適三原楊杜村杜堂

後院公女子二長適小丘西村魏志誠次適中高堰  
党鳳

高年公女子二長適延鄉王名闕改適石人里成銳

次適三原樓底張名闕改適涇陽項村賀賢

承德公六女子長曰孥適香坡姚得相二曰擇適三原舉人楊廷亨三曰果適富平党澄歸葵小丘四曰六適淳化常實生負寇裕五曰春適秦府長史張蒙啟六曰桂適蒙啟弟生負蒙引

喬世寧曰外傳以人多難盡錄故止錄吾四親所及者云

譜訓第五

喬世寧曰夫宗法世不行久矣然先王之意可推也

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余每讀此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先王之治天下有本哉夫使人人能收其族也即百姓安即刑措不用即禮俗興即社稷安矣是先王之意也乃今人罕有收族者何也今人率不顧其兄弟伯叔而兄弟伯叔又率冀望過甚以是相忤忌讒忿不止嗟乎是悖亂之道也又安望其能收族哉余譜列九世凡三百三十餘人然其始固一人之身也記曰六世袒免親屬竭矣况譜已九世則支屬益疏遠如途人矣夫

以一人之身而至于疏遠如途人也此先王所以重  
收族也顧其制莫可攷見然要之不離其情實夫情  
莫大于燕聚而貧乏慶吊急難之故又族人所時有  
也能制爲燕聚之儀有故則相與周卹慶唁誰不可  
以用情者此何論古今惟其深念隆禮義不耳故禮  
義者收族之大端也然豈可敲音笑貌爲哉古今著  
家訓者數百千家然學士家顧獨稱吾鄉柳氏者何  
邪柳氏自武德公以下十數世皆躬行禮義人也故  
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故聲稱至今不衰也吾生

長柳氏里中聞其風想見其人竊有志于收族者久  
矣顧自惟躬行者不逮耳間且鈔輯柳氏訓略以化  
導族人且以爲衆庶者倡也蓋庶幾以是求先王之  
意云

又曰余族蓋世世仁厚者自殷戶公以來至今不易  
云蓋世以力田衣食趣辦繇賦畏官府如雷電鬼神  
不敢一仰視有終身不入城市者故二百年無一獄  
訟無浦官錢無一杖罪人余私以爲難云鄉里豪家  
多謂喬氏族易與乃謹厚者亦以是稱焉在成化弘

治間諸長老皆習算法讀律誥書終日言不離稼穡鄉里有宴會則簷帽紵袍藪以紫布長衣繫青絲濶絛乘馬出入者常二十餘人時復置酒絃歌暇即走馬飛鷹縱獵北山中當是時牛馬野宿田器不收刈禾滿野暇始登塲柿棗無禁四田成蹊蓋庶幾哉太平淳樸之風矣此積業五六世歷百餘年而後若此也今去盛時五六十年乃十九入無廬出無乘矣脫粟不飽粗布不掩膝矣子弟以是不識字者多矣顧農務日益迫矣田器羊牛亟入收保矣絜月不聞鐘

鼓鼗矣又散處山谷中終年不得一聚亦無復鷹犬獵矣嗟乎何貧苦至于斯極乎顧猶畏法讓人猶恥訟猶趣繇賦與曩時無異也余竊幸其有此耳然繁衍益倍于昔時其習尚安可得齊也語曰樹大則枝斜水遠則流濁余誠私心自懼焉余先世絜有厚施故子孫承藉至于今日乃不田丘爲高田藪爲陂則不肖又何辭焉余于是具述先世之故其指意蓋曰勤儉者起家仁厚者永世此豈獨人事然哉將天道固若此矣乃遂刻而傳之令人人知自檢身又日自

蒼約其子弟而收族四事又別有議畫不具論焉

丘隅集卷九



丘隅集卷之十

殺羽喬世寧景叔著

序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蓋紀當時巡遊之事至登昆侖山賓西王  
母則去中國數萬里餘矣自後張騫使西域窮河源  
猶未覩所謂昆侖者何穆王窮覽邀域若此也豈造  
父奇能與八駿超絕故哉當其時供億不休者四五  
十年百姓騷然罷苦矣至使外則荒服不來內則徐

偃作難于是甫刑就權祈招宣刺周道從此衰矣嗟乎觀逸游田之樂蕩佚心志幾于覆宗社而猶莫悟也豈不誤哉秦漢以來求僊祠神徧名山川彼豈無所羨慕哉此其事無足采者余以其文辭類古周書又其事與太史公合而山川諸恠物又皆域中異聞也至其七萃之士簡省兵衛黃竹之詩憫恤士徒則後世亦不可見矣斯不足以覩盛衰之跡明得失之故邪故閱覽好古之士蓋亟稱焉若謂諷一勸百無益治道則人主可不必觀也

### 董子叙

漢初儒者稱董賈二生賈生習政體董生治經術賈終于長沙傅董止于膠西相當其身皆未究施用然終漢世疇咨政業授習經義者皆準諸董賈而董生言至今不易云余往年過長沙問郡中故實蓋有賈生集云顧楚士尚罕見董集于是取景州舊本刻之武昌令與賈生集並傳焉余觀董生三策于天人之際哲矣至其論道與性辨王霸義利固仲尼之徒也且當秦滅學之後能抱經守業指義不詭于聖人不

亦難乎獨推災異頗拘溺事應卒至向歆尋顛之緒  
君子以爲非春秋本事也然期于微悟人主應天消  
變則亦靡得而疵云綜其言行蓋君子儒哉君子儒  
哉漢書言董生上䟽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  
又有玉杯蕃露竹林清明之屬復數十篇今集自三  
策之外只數篇耳世別傳蕃露又多疑誤不可盡據  
則董集傳者十財一二也要之近道軌切事實者則  
是集亦略具矣

蔡中郎集敘

中郎集十五卷今止傳十卷十卷中又多疑譌難信  
者以是知逸亡益多也中郎嘗欲續漢史記先成十  
志集中蓋有進十志表云自遭橫禍十志不傳世所  
傳獨斷者疑即十志本要也然不可億定矣集舊無  
精本頃與俞子汝成校理汝成又稍稍增定顧其籍  
散落既久無從蒐逸補亡耳獨斷舊附小說今列置  
卷首以皆中郎之言宜彙成一家敘曰邕之博學文  
辭班固張衡之儔也使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  
世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施于後世何至卒罹罪籍

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  
兼哉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  
商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  
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被  
污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群疑之際志  
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  
舉于卓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  
爲彧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  
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是矣而槩以爲

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君子耻談其  
志行余竊悼焉故略著其事實蓋曰中郎之平生有  
足采者乃其集則無不頌說歎慕者余故不備論焉

### 女誠敘

自三代以來女氏之教世俗多輕焉豈以爲三從之  
義勢無自專四業之脩非闕外務故論治弘化者或  
可略邪夫地道代終陰教贊治此天地之大義而道  
化之始事也顧其教久益闕廢何哉今草野之夫既  
不習禮文而卿大夫復不能廣教易俗且何以興禮

樂也余覽戴記與列國之風其義闕女教者蓋參半焉顧曲禮內則頗繁于儀節而闕睢采蘋諸詩又情託比興皆非女子卒能習解者也往見曹大家女誡七篇直陳名理當于事情比類援喻便于指訓列女傳之後唯此爲要實云繼又得鄭氏所著女孝經其篇次準諸孔氏而指義則託之大家斯又女誡之翼也二書並切女教余故並敘論焉賴以綢繆倫紀敦致禮俗者豈其微哉余亟欲傳此二書會錫山俞子憲武昌守楊子賢相與校定刻之蓋皆有風教之志

云

### 忠經敘

馬融忠經十八章蓋準孝經而作其指義足以翼宣世教敦植人紀余嘗以爲名言而當世學士罕言之何也豈孝經固未可擬邪將俗見相襲若此也夫漢儒纂言名世者至數十百家若董仲舒楊雄劉向馬融鄭玄諸子在孔門皆游夏之徒也今所著作與其所訓詁皆盛行于世忠經視法言新序何如也而久無傳也近時禮家以絳帳爲豪奢又以識梁甍爲黨

權遂罷融從祀于是忠經益棄置弗論矣余觀融在當時尊信孔氏綜析六藝蓋聖統之緒傳而藝林之要實也故唐宋以來諸大儒咸述宗焉祀與不祀余不能與議姑存此議于天下可也顧是書可與孝經並傳者使其湮滅不施于後世不亦謬哉余故爲校刻之與當世學士共覽焉舊有鄭司農註今亦不刻令覽者得自究作述之意云

千金方敘

千金方世罕刻本華州舊有石刻千金寶要所選取僅十之一今蜀廣中板行者是也後得建寧本頗全乃又脫誤不可讀間嘗欲覽古遂生之說究極悠邈顧安得盡據也其書爲唐孫思邈所著蓋刪輯上古以來鑿書定爲此編也史稱公道洽古今學殫術數今攷其書信然自華陀以後一人而已世以其遺書神驗遂傳爲龍宮授者以余所見新舊唐書與公自敘皆不道龍宮事其說在續僊傳中是道家剽竒侈稱希異爲勝耳世俗傳譌既久而學士大夫亦徃徃稱焉何也至海上救急二方皆贗本依託尤大謬誤

人者余故爲校定千金方正本依道經類次爲九十  
三卷余父封君命余第世定刻傳焉頃覽別籍又得  
公四言詩一首其暢發玄旨備矣乃其詩不盛傳而  
近世獨稱歎世吟此鄙誕無足采者決非公語也世  
又傳公伏虎事益甚要眇無徵或云龍虎坎離道家  
之說而傳者誤邪喬子曰孫公蓋深隱獨行之士與  
玄晏所述高士者類也其云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  
行欲方古今以爲名言但其論攝養事多似老子乃  
舊唐書遂列之方技其後道經類說前定錄酉陽雜

俎湘山野錄諸書益多附載諸恠異事誣矣誣矣余  
嘗欲列公事蹟稍爲論次其事會自刻千金方成因  
辨證其略如此以俟洽聞者訂議焉孫公華原人即  
今余耀州地州東三里爲五臺山其上蓋有公隱居  
石洞云

張給事奏議敘

關中舊稱二王莊毅則忠勇端毅則清直莊毅公擊  
奸順門嚴震海內其後七十餘年而三原有張給  
事渭南有裴給事云故關中語曰前有二王後有裴

張喬世寧曰 國家重直諫之士自劉李鍾章以後  
士相慕效視昔益盛矣張給事甲申封事忠憤激烈  
抗志委身可謂慷慨就義者非邪向非 孝皇養士  
之恩 今上容言之度亦安得畢志竭忠若此哉然  
余每覽公奏議未嘗不潸然淚下蓋傷夫爲臣不易  
云公在正德時言時政十二事語多侵中貴人是時  
中貴人用事遂謫公新添驛丞驛貴州瘴癘地也中  
貴人以是困公益八年不召公會 今上御極公  
始得名歸給事中益感 上知遇盡言乃遂有甲申

封事云嗟乎成名亮節足以不朽于世如公者難矣  
難矣余謂公奏議文辭可不必論即剛大之氣高明  
之見當萬世傳也要之直而不諱切而不迂達于國  
體中于時務其指意固與端毅公奏議一也公少師  
端毅慨然有天下之志卒能不欺其志若此邪當世  
君子無不悲傷歎慕想聞其言也然自甲申至于今  
二十餘年諫草秘不得出將久益湮滅無傳矣乃爲  
檢刻其存稿以遺公之冢孫縣學生侍葺焉稿凡四  
卷諸常行事與諸會奏稿今皆削去存其自建白者



三十餘疏覽者以此究公之志業亦可知余言所指者矣

洞庭漁人集敘

華容孫仲可自童子時即賦詩爲文乃其父石磯子從何大復遊也又多藏古今學士家言而仲可爲諸生又得侍少華許子故其命意修辭遂精詣作者之域與北平張詩滇南張含大梁左國璣吳下黃省曾齊名皆鄙薄時榮甘沉隱約思以文章傳世云當是時楚先達者黃岡王稚欽隨州顏惟喬同邑周子賢

並以文學才藻盛名都下一見仲可之作皆私心慕焉其推孫延譽雖中郎禮王粲張華善陸機豈復過哉比余以職事來楚始會仲可于洞庭之澣仲可出其集數十卷自題曰洞庭漁人集相與訂議焉余觀其詞賦則祖離騷詩古體宗齊梁間出宋晉近體宗杜甫與近時諸名家序記雜文率鑒情晰理諸志傳當實陳事其史漢之遺風乎斯可謂閱覽大雅者矣今十餘年不復就試禮部益博綜往籍紬繹異同以究極天人之際當其意所欲至雖三公不以易也其

顯名傳世蓋不止斯集矣子長云古者富貴而名湮滅不可勝數惟倣儻非常之士稱焉余讀其言而壯之故知哲士高賢敷施後來者要多以文章不朽云顧今人往往趨彼而輕此何哉余故以仲可爲高士也仲可以海內豪賢顧自況于漁人得非託跡垂綸者邪然其言又多憤世嫉俗之意亦可以風海內士習矣故敘其集令藏之名山以竢來摭

轍下稿敘

錫山俞子汝成閱覽能文嫻于詩賦海內修辭之士

蓋亟稱焉頃余以學事來楚會俞子亦留滯楚中余時時相與論詩見所爲轍下稿二卷要皆命意深遠指含諷切構體清新音協唱歎所謂發諸情興者非邪是蓋有風人之遺思云余覽古歌謠辭與列國之風竊謂詩之元神精會在此也顧作者率戾其本指而君子之論又往往略情興而品才調余蓋深歎夫知音之難也夫游雷震空幽谷苔響回風動野林木委嚴適所感遇耳風人感事遇物激懷播詠期以發舒懽悰寄託怨指又何以異此哉故知詩所繇起自

情興始云情感興屬才炳調成古今體裁可略而言  
矣彼徒研模才調而情興靡闕君子無取焉何者謂  
其與本指諄謬也以此究作者之軌凡余所嘉慕俞  
子者必有合矣俞子以余爲題評故敘其詩附以所  
聞與海內知言者議焉

### 榮節錄敘

俞母以節義著聞特被 旌命而其子憲輯守臣奏  
狀部院覈議與諸學士大夫歌頌碑銘箴賦雜文爲  
榮節錄憲有友喬世寧敘曰世寧覽母之事行蓋惻

然傷心焉至見其夫君垂絕之際書冰心雪操四字  
益慘戚不忍讀况當時夫婦之際乎母卒能烈行終  
身無媿冰雪固難事哉固難事哉嗟乎婦固有一旦  
激烈慕義捐生者非不希曠絕俗也當其無俯仰之  
累則已矣不然則所謂報其夫者徒空名無益耳俞  
母繼夫君志業上奉姑氏下撫二孤以昌俞氏之後  
即死者有知生者不媿矣以此報夫孰與無益身後  
爲也其含哀茹荼甘貧服勞者蓋四十年如一日云  
嗟乎人情非其至願者真不可強且難爲久也若是

者非其至性然邪余故亟歎其爲難事云乃憲又數  
爲余道其母遺事曰母蓋終身哭余先子然絕無夜  
哭即重怒諸婢亦不至諍語往以爲故常略不省記  
乃今覽書史始知婦不夜哭者蓋禮道云此類憲不  
能一一記錄是罪也夫此在俞母最爲隱細然其言  
質實不誇益可以信其大者矣而諸學士大夫之誤  
皆事出陳常言罔虛恢故一時士論翕然謂是集爲  
實錄可必傳也後之論次女傳者其以是知俞母矣

張貞婦詩冊敘

張貞婦者中丞雒先生之女而嫁爲都運張先生之  
子曰張煇者妻也始貞婦之適張子也甫一歲而張  
子病心乃後竟以心病不起當是時貞婦蓋盛年也  
而又無嗣息人以爲孤孀不可以處矣乃貞婦自以  
婦人從一者天地之大義也吾安可以背義廢倫逆  
天道爲也已乃取張子堂弟之子而自子之曰吾倚  
此終身焉且無令夫君斬然絕祀也事在馬先生題  
辭語中喬子曰婦人修潔自好以義烈終身如柏舟  
詠于國風采桑賦于秦女亦足以自明其志傳世不

朽矣。至薦念夫君爲之立後。昌宗若此。則仁孝禮義備矣。非苦節行一意已耳。余蓋慨然歎焉。夫貞婦生長閨閣人也。何嘗討訂文史。究先王之制也。顧其事能不詭于經訓。斯所謂性邪習邪。抑中丞與都運公之教也。無論閭巷氓隸。即儒生誦法先王。日談說仁義者。何以加焉。余又歎世有儒生者。往往以信讒黷貨之故。至父子不相容。兄弟而相忌。忮者不少也。夫非誦先王仁義者邪。當其時擠生者而阱之。忿未即已也。寧復有憫亡繼絕意邪。豈仁義固諄亂之資邪。

將性與習。然邪。余于是悲世教之衰而傷文敝之害也。夫文敝則言多而行諄。而乘讒貨以爲階。斯逆節敗倫所從生矣。即日日談仁義何爲也。嗟乎貞婦者所謂性成者。非邪。三原諸縉紳君子咸歌詠其事。作詩冊傳焉。馬先生以余故掌風教。宜敘茲冊。乃稍論次其事。以俟後之采詩者錄焉。

李子復姓事略敘

余覽少衡李子復姓始末其事甚奇絕。可傳未嘗不悲憐其志。云自昔豪賢之士寄託憑藉以發跡興宗。

顯名傳後者安可定論哉以余所聞趙武子范仲淹  
竇廣國朱壽昌事皆可涕泣而道之也夫數子者古  
之世卿貴戚名相高賢也乃其始皆孤危流落而後  
能興茲非達人之阨數上士之乘資邪余悲李子因  
趙氏以興其事實亦若此云此天之所以成豪傑也  
豈所謂蘿以松喬蓬以麻直者邪自李子復姓掃武  
昌墳墓哭其父葵所訪識其姊聞者無不感愴淚下  
以爲即今之仲淹也喬世寧曰余數與李子言見其  
博學閎才究識時務其欲匡世炳業蓋卓有仲淹之

志非徒發跡者偶同耳余故爲敘其事略令李子之  
風義聲業與仲淹並傳于後世云

心迹錄敘

左子以馬政判鳳陽則條畫馬政便事鳳陽人無不  
頌說者撫按並嘉歎稱焉已乃下其事廬淮揚三府  
令三府馬政皆准于鳳陽法于是江以北人人頌說矣  
往鳳陽馬賦數十年無一完者左子至則歲必完報  
故太僕亦稱異左子云既三年以攷績行以資望當  
超次遷矣而先是左子署泗州也重忤泗州貴勢人

貴勢人有毀左子于巡撫者會巡撫者始至弗察也  
竟以是劾左子罷之始左子以廉直任事不沮不撓  
此其志亦將以修名亮節傳世也顧不幸卒罹于讒  
于是著心迹錄以自見余覽之未嘗不悲憤太息焉  
夫左子以其才足以究當世之務畫安攘之略當其  
守一通判困不得施余大為絀之猶謂世必有知者  
何至誣毀擯棄若此哉語曰鳳有時梟蘭有時蒿蓋  
左子之謂哉余于是深歎風紀之日削也夫外之撫  
按內之部院皆風紀本要所繫也廉直之吏無嚴貴

勢者顧獨恃撫按公舉劾部院明黜陟耳今觀左子  
事則所為劾與黜者祇一二貴勢者中傷之也安在  
其公與明哉若是則當事者且有前覆之戒矣賣請  
有弗行官守能不失乎今無論脂韋阿附者即強奮  
英毅之士亦且憂讒畏譏自生疑沮者多矣故往往  
大事不理大姦不發大獄不問大疑不決此非其才  
識弗逮也彼誠畏口禍而委避自全耳使吏皆務為  
自全誰與執法任怨者此豈國家之利哉余故歎風  
紀之日削也乃其究則始于國是不定云國是不定

故清議不彰故舉劾黜陟者不情故士多以直廢余覽斯錄也蓋不能無隱憂云

磻溪集敘

嘉靖四年磻溪高子與余同舉于鄉是時高子詩名著矣至于今三十餘年高子詩日佳名日益著頃者自刪定其集次爲十卷命余加題評焉余每覽觀未嘗不悲歎泣下蓋傷高才不遇云高子雄略奇氣盡發于詩其言多憤世嫉俗感慨諷切之指當其志豈足以修辭名世哉蓋將樹大勲烈以施于鍾鼎竹帛

也顧數試禮部數不第久之始授官通判通判數口畫便事又書白利害甚剴切上官不能用甫數月即奏改教職高子以是益困矣余安得不憐才歎息也今高子遂棄官不就益沉思極變究古作者之意曰吾以是終身也嗟乎古今人罕有身名並榮者高子有詩文傳世天既以榮其名矣又安論遇不遇也彼富貴而名湮滅者世豈少哉高子詩格力雄渾美刺並陳斯亦子美同調矣其歌行又多類太白長吉謂其氣豪而才逸也然亦本乎志者同邪故構意命辭



各出感興而志超神會體裁懸合是豪俊不朽之業也

### 張氏族譜敘

余聞譜與國史等譜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風化繫之矣故曰與國史等顧中原士人家譜多闕焉何哉嗟乎永嘉靖康之亂故家蕩徙盡矣又金元兵革地也即國史固多闕亡况民間譜哉故今中原鮮金元故家何言唐宋與秦漢也余覽張氏譜蓋喟然歎焉夫子孫誰不欲譜其家世傳後者顧官司無教令

世家不倡導耳張氏譜足以倡矣張氏三原世家也孝莊公之名德與陳太丘王彥方奚異也歷憲長公與諫議公復世以忠孝著聞故邑中士人頌說是譜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也今三原諸生至數百人其富室慕義者又數百千人以世家倡諸生諸生倡富室富室化閭里即倣倣成風禮俗可作且以助國家導民也余故謂張氏譜足以倡矣張氏藏譜者曰侍諫議公冢孫爲諸生有名

丘隅集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隅集卷十

七

丘隅集

卷十一之卷十三

序一十九篇

記五篇

碑四篇

四册



丘隅集卷之十一

序

送清浪鐵叅將敘

殺初喬世寧景叔著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瑤也能記錄新建伯征戰  
方略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叛都御史  
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山谷險  
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  
聞都御史蓋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叅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關是時將軍爲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爲上言都  
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  
即以都指揮任叅將便 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  
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  
無不以爲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也余聞苗  
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  
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  
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後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  
也故窮蒐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

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  
守空山竊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  
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  
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勤  
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  
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  
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威重而崇  
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  
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又省重費也今沅

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獎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略蓋世時方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士兵助順賴天子明聖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與熟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送游按察敘

湖廣叅政游先生升浙江按察使諸大夫重與爲別乃以其意屬喬子爲贈言喬子曰余往讀憲令蓋特重按察使云國初御史不常遣諸官邪民賊惟按察使專糾禁焉其後雖歲遣御史巡察然非故奪按察使權也已又設都御史巡撫則屬以兵馬城池益無與按察使矣乃人自不守憲令而曰御史者代天子來也事宜取決又曰撫按得行劾舉不宜與忤也于是吏習日卑卑靡矣操細苛而略大體法安可盡行也先生欲法盡行則莫若變易時習欲變易時

習則莫若舉憲令夫 國初嘗用重典矣既天下事  
定即更議律令著爲典常何也時勢易而情法因也  
今承平益久法令馴習非有曩時之姦萌逆孽難治  
也其太者郡縣貪苛閭里豪強至易察也此宜用中  
典時也乃近時法吏往往殫智深文以爲名高此又  
何焉謂非此不足以對風紀也然所懲類皆孤弱易  
制者耳事稍涉豪右力能使貴勢爲言者即置之不  
問也而又以嫌疑之跡委避曠日卒莫究竟者亦多  
矣至闕白撫按者又多希隨意指即有低昂弗論也  
余故以爲操細苛而略大體也此其過在廢憲令而  
莫舉耳夫吏習若此非不心知其不可也又非材弗  
逮也彼名行未信于上下故中怵于利害外沮于議  
端習尚既成莫敢自信耳先生之名行海內所信重  
欽式無異也又安可以不自信也余故亟欲其舉憲  
令易時習也憲令所載皆國家體統紀綱之大者非  
峻防窮治示威吏民已也誠取憲令以明法守即有  
所裁定變置人弗敢違矣即有所平反習故人弗敢  
議矣余前所論諸吏習之故可不令而變也

○送謝副使督學關中敘

天子銳意治平而求端于人材謂督學者此其掌故弗可弗慎也乃以叅議謝先生遷副使督學關中往先生爲御史時嘗視學京畿已又以僉事視學廣西乃今復推擇關中云余往來京畿聞京畿人頌說先生無已也先生在廣西時會余領湖南學事湖南去廣西近也則又習聞先生之政余至今蓋私心媿焉先生視關中寧獨異京畿廣西也顧余關中士則益厚望先生矣夫關中者周秦漢唐故域也自昔豐岐

函渭之間其人文遐哉盛矣然論世攷實則漢不及周唐不及漢其勢若流水趨下也此猶異代不論明興以來鄉先達多質樸疆毅厚重抗直之風而關中亦用此稱于天下顧今學徒日多文具日益飾而往時質厚疆直之風寢衰矣此自器識者較論耳顧其學又日益塗岐而師誥也彼曲士束于教無足論者中材者足達于思慮乃多記誦剽竊悅其徑省不自以爲襲陋何邪至俊異之士復自以神穎天授急于誦法即高才厚稟何爲也其性習學術大較若斯



矣以今視昔蓋俊茂同稱而德業殊歸豈山川之氣  
盛衰固有時邪將教化漸靡使然也先生其有意蒼  
教之邪先生之教京畿廣西也其程業惟行誼與經  
術耳時復用風節勵俗于文詞不盡據也要使人名  
實不失以此務爲治者也豈非道德之符而成材之  
驗邪此獨不可以施之關中邪秦諺曰峙高一丈築  
堵八尺言人以模成也今而後關中多彬彬文質之  
士矣即由此復先達之風軼漢唐而上之寢及成周  
惟先生風教嚴容所變化耳以此成海內人材輔

天子治平其功澤至闕遠矣所謂上臣之義非邪先  
生將趨視事方伯高先生屬余贈言余關中人竊幸  
關中士得良師也願先生復吾關中之故乃先生德  
學在論思嚴業貫海內者則亦不盡稱述矣

送劉方伯攷績敘

玉池劉公登進士垂四十年官尚爲方伯先是方伯  
至者往往止數月或一年多不過二年輒遷去劉公  
至三年且以攷績入京然未嘗自歎其淹也此其度  
蓋闕遠哉自余入楚目劉公信古所謂長者也既睹

其政業則又不逐時習不徼時名事持大體辭無文飾而吏循其軌民便其令乃益私心歎慕焉既又見楚宗封最廣祿常不給時時遮官府闕于通衢又加以征苗之後興師六萬日費數百千金皆仰給方伯方伯會計綜核咸有緒理令宗人無遮闕軍餉充百姓不加苦一時尤以爲難云此其治平當爲海內高等天子敘群吏之治宜顯異劉公以風天下可也昔者嘗歎賈生不深用于時而周張以長者稱建慶以醇謹著夫武宣之際異才輩出奇績並高視

周張建慶諸人豈不自以爲超絕甚也然實效不逮遠矣此其故何也大抵輕俊出則長厚微浚削能則寬簡廢周容競則質木墮便佞進則薦信紬嗟乎士風繫國紀豈其輕哉明興治嘉唐虞士慕夔契成化弘治間重厚極矣至于今文治士習益赫燁不可加矣而溫良質厚之習敦篤光大之體或少衰焉君子蓋慨然太息云嗟乎弘治以前余不及見矣人言劉公之長厚視弘治時尚未變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非邪故海內士心皆以公行業窺上意嚮且自

爲趨也公今幸以職事見上上若簡其淹滯留柄  
樞要諒其端謹咨訪故實海內士風當人人以公爲  
師矣茲非返淳樸之漸敦古昔之機與余所謂宜加  
顯異者此也若夫試功程勞計階遷敘則非所以論  
于繩墨之外也

送侯參議敘

侯子以僉事來湖廣會辰沅兵事急撫按以侯子有  
計度也令專理辰沅辰沅人大倚仗之余時時相與  
議論觀其行事固統制才也乃進士二十年而始遷

爲參議云先是侯子以僉事三年當攷績行撫按爲  
上言僉事可屬大事今辰沅兵未罷請留與計事後  
宜以超次待之越數月乃始有河南之命此于常調  
且後期又何以言超次也然益足以見侯子之介矣  
侯子將之河南余以侯子職在守土阜民海內民貧  
勞甚者無過河南也往余過衛鄭梁汝間見其民草  
廬不完飯糗不飽乃館穀繁費徒役太多黃河變徒  
流盜繹騷而貪吏又虐狼無厭未嘗不歎民生之艱  
也近時吏操法日急費益浮濫邊供不可省內地日

益困敝此宜與亟處以固結人心無令姦人乘資倡禍也前日曹縣之寇延蔓數千豈皆姦徒無賴者邪民苦甚而上莫之恤遇一姦人先發而附之者衆也賴天子明威旋即撲滅然亦幾至大患矣嗟乎生聚休養即不可遽效彼浮費貪吏流盜徒役之類將亦不可禁詰裁省邪竊睹近時吏習往來諸郡邑朝昏相繼輿馬不得休要非爲百姓出也 國家以爵祿待天下之士計在安養生民而吏習顧大謬若此何也往侯子與余言亟歎海內困罷宜及時休息以

實中原余深以爲至言故今與深論激切若此亦主父慮土崩鼎錯議積貯云耳諸遷敘遲速崇卑侯子一無所繫于心余亦不以是語之也

○送張副使敘

今海內承平士大夫往往習尚文物以養望俟時故仕者率重內輕外三楊以來翰林益重諸官翰林者積至卿相終不外補自宣正時至今不易云張子登進士時以博學醇行選爲翰林檢討人以爲卿相之地乃張子非其願也嘗曰士遇時報主宜急與明習

時務欲習時務莫先于理人治事今翰林者顧安所  
事事也吾自惟記覽誦習何闕行事議論交遊何益  
政業賦詩綴文何濟民艱竊媿經生之末技非達士  
之鴻操也于是數自來外補遂出爲湖廣叅議叅議  
三年治有善狀乃有貴州副使之命夫莫邪利割試  
牛乃見騏驎善馳登途始信何者名與實異操而聞  
與見殊事也余數見世之文學者多鄙簿書而簿書  
吏亦笑文學故經術踈世用俗吏媿名高是皆器能  
滯而材性僻也張子以文學備顧問侍論思者乃欲

習識政宜若此此豈徒窮覽往籍叅稽制典以養望  
俟時者哉此全才之具而相業之資與昔蕭望之試  
三輔黃霸起潁川姚崇守馮翊狄仁傑撫江南王旦  
判鄭郡韓琦監左藏此其人皆名相也當其時非不  
知其才德也然不即置諸清顯者蓋將充發才識且  
以示相位之重其涉歷若此之難也然此猶異代事  
國朝相業最著者稱薛文清李文達二公文清歷僉  
事大理丞卿文達由吏部郎歷少司寇其嚴烈皆自  
明習政務也張子以湖廣遠海內之治以貴州達諸

邊之情狀時務治體大略具茲矣余故以爲全才之具而相業之資也諸大夫以爲然乃遂書之以竊附贈言之義而諸大夫懷舊感別情指各殊則余亦不盡著云

○ 送任方伯入覲敘

今制令天下藩臬郡縣長吏三年則一修覲禮覲禮既成即以六事察群吏之治而廢置焉此古述職攷績之法也百八十餘年吏治循習海內無事此其效蓋可覩矣明年庚戌復當入覲之期湖廣左布政使

任君當率屬上計故事藩臬號爲方面官方面官入京得陛見已又得陛辭其見辭也 上海延問百姓所苦樂退而謁太宰又咨訪海內人材與時事大者故方面官得人人言便事而 上與太宰加採擇焉頃方面見辭者能不失儀度足矣于時事未有計畫也即有計畫者又徃徃細瑣不關要害彼非不明知世故也避啓事之嫌樂循習之便耳嗟乎百姓至老死不得見 上方面者積三年而始一見亦難矣乃其見又祇具禮而罷余益慨然太息焉君思慮誠多

便事然常恐不得親見 上白之今幸得親見 上  
矣其有意獻納不邪徃 國初時觀臣治狀異等者  
則錫金幣又錫宴禮部宣正成弘間俱聞一行之今  
諫官爲 上言宜修此典以風天下吏習 上業已  
賜俞命矣君誠有意獻納則斯典也非君其誰宜者  
况 上今精覈萬幾太宰覽受六計將益以是知君  
而功澤加于海內者寧有窮哉寧有窮哉

送楊叅政敘

副使西泉楊子撫治襄鄖三年百姓樂之屬當攷績

會苗夷草竊湖貴期兵巡撫姜公留與計事已而鄖  
陽巡撫于公又特奏 上曰副使治有異狀百姓願  
留宜止副使攷績順百姓之心是時貴州闕叅政吏  
部以湖貴兵未罷又以楊子可託疆陲也于是推遷  
貴州云往余留滯敘瀘則聞貴州府衛錯列軍民襍  
處官多土襲吏自蜀來其俗野其人貧而又去京師  
遠萬里也故疾苦多難白德令多滯下遷除上官不  
得即至貪虐小吏不得即懲蓋其勢然也及覽令甲  
又見雲貴與中土多異蓋土曠民襍情變難齊故法

亦稍爲疏濶耳故柔遠之規彰于逖訓因俗之政往  
摺已然惟紀樞密與期會應不耳彼迂者守經而昧  
權雋者銜才而喜事木者後發而弛防躁者索端而  
駭衆甚非所以敦裕治體威順遐裔也且命吏如流  
水而土官長子孫掌故約束輕重殊歸矣以千百年  
事勢而欲畢議一旦以求法令循軌徵發不爽不亦  
難乎故政莫便于因俗機莫要于識時道莫尚于示  
信勢莫大于明威此紀樞期會所在也楊子之往也  
其惟審夫時與俗哉楊子始仕爲行人固已習見海  
內山川土俗之宜繼又給事黃門益多覽受圖籍此  
其于治術具矣而又加之通其時俗昭其威信安往  
而不得治也余故竊以爲貴州幸矣

○送李方伯致仕敘

李元峰先生爲方伯甫數月而百姓即頌聲大作有  
曰方伯出納平有曰自方伯至入無宿牘出無滯令  
有曰吏不得通外人一語余聞之私心歎異焉往見  
吳下盛君嚴而覈九谿周君敏而明若先生者可謂  
兼之矣故期月之間百姓之頌聲若此矣方望先生



日畫便利事行之乃一旦請致仕行自撫按與諸僚友與關中縉紳士皆懇懇留先生謂先生不宜去者四疆年一也才未究其施二也父老百姓倚賴三也又時值多故四也乃先生竟不可留于是右使張君以喬子故知先生乃以書問贈言喬子聞之君子曰士之仕也期以行志不欲極其官聖主之用才也因以礪俗不欲違其情故志昌官卑者謂之昌志抑官遂者謂之抑先生仕至方伯令澤被數千里外此其志曷可謂不昌哉功名遂而身退是懼盈知止見

幾之義也 聖主高其義故因其請而遂之獎廉孫之節明進退之道且以風天下吏習也人之意先生者曰先生 周王府親屬也今制王親不得仕京師方伯則外秩極矣故先生欲以完名歸也嗟乎先生之跡誠亦初此然猶未喻其心也先生兵備時已上疏乞休繼晉右使又再疏乞休此豈亦以外秩極邪其始守荊州也以草場子粒事忤武定侯誣下 詔獄同知松江僉事山西則又重忤權貴人權貴人皆切恨先生後叅議關中也已疏名修邊矣聞父病即

棄官歸當其時自分以知州同知止矣以僉事叅議止矣豈能依違隱忍待外秩極而後已邪以往事觀之即非王親固未肯卑志顧戀如世俗爲也可不謂明哲君子哉先生之仲父少泉公者文行高士也先以苑卿歸里中今先生又以方伯至大梁人視二公將不謂今之二疏哉二公將日名故所與遊者與杯酒論文以孝弟力田教子弟暇則覽遊嵩少蘇門箕穎之間以著書畢志亦足作廉讓而興禮俗此爲佐天子道化不輕矣先生之去豈無益時事者邪其去

時張君爲設祖帳長安東門外送者諸僚友與府縣諸屬與關中諸縉紳士車馬傾長安中父老百姓相與擁觀嗟歎低徊不能去其風義蓋即二疏去國時事云

### 送汪副使敘

東明汪君守襄且四年而升爲福建副使分部福寧蓋兼兵巡事云驛書至且行府僚毛蘇趙三子者義有以贈汪君乃以書問喬子謂汪君于官則長于義則師吾三人日受成事可幸無過者徒以汪君也今

汪君行矣吾三人顧安所師承且士民俟望者何也  
自汪君來也日畫便利事行之其大者修漢江堤與  
賑恤水荒則襄人千百世之澤也且文詞能力追漢  
魏士又人人得師焉先是御史嘗薦爲督學後當攷  
績也撫按又會奏留之謂宜即督學楚中或少湏之  
即撫治襄土可矣乃今竟如福寧也喬子曰余聞汪  
君明習當今之務天下皆屬望汪君豈襄人所得私  
哉福寧之命固亦爲官擇人耳昔晁貫韓范諸人皆  
以決策兵略著名當非文學士哉故疆陲安攘之託

非閔儒不效謂文事與武備無也以是知 國家重  
視福寧矣 國家全盛二百年可謂極治閩人至老  
死不識兵革頃以倭夷不靖福寧乃日益多故人言  
閩恃久安故城郭不完積貯不廣兵甲不足戰陳不  
習此皆所以誨盜者况有漳人導之哉且又患民不  
豫附也夫民苦苛賦極矣顧又苦軍費軍費不可限  
詰州縣吏又藉以自殖無亦驅之爲漳人乎嗟乎軍  
費即不可已彼緣軍費爲姦者將亦不可繩糾邪余  
以爲懲貪覈費安集拊循者皆務爲固民也民固而

後積貯戰守可議也此標本輕重之喻固孔氏兵食  
民信之指矣乃平時率視爲故常至應急則一切以  
峻令期集當其令固多諄諤者能不恣吏姦而重民  
困哉今士大夫評古今豪傑指摘行事一二至成敗  
之際輒歎憤無已謂不得當事經略自快也及當事  
可經略顧又往往大謬不然者蓋徒以空談飾智務  
名高耳乃其心豈誠有天下之憂哉斯亦汪君所鄙  
也汪君憂天下甚切今且奉 璽書以往委任權力  
重矣福寧當有異效也往汪君爲兵部郎吏時固已  
具見天下形勢與其備禦之術余竊覩時事天下不  
可謂無大故也爲語汪君今何論福寧宜無忘天下  
之憂也

送胡按察敘

柏泉胡公以叅政遷浙江按察使命下將治行關西  
士民聞之人人愁歎道路轉相語顧其意欲留公不  
得然又無能頌公也此其繫思深矣乃涇州守張嵐  
者遂以士民意屬余贈言余聞君子之仕也要在明  
習治體以功澤施于當世耳故唐人荒溺詞華浮而

鮮紀宋儒襲談名理迂而難用三代以來獨漢儒爲  
不可及云謂其言當實可施用也往公督學山西時  
疏邊議十二事即賈生策治安晁錯論匈奴何以過  
焉竟以言剴切遭時大忌擯廢者十五六年頃者名  
起關西也見 宗室恣肆豪俠匿姦又徵發奕期繁  
逮不決乃即條下便宜數十百事其大者嚴保甲之  
防定徵賦之式繩 宗室之橫均地糧之等皆近時  
所未覩者至其盡修諸郡縣廟學建巨公祠祀又豈  
世所稱治行者類哉其指意當于教化矣斯非通儒

之應用而上臣之鴻業哉父老百姓蓋以是念公不  
忘乃今以浙江行矣豈以浙江頃有倭寇故邪今海  
內士大夫論國家利害者必曰北有虜患南有倭寇  
百姓困竭兵食無策又水旱盜賊恐卒然有不測之  
虞然此數者古今所時有也此獨以論治病者之標  
也其病本在俗尚日靡士習不振耳今天下士習日  
益卑卑遂至官邪不做寵賂彰聞其以才能稱者率  
亦務虛恢而寡建剴稽細苛而略要實日趨于浮沉  
依阿視世故若不足深計者此亦積衰之弊非邪士

即有明見隱憂指陳當世之務者即以爲迂狂啓事  
擯斥以去不則因以難事困之幸其敗而後已公昔  
者固備嘗之矣嗟乎俊傑明智之士欲極陳時務且  
不可况得畢志竭力用世哉此風日不衰止恐其病  
滋深即俞跗末之何矣故願公亟正天下士習士習  
正則清議重清議重則名實辨名實辨則寵賂息風  
紀日張吏治日興矣彼虜患兵食水旱盜賊者孰不  
可處也余故以正士習爲急也公經學治術彬彬文  
武之具矣其素履又不炫聲華不怵利害真足以作  
政模而垂士範者固楊綰司馬光之風也故試一言  
之若公之恩澤繫閩西與浙人所僣望者皆一方之  
私余不具論以所幸願者大也

送鄒方伯敘

往歲 上采御史議建巡撫徐邳間用墾田積穀爲  
務是時廷推才能者二人其一則參政鄒先生云乃  
後不即巡撫也而升爲河南按察使自按察使而有  
湖廣之命人以爲循資之選非所以待才能臣也喬  
子曰此其資則循然其地其事則擇其難者而責之

效也是明主之務也何也今江漢以南獨廣建宗  
藩軍國叢費當海內者半非以其地大且重又山澤  
之利多邪頃宗人日益衆乃日益闕闕焉非訟不  
決即祿不給也官府蓋患苦之而山澤者固姦宄藪  
也其謠俗故剽輕易動而地又阻遠甚也故令多習  
翫而徵發爽期其所從來者漸矣又今太嶽未即工  
而辰沅兵未罷也諸徒役器械兵食之類歲費至數  
十百萬而欲應濟如常百姓不加病此其事易邪難  
邪非才能雋者足任之不邪故曰擇其難者而責之

效也是明主之務也况郢上者又今上基命地也  
乃其意則常在郢上故漢南疆理之臣尤嚮意重焉  
非以公之才能足以興便事利益楚邪夫太嶽雖鉅  
費然止一舉而罷竊覩楚事大者蓋惟軍餉難計云  
夫苗不滅則兵不罷兵不罷則軍餉不休爲楚患何  
時已也公往在楚也嘗言開辰沅權塲以佐軍餉即  
內輸可漸省且以杜姦萌也此繫于經國救時者不  
輕也顧未及上議而去而楚人則時時思公言以爲  
至計公今且馳入楚矣謂宜先卒此議以示與百姓

休息而余所陳楚之故則圖籍在而法令具也又公嘗治之百姓懷習而安之余何能爲公計矣

贈羅長寧敘

嘉靖丙辰冬羅子遷知長寧長寧者蜀西南徼也故自昔以爲難治羅子乃獨用廉高就土俗加以威信甫數月即民無滯令邑無遺事已又均諸糧繇力罷涓井鹽課于是長寧令治行赫赫著蜀中矣御史宋公乃移檄嘉獎焉而先是蜀有採木之役諸守令任事者數十百人以木產夷地險而遠又多瘴鴟也率

信土商遙度之說罕有身自至者惟羅子親歷險阻衝瘴癘以入蓋裹糧野炊者千有餘里故羅子採木獨多又獨先至水次都御史黃公殊禮敬任之曰吾且特薦以彰能蹟是時所條上採木諸便事甚多若二便三弊五難之議皆識超見遠熟計而論列者上官盡施用效矣至其多募健卒據諸要害諸夷終莫敢草竊革守禦人冒糧歲省數百千金此其恩德長寧者至不細也屬御史檄下主簿唐君學官傅君將夙幣稱賀以羅子者余楚中督學士也乃馳使關中



問敘于余余聞而喜曰曩余以羅子爲國士奇之今果經略大事信有文武之效矣士博學豪邁負奇氣者真有用哉已乃歎曰以羅子之才將安所不至也顧試禮部則不第就學職則不內名而遷縣令又以長寧也豈所謂遇合者難邪此志士所爲孤憤而太息也然古之卿相即其身非不富貴尊顯矣顧其名多湮滅無傳焉何也以澤不及民而名莫繫思也即論古之令長寧者若劉克年范百祿諸人去今時且數百年矣而史傳記載與父老頌說如今日事即使

兩人爲卿相能有此不邪故君子得志立名者要在功澤及人轍烈施于後世耳豈擇官與地哉語曰高官不榮駟馬不富非虛也非高智者難與論此矣羅子非卑卑隨俗者今且修豪俊不朽之業故余重有期焉若謂以功能獲上可由是以積致尊顯則人人能言之非羅子願聞于我者也

○ 贈吳三水敘

余小丘當耀之西鄙蓋三水之南鄙也三水人頌說邑侯吳君者余事事得盡聞焉人言令君能平獄訟

又能均繇後又浮費大省又言自其至也夏秋賦盡完城池館舍無弗修者又廉且法不可干以私余常歎曰是安可留滯三水也居無何御史鄭公果疏薦吳君未幾御史裴公又移檄嘉獎焉二公稱吳君治行與余所聞者大都無異余益歎御史精覈云會學諭馬君以裴公命夙幣將事乃託余爲述其意余以吳君諸政事皆足稱傳然獨歲賦爲尤難云夫三水者閩中下邑也其民不習商織又穀賤而市遠故歲多逋賦百姓習知其可以逋也則日益姦梗難令矣

故急之則事變起緩之則法紀削故邑令久患苦之君何以徵發期會且百姓弗重困哉是威惠並用劑量緩急之際者非邪不然何一旦變易若此哉二公所獎薦君者此其大者也君蓋從此升矣余竊覩三水人則重有俟望君者謂學宮未即遷又苦田賦不均也君其有意終圖之不邪夫養望俟時循資計遷者有司之常也爲百姓畫便事立名傳世者賢豪之操也今守令置便事不理者憚煩苦而畏生議端耳故委避曠日所從來久矣非賢者誰與計之故蓄疑

者不足以作謀厭事者不足以圖功君又何辭焉且灼見千百年之利而竟莫能舉灼見千百年之害而漫不爲慮此不可以語明智而畫長計也况百年遇一賢令幾會豈易得哉故願君及今圖之也

贈江侯城績敘

江侯以嘉靖戊午修州城越已未而城畢始城費不給者半侯自以贖金足之至數百千金余具載修城碑中無何猶有以城費議侯者夫贖金者今守令率自裁取爲用者也侯即貪贖者即贖金足矣不愈于

侵城費邪乃人言顧若此何也久之聞于司府已又聞于撫按父老百姓無不私相歎憤懼無以明侯之誣者而城始議也則參政趙公實王之趙抗言曰江守能而廉豈私城費者吾敢以身任之是時趙已升右布政使而繼參政者陳公也陳公乃大覈城費特以三原熊令來重按其事熊令先訶諸工徒已乃詢于道路乃後按籍備覈焉乃人言率無驗而贖金佐城費則數顧益多且城又千百年防禦計也能令亦自以爲難能已即條上城績陳公乃始大信江侯于

是趙公益抗言曰始吾謂江守能而廉今人言竟如  
何也乃相與白于御史李公御史亦大信江侯遂令  
以金幣獎異焉父老百姓又無不歡呼籲天道路轉  
相語以去蓋喜侯得明其誣云喬子聞之曰嗟乎自  
道之衰也毀譽多而是非淆名實眩而功罪舛非一  
日之積矣豪俊之士所爲拊心扼腕而太息也故近  
時守令率以智巧避事即事必難已又率務虛恢應  
文彼其意蓋曰寧無顯功無寧媒議端也此豈徒俗  
尚漸靡哉亦上官寡綜覈故耳上官者執衡樞以重

輕守令者也彼不自綜覈顧以浮議主低昂爲守令  
者難哉難哉始侯之蒙疑也嘗歎曰吾心跡何時可  
白也乃三公卒能察孤憤之情明積毀之故斯不可  
爲當事立功者勸邪故事不避難道不干譽者守令  
之矩也聞譽言不信爲是聞毀言不信爲非是風紀  
之務也君子謂江侯足以明官守而當大事三公足  
以定國是而息邪說綜覈之效略見于斯矣此政體  
士風所繫者會州幕孫君數以贈言請余乃因述城  
績終始而附以末議如此若侯以賢勞受知遇可不

必論也

○壽汪太宜人敘

往余與少泉汪子同舉進士蓋數問其家世云既入楚訪文獻故家楚人又數言崇陽汪氏乃益知太宜人之賢云太宜人者汪長公彭縣君之配也自彭縣君蚤世也太宜人治家人生產教諸子成名汪氏視昔益盛焉今其子宗元爲太常卿宗凱爲司農貞外宗伊爲司馬郎即少泉也又次宗召爲舉人並以才藻行業著聞海內海內稱崇陽四傑云頃少泉子以公事歸省會太宜人七十壽辰乃留數月不忍去爲書寄余曰太常司農二兄今皆就仕兩都獨宗伊得侍母壽辰子何以教宗伊壽太宜人也喬子曰今世之談修短者槩歸之大道云然享年修短人事半焉何也松檜常榮芝菌夕枯鸞鶴千歲蜉蝣終朝非世所謂天定者乎使松檜鸞鶴之生也或日日踐傷翦伐無已焉有能千歲者不邪故曰享年修短人事半焉以余所見人或不憂其身不能不憂其子孫故生憂其不長既長矣又憂其不富且貴或不賢也數

者一不如意則日戚戚然念矣幽愁抑鬱積損天和  
缺望不已神用亦竭是可盡諉之天哉太宜人固天  
薦其福矣乃四君子者復能以榮名顯揚備物養志  
此其陶豫性靈順成元化者至矣而諸孫又多彬彬  
文質之士也太宜人尚復慮及子孫邪日惟于于休  
休順性樂天思慮不生形神莫敝可謂遊淡泊之鄉  
躋玄素之域矣此其壽何可量哉况兄弟第才名四五  
並興者代不數見也一有之則其母亦侈稱乎當時  
頌說于後世矣近代荀以龍名柳以鳳著蜀重三陳  
燕稱五竇四氏之母至今猶康也四君子之才寧出  
荀柳陳竇下邪尋且隆社稷之功流金石之業則歸  
頌太宜人者安有已時也若是則太宜人之壽雖比  
詠日月取喻岡陵可也故曰名壽最上人壽次之人  
壽百年期爾修名既立天地亡極四君子所欲壽太  
宜人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壽呂先生敘

嘉靖十五六年時呂先生官諫垣能數言天下利害  
名大起一時閣部諸大僚皆推重先生顧其意又皆

明異而陰忌者乃後遇宮僚事先生指劾諸宮僚因  
劾吏部專擅語又侵內閣竟以是罷歸蓋本內閣意  
云是時先生直轂聞海內海內縉紳士日望先生賜  
環而臺諫撫按亦數有薦疏乃先生歸即與諸子弟  
門生讀書九峻山下亦時時與山人遊曰我道蓋若  
此矣當其志即卿相莫與易也今其年七十矣然神  
固而氣揚色康而履健斯蓋遺外榮而貞內守之效  
也門下諸經生皆以文賦壽先生而郭子段子者屬  
余致辭以余習于先生也余聞天生一直道也豈非

以張國紀而廣世教哉故進則糾正官邪翫贊國是  
退則指授經徒倡導禮俗皆有益于人國也故天必  
薦佑其人錫以榮名又引以遐年斯蓋理運然哉人  
皆歎先生廢不用乃今先生教其子爲名人而士經  
指授者又次第成名其功澤所至皆足以匡世而炳  
業嗟乎天其以此用先生矣顧其效遠而跡微非世  
俗所恒覩也况先生身繫重望今鄉里有不檢者懼  
聞之先生有事相諮議必曰先生謂何此其勵世範  
俗默佐道化者多矣孟軻氏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石門集卷十一  
三六文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若先生者非邪是天道  
所必與者也往見伏生授經圖蓋嘗慨然歎焉謂伏  
生且百歲而聰明未衰以爲古今大難者君子曰天  
豈私一伏生爲傳經授徒闕風教禮俗者弗輕也誠  
若是天之于先生也可知矣是以神固而氣揚色康  
而履健類非七十者狀也嗟乎天既以示之徵矣爲  
語郭子段子子誠知天道自今二十年後當更作呂  
先生授經圖矣

送房先生敘

房先生佐余郡學事者八年八年而升爲山丹衛教  
授人言山丹者秦西隄地也自秦歷金城踰黃河行  
草野中數千里而始至又蕃虜日交交出沒也而先  
生蓋靈石人靈石去山丹則愈益遠故山丹非其願  
也于是遂棄官歸囊無數十金之積家又無負郭二  
頃而先生顧充然樂也斯可不謂高人哉世寧竊歎  
今人誰不謂能輕富貴也顧日夜逐仕進不遠萬里  
至于窮沙漠觸瘴癘而不避豈非爲名與利哉諺曰  
鴈飛不到人跡不少言名利能役人也然多往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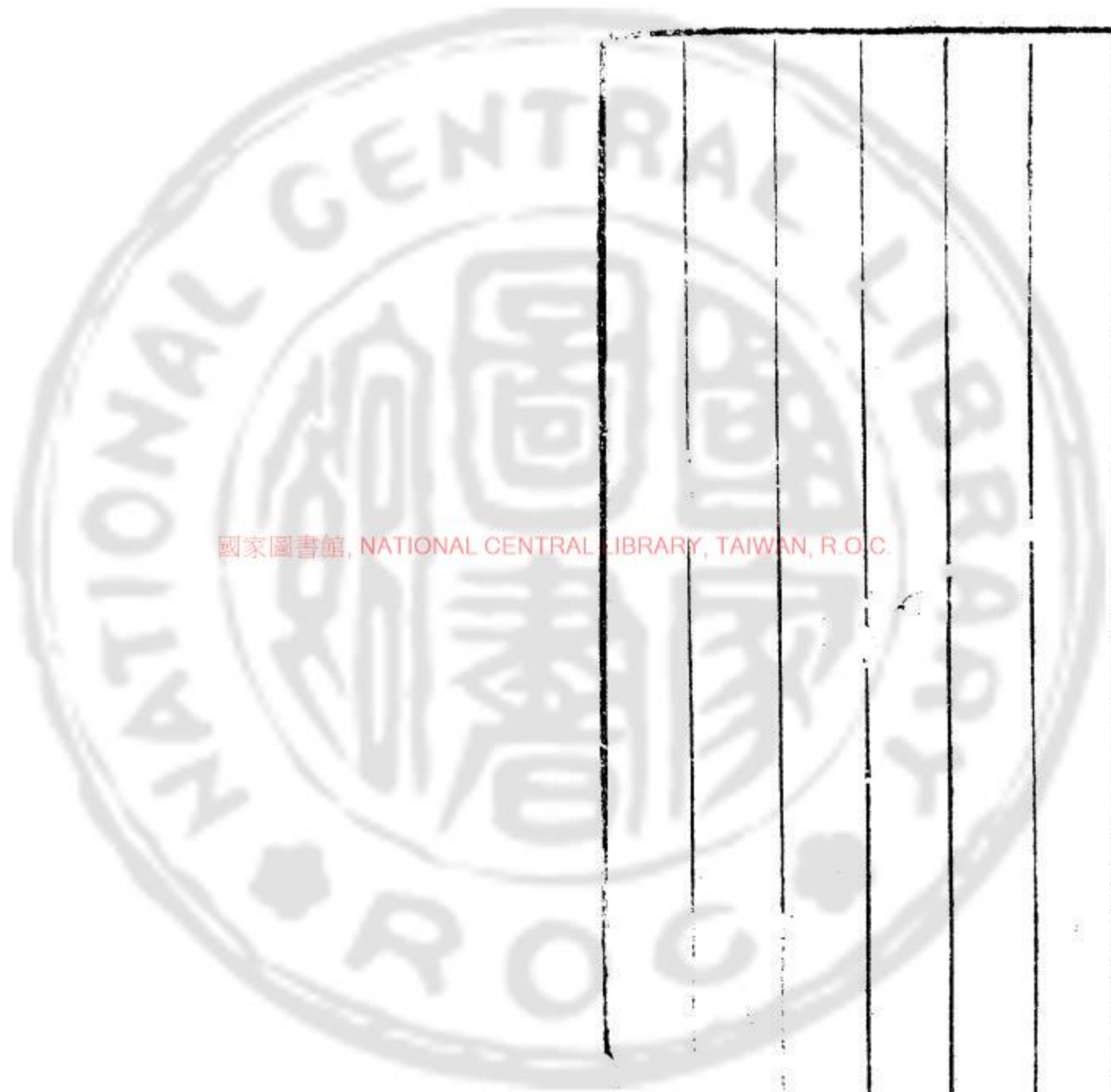
返禍而後悔彼惡知消息盈虛之義哉夫山丹雖遠猶嘉峪內境也教授即卑微然比之訓導升矣即日蕃虜來固無與教授事也其祿入足以自養而作生徒興文獻又可以成名不朽于世誰不願行者乃先生顧棄去不就此其知幾見義足以媿貪競而風世俗余故以先生爲高也而先生之教澤洽被諸生者諸生自能道之余故不備論焉

贈李生敘

國初儒學未興當是時士率用才行薦辟云至洪武

中始定科貢法與薦辟並行永宣之際乃罷薦辟而科貢二途著爲一制令故士非由學校者即才行修也亦廢絀終身甘心焉于是豪傑士率由學校以興公卿大夫皆是選也三原李生以俊秀得簡爲學官弟子故邑里人榮焉已乃集而稱賀非以是爲卿大夫階邪喬子曰士志在樹大勲德以不朽于世非卿大夫則其志難行然非爲黃金駟馬謀富厚計也不然何以與市人異也市人者居貨轉生息以金多雄于邑里足矣士則日日誦先王談仁義常恐不能修

身化民也自教之衰也士乃棄先王仁義不務而務  
爲名高甚則又不務名高顧日夜逐貨利不休則亦  
市里傭販者類矣至其機械僂媚之術即市里人尚  
恥爲之故今人聞說學徒無不群指而非笑者嗟乎  
士修之家且壞于官蓋終始者難也乃今下修之家  
矣及爲卿大夫能保其不爲富厚計邪 國家隆廩  
餼復繇役以禮天下之士而士顧名實卑卑若此于  
是有司者亦遂以學校爲輕余蓋慨然傷焉而先是  
倡議者援 國初故事欲薦辟與科貢並行斯非厭  
學徒而矯世之意與事雖寢不行而憫時識治者多  
是其議乃士率漫然而莫省也何哉昔董生有言正  
其誼不謀其利古今以爲士則也爲語李生自今師  
董生可也而余何能益李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冊  
卷  
二

三  
三

丘隅集卷之十二

記

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守平原功大故祠祀平原當時義烈終蔡州也乃蔡州人又祠祀焉而琅邪祠則又以文獻故里也歸德故無魯公祠歸德祠則建自今御史王公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也始王公視事歸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地也有八閩齋會報德記石幢云

校羽喬世寧景叔著

記蓋顏魯公謨書在故開元廢寺中寺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禁嚴乃亦毀其半以應詔使而後刺史崔倬者復訪其摹本補刻焉倬刻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崔之辨云王公既闕武歸乃遍廢寺下觀焉而叅政喬世寧僉事賈樞郭惟清都指揮韓璽從之見所爲石幢者柱形八面頂如覆釜顧材製特異而魯公又詞翰並佳王公曰斯亦可謂郡中三絕矣已乃讀其記則宋州刺史徐向率屬吏父老爲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建也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此其

恩德宋州者甚大故方其寢疾也而宋州將吏爲作八關齋會云公乃又顧歎曰八關者蓋佛氏戒規也而飯僧懺悔事不雅馴不足傳于後世後世學士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乎魯公以風節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意豈所謂掇華棄實者邪宜以廢寺爲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逢吉將事而命世寧爲記世寧徘徊石幢下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邪往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平原睢陽耳當其時北

招河朔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歎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邪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也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招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皆魯公所遺也而郡祀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遣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亮經略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希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高焉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邪即靈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獨歸德也

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石幢舊覆以亭亭北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稍存八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王公至至即改設魯公主令春秋祀焉乃儀典則稱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顏魯公祠蓋帑無費金民不知後而表忠顯義施于後世固激揚之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魯公嘗爲御史而王公亦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此其志蓋深有合也公名楠山東德州人嘉靖三十年五月望日舉祠事六月朔

日記

武昌重修石堤記

武昌地最卑下蓋漢之委而江之匯也今江水東撼武昌西距漢陽相去只三四里也故江束而狹狹則水激勢怒故岝易崩落國初時水去城尚里許其後岝日益崩遠者數十丈近十餘丈或數丈且為城患矣成化初撫按會請于上始作石堤至正德末堤漸壞鎮守太監再修之皆有記至嘉靖十一年堤益大壞水去城益近撫按又會奏修焉計所費七千四百金事下有司十五年而工莫就然有司固歲歲

舉事也工半而水至即以半棄而黃岡黃陂歲派堤夫六百名亦自以為常役云嘉靖二十七年林公雲同以巡撫至顧歎曰安有興大工十五年不休者邪此豈獨大江為厲哉亦官厲吾民耳既備覽故牘則又歎曰堤久不成者以人無專責而役或後時也于是特檄水利副使沈愷而指授曰交春即起工必嚴以賞罰定以規格限以時月而沈子則條堤政七事林公盡采用之于是沈子果以二十八年初春起工以武昌同知曾才漢督理而指揮以下各度地分工

盡罷諸堤夫令屯丁民壯與倉夫爲之皆計日給食  
沈子曰兩至堤上林公三數日輒親往視焉是年七  
月堤工成林公行堤上喜歎曰嗟壯哉屹如山如城  
矣且十餘年之工成于數月嗟諸官徒良苦矣乃以  
禮幣表異沈子又嘉獎曾才漢與諸指揮以下已又  
給賞夫匠各有差堤起平湖門閘口歷觀音閣北抵  
漢陽門高三丈濶一丈五尺新修者十八修舊者十  
二費僅一千二百金嗟乎當事者豈不以人哉覈功  
計費余蓋深慨焉往正德時太監括民財爲之即不

費帑金然不能無少橫云成化時費三萬餘金米一  
萬三千石蓋工最鉅或首事者難也今工半成化時  
而所費則二十之一嗟乎當事者豈不以人哉此武  
昌千百世之澤也父老請余紀功實與諸法理之事  
以詔後來武昌守楊賢伐石刻之堤政七事與督工  
指揮以下載諸碑陰

### 懷坡亭記

亭在武昌縣郭外西山之麓初名九曲亭蓋宋蘇子  
瞻謫黃時作也其弟子由爲之記記與赤壁賦並傳



而亭廢久矣亭旁故有孫權宮又有試劍石又東有  
庾公樓皆三國時故蹟也曩余泛舟武昌登盤龍磯  
以望西山則見長江蜿蜒蜿蜒而來兩峰秀結嘉樹  
鬱蒼雲氣冉冉墮山水間令人意興超忽未嘗不想  
昔遊之勝而歎九曲之蕪也今年蜀人劉子起宗自  
諫院落職量移武昌再既行縣至武昌則數遊西  
山因讀子由記乃始知九曲所在謂高賢名跡不可  
令湮滅無聞也乃議復亭焉而武昌人好事者曰嚴  
漢節又出貲佐之亭既成劉子觀之慨然興懷焉曰

予與子瞻皆蜀產也又皆以侍從謫此况其所遊覽  
故蹟也予故慨然興懷焉遂改題曰懷坡亭而謂同  
年友喬子曰子干起宗爲異姓子由子宜爲懷坡亭  
記喬子曰子之懷坡也或以出處升沉者同也然感  
遇者跡也憂樂者情也子之情則與東坡子異矣往  
東坡子謫黃也蓋以詩受禍云當其時雖放浪江山  
橫睨宇宙而傷讒畏譏意不能無隱憂云今子偶以  
言事外謫未幾即量移武昌今又遷南工部王事行  
且名子矣子之訪九曲也真可謂達觀曠跡條然自

五附錄卷之二  
樂矣非復寬愁釋怨諧世遣時者比也故曰子之情則與東坡子異矣或曰劉子是舉也章表故聞思觀前詰厚之道也若是則孫氏宮試劍石庾公樓皆可繫今昔之懷昭是非之鑑乃劉子若未嘗聞者何也蓋重夫文章節義之士也重文章節義之士故表其亭想見其人不然亭與孫氏宮試劍石庾公樓俱蕪沒沙莽間誰復知者此謂亭以人傳而劉子之懷坡蓋非以出處升沉故也劉子好古文辭而又以直聲動海內人以爲今之子瞻也故其所嘉尚若此云亭

作于嘉靖二十八年夏六月秋八月望日記

學古書院重修記

元時三原人李子敬建學古書院延處士程悅古教授邑中子弟此豈有官府督令哉若子敬者可謂好義慕古高人也及元末書院廢矣明興至弘治初始復正德間再修各有記頃嘉靖乙卯地大震書院盡傾歲丁巳縣丞張九功盡修焉諸費以贖金用官徒力作畚休之君子以爲義舉也諸生三十餘人請喬子爲記且問學焉喬子曰余鄙人也不足以論學

今諸生日遊學古書院即思所謂學古者足矣且今人作陶冶宮室衣服器械者則必命工師按圖經而後舉事以古法弗可廢也而况于學乎夫自墳典以來聖哲之言行勛業具在也士舍此更何師矣顧今學者弗察也彼見上世敦貞一遺器必且重購珍玩以誇示人人或稍窺六書法意間能擬古文辭者益以才藝自多雄視宇內矣乃名行卑卑不自期于古人且或世俗人弗若也是何貴藝賤身若此哉然彼且盛容服飾辨說以高銜世俗自以爲古人古人云而逃稱古昔誦法先王者又泥經違時不究當世之故人亦謂遠于事實也故君子流覽廣聞不法常可觀世叅變不師已事要之以合道軌宜人情爲務此學古之士所以究天人而用經術之方也故學不博古者謂之陋不通今者謂之固諸生能免于陋且固也斯可矣

石經記

今西安府學孔廟後有故石刻九經論語爾雅孝經及張叅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諸書余頃購摹

諸石本命工裝帖時一披覽然亦間有殘闕模糊者  
蓋歲久遭變故多也及讀宋黎持記乃知石經舊在  
務本坊自韓建築新城遂棄之野朱梁時劉鄩用幕  
更尹玉羽請遷置唐尚書省之西隅至宋元祐中汲  
郡呂公始遷今府學地云帖不著書者姓氏歐陽脩  
集古錄千卷不知何以闕此世或謂蔡邕書或謂歐  
陽詢書然諸載記皆謂邕以八分書刻石經五經文  
字敘又曰邕備六體書今石經蓋今文隸書一體耳  
足明其非邕書矣石經篇目皆依註疏本定次獨禮

記首月令次曲禮與註疏異者蓋因明皇刪定月令  
故特尊明皇而純字又爲憲宗諱也詢當武德貞觀  
間安得預尊明皇預爲憲宗諱邪故據唐諱知爲唐  
人書無疑即以指爲歐陽詢者非也唐制置書學博  
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時所謂石經者蓋指邕所  
傳字法以校正書學耳乃其石則張叅曰遭離變難  
鮮有存者竊意存者亦未必西徙關中也舊唐書載  
文宗開成時鄭覃請于太學創立石經如東漢故事  
已即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而文宗又命唐玄度

覆定字體則今石經蓋自文宗時刊定云綜其書蓋  
雜集數人成之唐書以爲違棄師法蕪累不足觀然  
要亦非近世可及其佳者即虞褚歐薛之遺意也顧  
獨無孟子余猶以爲石經之闕云或有之而後來湮  
滅也不然則真當時之陋也竊歎今世文可謂極盛  
矣乃書學不嚴踵外襲誤轉相授習至老不知何論  
僻鄉下士即通都世家率不免斯陋豈非教令踈濶  
然哉謂宜校理成書梓行學官令時時據式攷成歲  
一之即不責其精工然不至承沿訛謬失其本真  
亦足彰一代同文之治矣若補刻孟子以成十三經  
全書又儒林盛事也自開成至今七百年顧獨無及  
此者何也

丘隅集卷十二



丘隅集卷之十三

後祠喬世寧景叔著

碑

漳川書院田碑

廣平故有漳川書院顧歲久教令弛士亦不聚有司者遂藉爲傳舍所矣瞿大夫始至問郡中故實乃知有書院者已即顧歎曰昔文翁以文學開蜀蓋始事者難云况此故書院也顧令荒棄若此又安望慮始興事爲也茲非守土者之陋哉乃即修復書院已焉

群府縣諸生俊茂者肄習其中以成安學官韓爵者  
主之大夫又時時爲指授經義課其藝業而加策勵  
焉是時士所需諸費皆取給大夫大夫曰及吾可以  
常給然恐後來者難繼也將書院不又廢乎于是以  
贖金易民田名曰書院贍田令佃人輸租供費租別  
爲貯所出入皆有籍歲終則按籍覈焉諸計畫詳備  
可謂書院長計矣往余聞書院田盛者蓋稱白鹿岳  
麓睢陽石鼓云然猶異代不論近時大梁長安二書  
院亦有田士即多有興者且廣平今股肱郡也士故

多奇偉瑰異者又得倡導而優養之當益多彬彬文  
武之材矣大夫佐興太平者此其具乎諸士其無負  
大夫也往書院廢也固曰無田士不聚或亦徒聚而  
寡異效故遂爲俗吏口實也即白鹿岳麓諸學約固  
善聚者然余則以爲其意可師其條目可略何也士  
期于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已矣其執途不必盡  
同也亦慮夫好名慕高而躬行者鮮也又古今諸書  
院皆有祀漳川不言何祀疑始議者闕略也此非可  
以義起者邪大夫與諸士攷論其人亦尚友砥行之



準也大夫名晟楚黃梅人曩余督學時蓋盛稱爲名  
士今果用教化爲務信儒效哉信儒效哉田成于嘉  
靖三十九年大夫致書請余紀田事余于是敘次爲  
碑又系之以銘以風勸諸士田阡陌疆至佃人姓名  
與歲入租數則刻載碑陰令漳川與白鹿岳麓者並  
流傳萬世云銘曰 明興八世熙運益昌遐哉功令  
施及殊方矧茲畿輔寔近耿光文武作人風沛以颺  
大夫秉虔夙夜對揚群彼髦士益簡厥良有田有止  
士亦樂只既富方穀經訓有以來遊來修咨爾庶士

大夫是承皇建有極是訓是行若彼稽田義釋仁耕  
亦既服勤逢時彙征以吡社稷以殖爾名誰其培之  
大夫之功言念大夫漳水維東

### 耀州修城碑

江侯始至耀州即修州城工始于嘉靖戊午二月越  
明年己未四月工乃底成諸父老時時顧歎曰嗟壯  
哉金湯之喻在是矣是千百年防禦計乎于是屬喬  
子碑焉夫是城也 國初蓋蕩焉墟矣頃得甄記蓋  
高侯永登者始築云事在洪武三十年繼修者景泰

初則李侯芳成化中則鄧侯真嘉靖中則周侯廷傑  
鄧之前天下無事城無患低薄周侯時會虜警至乃  
稍修故城又作石堤東城下有功然壯固猶未也自  
虜入上郡也守臣益特重城事乃叅政趙公閱城焉  
而危焉歎焉于是力主修之會江侯來乃集父老百  
姓議城事曰是城也趙公為州人長久計也又其事  
本督撫自朝議下者吾何敢不力顧今百姓困極  
矣又丁夫不習版築勾稽擾而功效鮮往事又足鑒  
矣今計惟議協濟募土工云計募工顧直當丁夫自

費者少半耳乃議州以千夫夫輸米一石芻十束實  
平協以千夫夫輸一金百姓聞其不妨農又不重費  
錢也無不謹呼稱便者乃遂條畫上之趙公大嘉歎  
稱焉即為具白都御史殷公御史崔公皆報曰可侯  
方布令申諭趣辦顧直而應募至者即數百千人乃  
約以度工授金標示法式既卜日肇事以督工官六  
人分工守視即其所廬焉侯則晨夕必再至有公事  
出則必至即大風雨不輟五日則一犒焉于是城者  
大奮築益堅無何城迤邐起侯即令繕陴濬隍陴盡

覆以甃又甃作水道百餘令旁下而走水已又曰門者城之大觀也今獨南門修自李侯廷寶者已建樓其上矣乃北門顧不樓又東西門無覆屋下隘不行車此何以威遠示雄武哉乃大修北西東三門東門又易民地通直道焉四門故無名亦爲題名刻之門上侯始議城費也率裁損以請其顧直不足者蓋二百緡後見東城土沙礫取河東土始就又增顧直百五十緡又益以隄與水道四門雜費皆始議未及者所自處蓋七百餘緡諸器具無一煩民者而出納又

不經吏胥故制用有紀民不知勞諸法理始末皆可  
以風告官守逖垂政模也自昔稱治官如家者僅此  
見云是城也周一千丈餘高厚視故城增三之一今  
高至三丈上廣半之繩直峻削望之巖巖而巉巉即  
虜患可永永無虞矣城至今百六十餘年大動衆修  
者四至其補葺崩損則又無歲不城矣州人歲苦城  
事乃今始一舉永佚也今有司率用虛恢取名遇大  
事率以勞費委避不則因以自殖或又計畫草略浪  
費而寡效余蓋歎成事之難也如侯者是才與誠合

者非邪侯用情能附民何事不可濟哉喬子用父老  
歌頌意紀實爲碑而系之銘碑成于己未六月樹之  
雍門下亭焉雍門者南門也喬子曰州在唐宋盛時  
蓋有子城羅城云然高厚猶不逮今城是碑也余自  
謂無媿辭焉侯名從春莆田人銘曰 昔在三輔校  
羽開疆率彼沮漆有鳳其祥北地北雍代易靡常顧  
茲形勝厥維鉅防元季草昧城覆于隍 明興啓運  
守在四荒屬時承平經制陳常義遵耀德設險未遑  
戎生之後患胡與羗守臣有令慎我封疆我侯夙戒

于役皇皇爰按丁籍爰度廣長爰募徒傭爰儲糗糧  
厥既得請卜日辰良千夫丕奮既鍾既筐既靡夙夜  
厥工乃昌亦既高深允矣金湯爰暨四門益賁以光  
爰錫嘉名以永觀望維茲城事侯計寔長專城有命  
奠我西邦農武並修可使富强 天子萬年民用樂  
康大夫庶姓頌言載颺城寔不朽侯澤無疆綿千萬  
祀繹思勿忘

耀州修學碑

州學自弘治乙卯之後不修者六十餘年頃又以地

震故乃日益傾敝然有司卒未有處也始 皇上頒  
敬一箴也令學校皆建亭刻石當其時顧刻置後講  
堂壁上而永樂中頒賜經史 御製諸書久亦未有  
閣藏皆非所以示尊崇而廣風教也又郡視古之侯  
國制宜有泮池顧亦二百年未有舉者君子蓋有道  
化之慨云江侯至即議修舉會城事急未遑也城既  
畢乃即撤故講堂建 敬一亭亭後建尊經閣已乃  
修明倫堂與齋廡二門已又作泮池引城渠水注之  
池南又特建石坊堂基增數尺閣基高與城齊今升

堂即望見南山登閣則四望益遠學至是益恢廓壯  
麗飾觀美學創自魏侯必興鄧侯真任侯奎皆嘗一  
修而鉅麗則自今江侯何論關中即以稱于海內不  
麗也今海內學宮十九壞不修而有司日益視為故  
常將遂盡廢弗理邪余于是特重江侯也先是鄉賢  
名宦同祠自侯始各建祠祀之又石刻科貢題名又  
歸復廟學前隙地改闢學垣改建射圃廳事皆足啓  
觀望而作士氣也今且購經史諸籍貯之閣以遺後  
來其指意蓋閎遠矣自昔歌頌循良者率用學校爲

辭即文翁殷衰李燮者不可見邪以古揆今侯當頌  
說無窮也郡中文獻蓋自是復興乎余昔撰州志也  
見前代文獻盛矣其大者傅祗梁祚令狐德棻柳公  
綽仲郢賈隱林諸人其忠義勛伐今萬世流傳矣唐  
史表宰相僅百家而柳令二家並載表中宋進士可  
攷者尚數十百人南渡以來顧漸不如昔豈山川異  
邪將率作者無人也余蓋慨然歎焉侯斯舉也無亦  
發地靈而宣人文者非邪余故曰文獻當從此復也  
諸往來見者輒嘉歎稱傳道路轉相語以去彼誠亦

慕義嚮風也而况于士乎士時時遊學宮沐教澤深  
矣其名行當愈自立也即盡如傅柳諸人余猶曰儒  
行未極也或且傳柳諸人弗若者則何以稱此學哉  
是役也始嘉靖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年七月蓋自  
以罰贖充費力則用班夫爲之故官帑無損民無加  
後茲不可爲興事者鑑哉于是學正張國恩訓導楊  
瀾楊弋率諸生來請紀學事而吏目孫喻爲具碑

喬氏糾宗碑

嘉靖四十年喬子用族議譔糾宗碑或曰宗可糾乎

宗者大繼祖而小繼禰者也即支屬日益踈遠然其始一人之身也故先王以敦睦爲訓蓋其分主恩而其道尚愛也故于法且得容隱而稍涉徑情者即謂之越禮今直曰糾者何哉喬子曰糾者救也謂救其失也一曰究也又合也究倫理之故而聯屬之也又其字從絲則又有繩約綱紀之義矣故敦睦非糾不能糾者所以成其敦睦者也是先王之所爲教也曰糾行于卑幼可矣顧槩施于尊長義乎曰繩愆糾謬言臣之事君也即施之族長奚過哉曰然則何不行

宗法曰今非世卿大夫勢不行也曰糾用碑者古有之乎曰用碑非古也自唐柳氏始也柳氏以家訓名世當其時既著之訓又佐之碑用以昭厚道且識不忘也故吾鄉稱文獻故家必曰柳氏柳氏余蓋竊慕效焉曰萬石君何以不碑曰彼不言而躬行者而余非其人也故糾以全愛碑以傳達以是厚彝倫而倡禮俗亦吾大夫里居者事也曰糾約必柳氏師乎曰柳氏就門閥爲訓吾未能盡師師其意而已矣曰何以師其意也曰立身正家睦族厚鄉四者人事之大

者也能時相規正令不詭于禮道即此可以師柳氏  
矣是糾宗之指也誠若是則無論保業亦興宗昌後  
之具也曰糾何以不爲期也曰期者以宴集者也亦  
爲地遠分踈者設也吾族朝夕相見者今約以有美  
思成有過思糾有事則相與諮議非酒食聚者何期  
也曰碑樹之義門下何也曰義門者吾先世行仁義  
之報也語在族譜世傳中令子孫顧諟而深念之亦  
教之孝弟之義也糾凡四約其事目二十有八  
一立身作業以孝弟力田存心以勤儉忠厚有信

行則大事可集擇交遊則緩急可恃施人不  
望報則陰德積濟事不惜費則善行多

二正家室無私言則兄弟和妻無妬惡則嗣息廣  
別內外則閨門正量出入則費用節不溺愛  
則子孫賢不異財則生計厚

三睦族助婚喪則人知孝敬卹孤獨則族無流移  
宴會有禮則酒失少家事任長則教令齊不  
詬訾則不毀先人不奢蕩則不敗成業重倫  
次則禮度恭崇節義則風俗厚



四厚鄉尊高年則孝與恤流寓則仁廣耕讓畔則  
禮俗作坐讓席則賓會嘉忍小忿則訟端息  
戒多言則後悔寡言與其屈乎人寧屈乎已  
行與其便乎已寧便乎人

丘隅集卷十三

丘隅集

卷十四之卷十五

墓碑九篇

志八篇

五册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丘隅集卷之十四

碑

王立菴墓碑

公名億字本一號立菴子上世故清源人金元時徙  
洪洞有為劍南廉訪使者失其諱廉訪公生五子會  
兵起分散其長子清負廉訪公畫像避匿終南山谷  
中後遂家鳳翔太尉里故今為太尉里人清善陰陽  
家傳至其孫福皆陰陽正術福生瑛應辟為漢州判

殺羽喬北寧景叔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瑛生澤澤生公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始贈君隨侍漢州時以謀勇著蜀漢中後應辟平蜀盜功首都御史奏擬衛鎮撫乃漢州公恐子孫不歸也乃令辭鎮撫止受賞五百金而歸歸輒散其金親故不治產久之家益貧至公爲諸生時貧甚不自給公益感憤讀書乃遂舉弘治乙卯鄉試至己未再舉進士不第以乙榜爲樂平訓導乙丑乃登進士第明年正德丙寅授閩鄉令閩鄉故衝罷邑也會又多中貴人往來百姓患苦之公乃裁抑中貴人中貴人無敢橫者于

是役費省縣稱大治二年以太安人憂歸服除補濬縣甫數月濬縣又治未幾又有贈君之憂丙子服除升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升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至值武廟南巡都御史以公迎駕臨清都御史多倚賴焉明年分巡遼東是時太監于喜鎮守遼東往僉事見太監禮與都御史等而喜又怙寵詩謾者公見輒踊道入上坐抗禮喜始怒公已憚公清直卒讓之已又自閱實邊備有功都御史聞于 上升俸一級賜衣一襲銀二十兩無何又以平泰山礦盜賜衣一襲銀

十兩語在行邊平寇紀中嘉靖甲申升河南布政司  
叅議丙戌督餉 京師京師有張舉者太監忠之弟  
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升革罷而驕縱豪奪  
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舍人攬河南歲餉侵沒至  
數萬金舍人匿舉所不出舉出入侍衛甚盛人莫敢  
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即租無完期也乃召  
集諸吏卒束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首觸地謝無狀  
死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乃復榜  
笞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死獄中于

是太監忠欲以死讎公而舉又善武定侯郭勛勛又  
嘗覬公公不受怨之至是勛與忠王令舉家奏公奏  
上 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遼上書白叅議無  
罪及言刑部不即具獄部尚書趙鑑意有觀望宜罪  
之會鑑奏獄當公無罪 上怒鑑遂罷之而再下部  
議部再執叅議無罪罪止輸薪于是 上罪刑部各  
罰俸有差竟以中 旨謫公戍海南衛終身于是  
京師目公爲戇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稱王  
叅議王叅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 上言請

環公戍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靖辛卯始赦歸鄉里嗟乎士平居不論涉世變故乃見風節李膺破柱事人至今稱焉以公加諸張舉者其風奇蓋親覩焉是時兩校尉在傍而公且留客講書史不輟講罷就繁顏色不動顧家人無一私語此其度視生死富貴何有哉是可以任疆陲託社稷之寄者顧擯廢終身以死君子蓋喟然歎息焉公受經按察使李木菴先生木菴質任簡默而公負氣剛毅然質

用廉高終不慮其子孫故鳳翔稱賢大夫二人焉余不及見木菴然數侍公千里第覩記公行業甚多不盡著著其大節若此蓋皆關國體者云公卒嘉靖二十九年壽八十有四以卒之年癸三岔山麓從贈君之次與其配李安人合焉生五男子長士陰陽正術次心次田次字季子完辛卯舉人孫男子十有三人公楷書類歐陽詢大書益善今完能傳其書法自完與余善余家蓋多藏王氏書云完述公行實來請碑于是作立菴墓碑銘曰 成父賜氏清源宗彊聿來

洪洞廩訪以昌陰陽中屯齋于鳳翔猗漢州公家以  
再隆贈君桓武却千戶封覃澤孔殷公乃嗣起聖彼  
驕人爰張國紀訾訾者驕置公南鄙惟天佑純還復  
而里爾身中蹶爾名曷燬亦既壽康又多男子既多  
且賢季寔洵美孫曾林林華且實矣有丘山阿公其  
樂只

劉將軍墓碑

將軍名翽字大升故安陸衛指揮使也至 今上起  
安陸安陸更名曰承天將軍遂爲承天衛指揮其先

鳳陽定遠人始祖興洪武初有戰功授百戶尋升千  
戶事載家傳中興生震震遇加恩至六安衛指揮僉  
事而興遂葬六安震後調沔陽已又改安陸故遂家  
安陸永樂中官至交趾都司都指揮僉事震生剛襲  
除交州衛宣德中復安陸剛生憲憲生端皆襲指揮  
端生澤弘治時征貴州都清升同知後又征湖廣武  
靖升指揮使澤生子六人長即將軍襲父職將軍善  
計畫有度性至孝幼失母撫于庶祖母馬氏事馬氏  
無異于生母待諸弟尤慈惠寬讓唯祠堂祭田自主

之諸貲產盡分給諸弟諸弟以所分過當不敢取將軍曰吾以長故得襲官所得祖父產孰與仲多竟讓之正德庚午主衛巡捕盜賊息已又主屯政撫按數稱其廉平至 今上迎 聖母入京也諸供億治具率責辦將軍將軍令事事備又不勞擾一時尤以爲難云先是衛士歲戍廣西道靖諸邊多以瘴癘死不歸將軍力白諸上官自爲疏奏上曰臣聞古者遣戍不過千里非徒閔其勞役且令水土習也今承天去廣西蓋遠數千里也彼山川瘴癘之氣中者輒死即

不死亦十九黃病不任干戈此何益廣西也故人言戍廣西者軍半至又曰寧下火谿無投廣西臣甚閔焉况承天又山陵宮闕所在也以視廣西重輕不可同日而語矣顧內踈山陵之防而張虛戍于數千里之外是內外兩失而徒耗籍伍也臣竊以爲非計願著令罷廣西之戍一意山陵厚爲根本之慮且示天下以寬仁也 上覽奏深然之遂令衛士罷戍廣西于是人人感恩泣下以爲將軍生我也嘉靖十六年以病休長子珮襲官十八年承天置興都留守司二



十五年珮遷興都留守二十六年將軍得 誥封昭  
勇將軍二十七年八月卒壽七十有五生三男子長  
即留守君配孫氏出側室陶氏生環嚴氏生璠孫男  
子二諂謨葵以二十八年正月墓在城東山下蓋劉  
氏自震以下皆葬安陸銘曰 興建武功肇自定遠  
震昌厥伐安陸斯顯剛憲端澤爰稱世家昭勇繼業  
懋德維嘉分財讓弟聲名棣華抗章 天子還戍萬  
里掩骸路側人亦樂以孰謂今人占人與伍三子翽  
翽珮也如虎於萬斯年比仲山甫

○封郎中薛長公墓碑

薛長公者渭南人其先世有曰祐者不知傳幾世而  
有古成古成生寬寬徙今酒西生迪迪生耆老公文  
英文英生四子而長公第一嘉靖三十年六月長公  
卒壽七十六歲生二子長騰霄涿鹿驛丞次騰蛟山  
西副使往副使君官南都也世寧蓋同部云以是習  
聞長公後世寧數過渭南則又數候公酒西里第私  
謂公長厚仁德宜有副使君也乃今不可復見矣公  
既葬數年副使君狀公行實以世寧謨墓道碑按狀

公名瓘字宗玉善事父母時時能鄉其意樂之處諸第終身欣如也遇里中少長人人問飲食問起居狀久立不能去于是里中各自以爲長公親已每見人困阨即又能傾財振之人以是益多長公公少學書不成乃棄去爲承差後除邾城驛丞驛丞官故冗微人罕自振者公獨用廉高六年升莒州千戶所吏目無何以母憂歸既服闋公念父老不治行父趣之曰汝行矣無念吾老公猶遷延弗忍行已又數趣之曰汝行矣無念吾老吾以汝官爲樂也公踰年乃始行

補任保寧千戶所所官多豪縱爲姦見公頗易之公按諸所官姦利事有狀諸所官人人憚公卒與結驩厚遇之莫敢不法者上官以爲能令署通江縣事通江小又山僻其豪家威重于縣令事嘗廢格不行公且按治諸豪家諸豪家即伏聽守法縣乃大治于是名著保寧居二年以父憂歸遂棄官不就後副使君舉進士歷官郎中以郎中致績得封公如其官頃之副使君升僉事四川欲迎公四川公不聽公乃爲書遺副使君曰爾不記爾祖謂我言邪當是時我官

一吏目其功澤能幾也爾祖猶命我亟就此官爾今  
爲僉事矣其施濟不百倍于吏目哉苟功澤加于百  
姓令萬人頌說并及于我我奚所不樂矣即終日依  
戀作兒女子態吾何樂焉乃副使君固私憂之會有  
言長公病風者副使君即䟽上乞休未得報而公訃  
至矣嗟嗟傷哉始副使君知長治公如長治自入官  
舍竟去長治時未嘗對卒吏人一語猶謂有司體如  
是此副使君官南都公又如南都南都巨麗甲天下  
部官又無與有司事故仕者父兄率遊覽爲樂或以  
請長公公竟固謝不往此其意未嘗不爲副使君也  
即古稱醇謹者何以加哉銘曰 身修儒行不儒名  
官不辭卑治有聲季子岷興揚父名維皇錫命天錫  
齡年榮並茂德之徵豐原一丘清渭縈世萬有聞視  
斯銘

○ 太微張公墓碑

嘉靖丙辰太微張公卒其子車將以明年丁巳葬公  
城南祖父墓次乃謁余北丘下而涕泣言曰父病革  
也命車曰吾墓碑則以三石喬子余聞之潛然淚下

已而歎曰關中斯文之阨何至斯極也往年康修撰  
海卒無何呂侍郎柙王檢討九思又相繼卒海內學  
士共悲之頃者韓尚書邦奇馬光祿理王祭酒維楨  
又同以地震卒乃今又聞公訃矣余何忍書公碑顧  
自惟知公久又何忍不碑公名治道字孟獨嘗遊終  
南山登太微峰樂之乃後意常以太微遂自號太微  
山人上世故長安人國初徙杜陵長公者始徙城  
中長公生次公公生通通配高氏生公公兒戲時  
即能爲羣兒長能督約羣兒嘗從大父觀碁觀數次

即從旁指畫勝負率奇中人即大異之稍長父命之  
商公顧好書不好商乃就鄉校師學書始授讀即穎  
記絕人已乃就偶山田先生受朱氏詩未幾即又善  
說詩爲諸生其文辭率試高等又嫻于詩賦議論如  
懸河而性剛氣豪慕義尚奇節一時諸生咸推先畏  
服之正德癸酉舉于鄉甲戌登進士第授長垣令三  
年以治行中科道選徵入會都御史怒公不面辭輒  
論公任情法過嚴乃僅授刑部主事人咸爲絀之公  
與部僚薛蕙劉儲秀胡侍約爲詩會並以詩名都下

都下稱西翰林然公意不樂于官矣會又夢其母病乃即上疏引疾歸歸二年當攷察期御史又拾掇都御史言論公落職人益爲公紕之公自以志業不伸遂棄官不就乃一意讀書爲文章尤好杜工部詩與秦漢人文其始詩學杜擬爲之久之句意體裁無弗杜者文復氣雄語質當于事實即不定擬秦漢何人然唐以下無師焉與王檢討康修撰一見語合乃數與縱論詩文又數與遨遊終南鄜杜間遇山水勝處輒命酒歌吟賦詩立就或語及古今天人之際至浩

溲閱肆時人莫測也時薛蕙在吏部望公就官公爲書固謝之已而侍郎霍韜御史郭登庸又皆欲薦起公公又固止竟不復出往公在長垣時諸上官令不便者輒請更令或上官重更令輒抗議執請不顧避邑故多豪強爲民害者乃按捕諸大豪論死者十餘人已又修長垣城修孔廟增學舍改佛寺爲子路祠至其條馬政事與止塞黃河決口上官未盡施用後利害卒如所指陳人至今稱焉公始去長垣人爲立去思碑後九年又就爛柯臺祠祀公以公之才識使

得究其施即古將相之業奚足道哉顧獨以才高語直爲時大忌又自負不能下人年甫三十餘而歸比卒時年七十歲矣家居者幾四十年竟以一主事終身君子蓋有蒼生之憾云公好面折人率不避尊貴人與交謹甚者其獎稱人善亦無問識不識率擊節嘉歎又亟欲表揚即不能即著爲詩文傳焉又喜汲引諸生遇有絀辱即白上官爲直之以倡士氣人始皆憚公遠之已見其益也又率來親敬公乃公益自信不移也所著太微前集後集嘉靖集少陵志長垣

志凡數十卷諸時事邊情里俗吏治具見其中可以覽觀古今得失之故所謂詩史者不在是哉始高氏孕公時夢一僧持綵筆授之及誕夕又夢焉占曰文明之兆也以今觀公信矣信矣公始配田氏繼陳氏卞氏卞氏生一子即車也舉嘉靖壬子鄉試銘曰公才崛興位奚不崇豈乏明時而以廢終如弦之直人誰與容人謂公絀公曰志行既長于詩亦以文雄我道如是天壤焉窮夙也慕古追惟少陵大雅繼作轂跡攸同子車駿發嗣厥德聲刻文碑石以永公名

○馬谿田先生墓碑

谿田先生與涇野呂先生並起弘治中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其言蓋各有見云涇野仕至南禮部侍郎先生南北光祿卿皆莫究其用然皆以學行並稱大儒當世推尊焉嘉靖乙卯先生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矣其慘戚安忍言哉嗟乎天胡不佑不遺壽者世寧蓋重有斯文之歎云先生姓馬氏三原人名理字伯循號谿田海內稱谿田先

生云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先生幼即敏慧即醇雅如成人稍長即稱說先王則古昔弱冠時業已究五經指義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康僖公大器異之于是得盡覽王氏家藏書又以王氏父子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而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一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會楊文襄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對山呂涇野大奇之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聲稱

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入京，乃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呂涇野、崔後渠、何柏齋、羅整菴先生。呂崔在太學同舍者五年。何羅則吏部時相與者。于是學日益純，詩文益典厚。中道盛傳，縉紳中所在學者多從之。遊漁石唐公爲建岷峨精舍，四方學徒就講者益多。至令門人轉相授習，故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王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

關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云正德甲戌授稽勲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攷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負外郎，尋遷稽勲攷功郎中。丁亥遷南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光祿至，即引年致仕。歸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後渠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爲確論。云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



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  
官使人嘉歎以去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  
書諫 蓋皇巡遊者二後次伏闕諍益力郎中時寢  
莊釋之奏即執政者爲言亦不從攷察則力罷彭澤  
又力主魏校蕭鳴鳳爲正臣卒不改官時彭爲執政  
所庇魏與蕭則被劾調用者先生竟以公論持之至  
今稱真攷功云先生仕不久又不當大任故政業概  
見者若斯然皆正議直道大者亦足覘功業所至矣  
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致仕後名益重縉紳過

訪與海內求詩文者先生日應爾不倦與門生日講  
經義縉紳至則究論時事遇鄉人則談稼穡隨事因  
問各有開益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  
願得先生親書先生年八十猶能燈下作細字篆隸  
精超古法自成一家學士家無不珍重藏之所著四  
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  
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通志刻省司  
贊義刻大梁餘藁其子希古者藏焉希古以世寧謨  
先生墓碑自世寧得侍先生見先生不談佛老不觀

非聖人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至其稽古論治又實有文武之具矣私以爲古之醇儒佐帝王者乃今曷可得見也先生家世詳墓志中不復著著其學術所自令後世知關中自橫渠之後蓋有先生與涇野先生云先生官三品故事得請卹典故不敢私謚先生銘曰 雍古隩區聖哲肇茲去聖云遠學益多岐詞豈不華于道遠而公與涇野倡道明時追惟絕學橫渠是師人有扣者足慰渴飢志在中行名播遐夷仕以殉道行屹言

危道苟弗伸輒疏以辭許身則清莫究厥施身退道亨作世著龜國有老成元化攸毗乙卯降割地坼其維哲人萎矣云胡不悲實慟承學匪哭予私名山有書與日星垂賢軌聖塗茲實啟之清河北曲有塚纍纍玄室既扃繫牲有碑鐫詞誅德世萬有知

贈太僕少卿許公墓碑

許公者咸寧人也名鉉字鳴遠中丞君宗魯之父也始中丞君官御史得贈公御史其配孫氏封孺人後爲太僕寺卿也則又加贈公太僕卿孫進封恭人云

公少時習諸生業而父故業商也是時父老倦遊諸  
家人事顧獨累公又三幼弟望公立公以是罷學商  
淮揚間乃其志固好書慕義也每見諸經史書即重  
購善本身致書千卷以遺其弟若子而時自督教之  
曰我以家累罷學然未嘗不悲憤歎息焉若等其無  
忘我志矣弘治辛酉公在淮南聞弟錫舉于鄉踴躍  
喜甚曰弟果成我志矣于是盛供張治具日集賀客  
爲樂客皆傾慕嘉歎曰今而後知積書愈于積金也  
居無何即病歸歸久之病轉篤孫恭人泣問遺言公

曰但令兒輩讀書更何遺言也終不及家事當垂絕  
永訣之際誰不計戀山宅貲產者而公言若此其志  
意蓋閑遠矣性尤篤孝即遠出然歲時數歸省父母  
母李氏嗜魚則又數致嘉魚佐供具又數爲寄遺不  
絕身治生三十年即寸帛一錢無私者性又纖儉挾  
厚貲遊名都而身自奉如寒士自製一衣物必先父  
母必與三弟者均每事不執已見與諸弟議必當事  
情乃已與人謙厚惟恐傷人處父母喪祭必以禮故  
今鄉里稱孝友者必曰許公許公公平生不苟得獨

利嘗取天理二言銘座右人謂有處士之行義云丁巳海大溢濱海竈丁多饑死者公自運米百斛往振之運使畢公高其義欲以例授義官爵公固辭不受今人蓄積累鉅萬不以佐公家之急且操其餘贏故騰踴觀望以要厚利無饜也方海溢民困固無與已事且又無官府督令也公能自以其力施于不報是仁人哉是仁人哉昔太史公謂上賈富國下賈富家若弦高犒秦師卜式助邊計國用賴焉其聲烈赫然著秦漢間矣而京郎之市利不欺李珣之升斗平量

乃後世亦且侈稱焉今觀許公行義夫非富國者邪京李不足論矣且不得如高式顯名當世豈非其所遭者然邪公幼與尚書劉近山遊日誦千餘言不止尚書獨推重公其卒也尚書爲志其墓蓋亟稱焉顧使其初志莫究身絀不用于世人多爲惜之乃後得贈官少卿而中丞君以功業文章嚴施海內即公之遺烈也公曷可謂不伸邪公先世故晉陽人始祖信甫始徙咸寧後有友文者于公爲高祖友文生仲良仲良生廷璧廷璧生傑傑公父也公生一子即中丞

君孫男子二庚甲公卒正德己巳壽五十五歲以辛未葬曲江原嘉靖戊戌合葬孫恭人中丞君又自爲志然墓未表也今中丞君以劉尚書志與所爲合葬志請碑于是覽二志稍采其事實著焉銘曰奕奕許宗晉陽伊始宋季徙秦寔今籍里裔世有公基祥在此救餓海濱積書山起高賢無民陸沉于市嗟許公誰智不如胡不官榮奚壽弗延匪德弗崇惟躬不有以昌厥宗誰其昌者中丞樹德德足士模文能世則益耀公名天壤安極我銘信後過墓者式

樂平知縣贈通政羅公墓碑

贈通政羅公者中丞君廷繡文也中丞君既葬其父乃屬余爲墓道碑余與中丞君同進士科又里居特近以是得習公事行云碑曰公名仁夫字孟若嘗讀書壽峰山下因自號壽峰上世蓋涇陽人涇陽分置淳化以羅氏附淳化籍七世祖曰仲德仲德生士先士先生聚聚生文善文善生楫楫以舉人授商水令升知開州開州公生九霄即公父也配姚氏弘治癸丑生公而側室姚氏又生賢夫正夫中夫始公父教

子甚嚴也約曰一子有過諸子並引過代責公獨以  
遵教得父謹後公生中丞君與季子廷綬即用父教  
嚴督之而中丞有二子曰元允廷綬二子曰光充亦  
皆公身自教者羅氏自開州公顯矣至公元弟皆遊  
太學登仕籍有聲今公子爲中丞中夫子廷紳爲知  
府正夫子廷傑紳弟廷纁與元允光又俱爲諸生有  
名而族子弟爲諸生者復十數人羅氏遂大著闡輔  
間而倡教興宗振家聲者實自公始公少負奇氣又  
博學閱覽究當世之務一時士多遊門下輒成名以

去而公顧數試數不第嘉靖甲申選貢入太學則益  
友天下名士日益審識政體習聞 國家典故乃其  
志益欲用世自見矣既卒業且歸中丞君請留養京  
郊公不從會當奏攷功郎績因請公就封公又不從  
曰吾且欲受一官身報 明主以功業自施于世乃  
其配袁氏 封安人而公竟注選籍中丞君曰今貢  
途率偃蹇不得志大人何僕僕就此爲也公曰成功  
之會不必擇官烈士殉名期于行志是安可與世俗  
道也故委吏乘田孔子且安焉汝顧謂不屑就何也

且抑下惠於陵子固賢聖人也然皆不辭小官者彼其志何爲者邪夫鴻鵠翔于寥廓鷄雀飛不離蒿艾亦各適其志也汝其無違吾志矣中丞君不得已乃以公歸癸丑授樂平令會中丞君以通政奏蹟又請公就封公又不從袁安人進封恭人而公竟往樂平至即修學宮又創建名宦鄉賢二祠往徭銀餘數百金縣官率裁取自用者公盡除去著爲令樂平地半山瘠故逋賦日多公爲條定等則均之已又決李穰疑獄名益盛稱晉中樂平人甚賴焉乙卯中丞君升巡撫四川特取道樂平省公因請公休是時公亦以中丞君命下業已有歸志乃即相與具白撫按以行樂平人重公去日遮留公公竟懇請致仕歸中丞君則泣告余曰父病革也時時呼廷繡囑曰吾家受國恩三世矣圖報者當在爾小子小子其無忘吾言比卒時無一語及私其夙志尚耿耿也余聞之慨然太息曰嗟乎以世俗觀公其誰謂公不遇哉然余獨爲公紉之夫閭巷之夫無能用世得賢子孫以顯名傳後幸矣幸矣公足自致顯名者治樂平甫一年餘

耳乃百姓德公留公已若此是循良之效非邪使得  
畢志偶時則功澤安可量也顧獨以子故抑其志不  
盡施用君子蓋有憐才之歎云以是知古今豪傑之  
士功業皆繫于際遇而科目顧可以盡人哉公卒在  
丁巳六月壽六十五歲歛以縣官服中丞君仰天痛  
哭曰吾竟不及致封命于吾父矣是天乎是天乎  
乃即含裹布情悃奏上上憐之得贈右通政戊  
午八月以通政禮葬墓在縣北祖塋西一里辛酉正  
月墓碑成

### 孫仲子墓表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  
以死歟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  
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  
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  
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  
師見群兒講誦即低徊不能去稍長即穎記能屬文  
已即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  
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



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即面  
試仲子無不嘉歎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  
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  
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  
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  
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  
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  
歎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  
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

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  
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  
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  
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謹也  
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外人亦招引不辭性豪  
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謹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  
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  
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  
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

待母歸歸墳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  
先是夢神人持璧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王樓之兆  
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而薦辟不行公  
車亦不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死豈非蒼生之憾  
哉余于仲子蓋歎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博  
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國朝事蹟遠方謠俗  
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  
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  
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藁歲其家孫氏  
日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  
往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風  
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  
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癸以戊午三  
月其二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  
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  
以誥敕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  
蓋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  
之墓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 席隱君墓表

隱君名綬字承章上世長安青萌口人 國初附耀州涼泉里籍始席氏家已社後其族益大而隱君曾祖聰則徙北社聰生英英生瑾瑾生隱君與其弟遷蓋四世居北社云隱君嘉靖初受義民爵已又以年德舉鄉飲三賓余非敢謂巖居遯世人也顧才可一官懷忠莫著亦以是稱隱君云隱君父與余父封君善隱君長余二十餘歲而與余交余爲童子時聞隱君善治生是時余從兄世榮者亦治生有狀余封君

時時謂余曰彼二人者成家子也既余稍長則數與隱君語又數過隱君見隱君有心計又多才能與人交有情然氣嶽嶽不欲下人至其赴人之急如其已事以故以布衣雄郡中性好客客至必留必盡歡乃已人有名隱君飲并名其子弟則率其子弟來來必先至主人送客而留隱君則又輒留極夜爲樂主人更能留則更留一二日乃罷散去余深服其高致云隱君年未壯而父卒父所遺田廬廣又多徭賦人始慮其不勝隱君顧獨能承理無異其父時乃其

後又益田至千餘畝廬舍數十間而場園樹木牛羊車馬器物視昔種種盛矣又時察百物豐歉而貿易其間故生計日益大起獨以所交結盡豪賢長者其婚喪又好爲盛舉故費用多田所入不得聚乃隱君固不思聚也隱君事母朱氏最孝又深愛其弟諸官府徭賦遠役親黨急難皆身任之不以令其弟而弟益安享富盛若無與門戶事云弟生四子隱君生二子隱君視六子者均也隱君先卒之二年始與弟異居異居時兄弟固讓六子者亦固讓無已既以異居

而視其犬豕羊馬田園器物僮僕如一家人亦不知其異居也谿田先生數稱之曰席承章才真可用者使當薦辟時列大夫奚足道哉以余觀隱君其名行亦足高世矣又安用高官駟馬爲也假令得高官駟馬而名行薄劣朝病死暮無聞奚足貴焉且身後流傳者徒以名行修潔不耳誰復論高官布衣也乃今人見高官則以身歸之如水趨下而布衣修行之人不見重于當世余是以悲隱君而重傷時俗之偷也隱君生成化十八年嘉靖二十九年卒壽六十有九

以是年癸北林新阡其長子麟乃走北丘下謁喬子  
涕泣言曰父孝弟力田而教麟爲諸生蓋日夜思大  
其門也而今已矣乃麟又荒遜怠學不足以顯揚先  
人竊閔然自懼而當世公卿復不能表異爨穴慮先  
人名行不彰死罪死罪惟先生表其墓石令後世有  
可稱傳即父死不朽矣惟先生圖之顧余文辭不修  
不能彷彿隱君然非敢誣謾如世俗爲也嗟乎後世  
其以是知隱君矣

丘隅集卷十四

丘隅集卷之十五

後羽喬世寧景叔著

墓志

副使張公墓志銘

公名合字懋觀雲南永昌衛籍上世江寧縣人自高祖傑成永昌遂家永昌歷三世而生志淳志淳爲南京戶部侍郎張氏始大公侍郎公少子也母狄安人爲侍郎公副室生公京邸公九歲能誦古文十歲能屬文賦詩稍長即善書工畫一時以爲奇絕年十三

時兄含貢如 京師公賦萬里別贈之右圖左書書  
兼篆隸分行諸體諸名公見者皆嘉歎稱傳焉嘉靖  
壬午舉鄉試第一往侍郎公鄉舉亦第一滇中以爲  
盛事而公年又財十六歲耳後十年而舉壬辰進士  
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癸巳以狄安  
人憂去丙申服除改吏部稽勲司久之調攷功司是  
年復以侍郎公憂去巳又有嫡母沈淑人之憂甲辰  
起復攷功尋升稽勲司署員外郎蓋一官十三年不  
遷云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即至卿次顧當道率多

忌公乃竟外補福建僉事升貴州叅議至湖廣副使  
而罷其治行在湖廣尤著會言官有不悅公者而忌  
公者又陰附之竟罷公歸歸即病病無何即卒蓋嘉  
靖三十二年也距生正德元年壽僅四十八歲嗟乎  
既奪其官又嗇其年是天乎是天乎先是侍郎公好  
書公更好書所至即訪古奇書重購之不即手錄之  
積書至萬餘卷自少時薄舉業不爲直欲博極載籍  
究古豪俊之業而有司爲公建綽楔也公力止之以  
書白侍郎公曰是不過矜炫里中耳里中誰不知吾

者與令人題吾名里中孰與吾自題名于天下也此其志蓋可觀矣乃今不究其施也傷哉公稟性純和與人交情儀殊厚終身不道人短長處父母喪衰毀幾死修墳諸儀制種種精良公又以勞瘁病幾死今制大臣祭葵未三年者賜之半婦繼夫亡者不給侍郎公未三年而得全給後沈淑人又得給已又得廢其孫梧皆公上疏懇請哀切上竟特恩允之斯誠孝所感非邪公家自昔產故厚公兄弟析產也各自讓以爲足願又不留約契爲子孫計今人兄弟能此

邪公一意爲文不爲詩詩存者無多文藁數百篇與所作畫皆流傳縉紳間公可不朽于世矣配何氏封安人副室韓氏楊氏生一子三女女自何出者二自韓出者一子自楊出者曰機往世寧舉戊戌進士時公爲同攷試官世寧寔出公門下公病革也屬機曰必喬子銘我墓至是機乃自狀公行實遺書世寧世寧既爲位而哭之乃敘誤其行事而公長女何出者嫁爲湖廣副使鈞州人李凌雲妻李亦公門下士也又自襄陽遺書來促銘于是揮涕爲之銘銘曰



張有令聞興自侍郎公秉括嗣嗣厥德光緝學而文  
自少以昌長亦貴仕屹爲士望胡復外遷于後皇皇  
官既中蹶年復不長誰其繫者悠悠彼蒼錫公美好  
而作不祥巍如其丘日月維良公茲歸安從父祖傍  
著書多有名山寔歲後有求者公名無疆

許少華墓志銘

嘉靖己未少華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  
癸公曲江原祖塋啟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  
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蓋七十

歲云余在姻屬曾爲詩壽公聞公健飯豪飲日賦詩  
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謂其遽不起也余蓋有  
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于是采事行大者爲  
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也父 贈  
太僕公鉉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  
母孫太恭人蓋感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己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宣大癸未  
升僉事湖廣提學三年升副使兵備蘄州丁亥復改  
湖廣提學己丑升太僕少卿壬辰升大理未幾升僉

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升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即劾論侍郎巡撫兩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劄卷蘇徽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穀至百數十餘萬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歛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蓋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

者一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沒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即如數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大臣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兩疏闕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群小竊政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蓋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美公行邊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

之令補築近邊即已工完 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常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即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既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白撫按于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 楚府二闈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闈得不得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啣之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沮遂不  
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甚公嚴覈驛傳又定府州縣徭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扞滹沱河有功 上特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公已受知遇矣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顧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紬之後吏部尚書唐公龍都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錡皆疏薦公庚戌會虜警給事中張秉壺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 上召公復都御史駐昌平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牆

三百里墩堡數百又疏請鞏華設一大將統入衛邊  
兵昌平改叅將守 陵寢以鞏華分守駐懷柔爲東  
遊擊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  
霸州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  
用無何乃移公遼東至即議處鹽課課大增諸軍占  
種民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  
部議北虜亦開市遼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  
寢遼人甚賴之會有言公以詩酒怠事者公遂力求  
致仕歸歸時會虜入公部將斬首虜甚衆亦以常素

不報捷于是士論益歸重公日望公起官公顧益放  
情山水已即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名故所與遊  
者置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所著少華  
集續集與陵下遼海歸田諸集數十卷其詩足繼唐  
音文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又精詣古法諸行草  
大小楷書雜置法帖中人莫能辨公即老猶能作小  
楷字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  
咸珍玩歲之謂當代二絕云性又好客喜施即少賤  
者必爲禮自 宗室賢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公交

即海內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公  
公皆爲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即以公爲親  
已至當事臨利害復抗議不阿其卒也自親黨交遊  
與里中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傳悲歎者公嘗別號  
思玄道人或又稱青霞道士卒之前二年嘗自爲志  
銘有曰有始有終萬化攸同委心自然與造物游其  
昭曠達觀于死生之際何有也其白樂天柳子華之  
流乎公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  
歸至則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

謹病革時獨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  
氏地下此亦可以觀公公先世晉陽人宋末徙關中  
往余爲太僕公墓碑已詳其世行而馬趙二恭人葬  
也公自爲志余是以不再著銘曰 韋杜之曲對南  
山公自卜宅迥且安元精今復返上玄有不朽者金  
石傳

李東陽君墓志銘

東陽君姓李氏給事君瑜之父也嘉靖癸丑瑜登進  
士第授安邑令時東陽君沒已久乃奉其母張夫人

者來安邑久之安邑令以治行徵且行乃命其妻子  
奉母歸而自報命 闕下至即選授戶科給事中甫  
月餘而母遽卒蓋丙辰八月二十二日壽七十五歲  
矣給事君卜明年丁巳十一月遷葬父東原以張夫  
人同壙乃涕泣告喬子曰往先君卒也在嘉靖十二  
年正月年僅四十九歲耳是時瑜兄弟幼不能執喪  
又權厝祖墓旁故未有銘然非敢忘也今吾母乃又  
已矣瑜敢以銘請余覽狀君名海字朝寬其先山西  
洪洞人兵起走三原東陽里故稱爲東陽君云高祖

曰敬岩敬岩生彥寧彥寧生準準二子次曰文通即  
君父也始配張夫人無子繼亦張夫人生君君痛父  
早逝也乃善事張夫人夫人性不酒不肉君爲別儲  
器朝夕供具自上食夫人嗜梨則又善藏梨終歲不  
乏又多擇佳者自樹之夫人甚懼焉及夫人卒梨一  
夕枯死人以爲異云先是卜父葬地時卜者言祖墓  
亦宜遷君以與伯兄謀乃伯兄重資費難之君竟遷  
三喪葬焉不計費後伯兄有罪當輸米顧乃賄縣吏  
令簿責東陽君君即爲代輸竟不與辨非其罪也人

有嫚罵君者即聞之亦置不問人于是稱爲長者然君好交遊善人又好觀小學史略故事星曆諸書其于五行書最精推人祿命率奇中數語人曰吾長子珍當以吏成然大吾門者二少子玠與瑜也一女亦當貴後其女果嫁爲御史智如思妻玠爲諸生有名瑜今給事黃門而珍爲按察司吏人益服其精驗云往東陽君見縣令重一客問之曰爲其子爲諸生故君太息曰我固當若此乃歸諭二子學學皆成顧不及見也自東陽君卒張夫人治家人生產督教給事君兄弟甚嚴少時間從外來夫人必問所與遊少不當意輒面責數之給事君曰不肖知安邑也數自以繁劇苦之母蓋時時督勵不肖不肖以是不得罪于安邑今復思督勵不肖又安可得哉余以是益知夫人與東陽君云銘曰於李君誰德弗年誰才弗位於李君葉有青落棟或終棄人誰知其所自即使君富貴百年而名行不類孰與生而淑死而義也寧絀而身穀爾嗣也於李君於李君

楊舉人墓志銘

楊子名廷亨字堯風三原人也生清癯不任勞顧獨好讀書父母恐其勞也數令罷之乃楊子不自罷竟中嘉靖十六年舉人數試禮部不第乃今年三十三年六月二日卒矣壽五十有一其志業不少概見悲乎悲乎楊子取于喬于余爲姊生男子輒夭惟二女子嫁爲邑人李嗣芳張九騰妻妾數人亦終無子往年楊子下第歸志忽忽不樂當是時關中人十九病疫楊子疫且作乃其意惡疫也自以爲內傷用暴下藥求速愈藥暴下內虛病轉劇頃之長女又夭死哭

過傷故久益不愈既數月始起扶杖行然已損脾胃少形柴矣乃後竟成痰血病羸怯死方病革時余問嗣誰宜立者楊子曰以東光後我楊子有一兄先死亦無子東光者從兄子也人于是悲楊子兄弟又爲其父母悲云其父母余及見者皆仁厚讓人人多以方略取其財假貸者不欲償即不能索與人言惟恐傷之是宜有厚報在其子孫也而今顧若此也古今才行之士不高位則高年不位不年則必有賢子孫謂天道默默乘除也楊子固才行士也性高潔立介



行不干謁縣官又不能絀富貴人鄉里共推高之古  
之卜相者曰窮視其不爲貧視其不取若楊子者非  
其人邪乃今既無位顧又無年又無子何也將天道  
不與善人邪悲乎悲乎楊子家故多貲至其兄盡廢  
揚子乃自爲家父母喪葬皆厚舉鬻器物卒事不與  
兄論費兄客死徽州又自往徽州歸其喪已又厚自  
費葬焉以是家益貧卒之日遺書千卷田二十畝父  
時故廬舍耳顧言曰貧宜殺禮葬我無輓壙外槨今  
余姊不忍從竟輓壙外槨墳在北城外一里大道西  
即以其年九月八日葬楊子與父母兄同域東光來  
告期且乞銘余流涕太息曰是楊子面屬我者何可  
辭乃謨志銘爲具石刻之先是余曾志其父墓故今  
不復著其先世銘曰嗟嗟楊子有斐其美况子先  
人以仁厚起大積洪發厥祥在爾高駕方馳修途遽  
止身否不嗣抱鬱而死五十非天子復過此東光祀  
修是亦有子吾姊終身吾家足倚我銘貞石萬世不  
燬孰短孰修子歸樂丘

李叅議墓志銘

嘉靖壬子李君爲浙江督糧叅議行縣至黃巖會倭賊至黃巖人告急君乃分布鄉兵據要害守備甚設已又自將鄉兵千餘人多張旗幟鼓行而趣之賊謂大兵至散去已乃知爲鄉兵也乃益衆力攻黃巖君又力督鄉兵戰顧鄉兵不習戰賊竟入大掠以去君以是勞瘁至病病數月竟客死杭州寔癸丑三月二日也是時君妻子莫隨病且死猶憤歎曰賊何時可滅黃巖人聞之無不悲憐泣下者是年九月喪歸明年六月其配蕭安人亦卒蕭安人無子側室蕭氏生

子蕻蕻母又先卒君先取安人之甥曰管者自子之而名曰李管管自乙卯冬治葬請銘會地震不果君門生鄭存仁者以御史出按河西遣使來奠君且問期爲經紀其葬事于是管與蕻以丁巳十二月舉葬而管又復來促銘余與君同鄉同舉進士又同部僚時與君可否詩文又數與論時事其識見益明敏不可及性又簡重沉密遇事曲中肯綮即一言笑無苟者乃今五十六歲而遽已也嗟天乎天乎君姓李名寵字汝承涇陽夏鄉人高祖曰克安克安生端端生

美生贈君禎禎四子君最少贈君見長子案學儒不成乃令三子皆治農乃君不好農顧獨好讀書父聞君讀書輒怒止之促往隴上乃君即又從隴上讀不輟已又夜讀不釋卷無何即善屬文以儒士試先諸生于是父始大喜令君益一意卒業嘉靖初督學唐公大奇之遣其二子師事焉即今修撰汝楫舉人汝舟也辛卯君舉鄉試第一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南戶部貴州司主事壬寅以父憂歸起復禮部儀制司丙午致績得封贈其父母與妻頃之遷主客司

員外郎戊申升僉事提學山東居三年乃升浙江甫二年卒往君以主事權船揚州故事權稅貯江都吏多乾沒以爲常君置二籍一自留以一遺江都每轉輸輒互記時日與稅數又旁注吏名氏月一覈實于是秋毫無敢私者君歷官十五年卒時囊無餘百金之財其葬也以御史賻金藉縣官力乃舉銘曰人誰不學君不隳陋誰不檢身君無可詬崛起維君忠寔天授黃巖之後誰其致寇國讐未滅獨君自疚吾道東矣士乃多就御史懷賢葬其師厚管也可依藪

昌厥後留有榮名是維公壽

從叔孝子公墓志銘

余喬氏故耀州人金元以來族姓大著至先君承德公與從叔孝子公則名行益著郡中孝子公諱仲德字自新當其身無爵稱顧孝行獨高故人號公爲孝子公云高祖立戶公諱文質即國初附籍者曾祖東田公諱克信祖東院公諱貴父東二公諱志愷配馬夫人生公父母鍾愛公特甚公顧益勤慎無驕惰習乃叔母党夫人又端謹有婦德事尊長過慎至老

未嘗過尊長前常以勤儉佐公公與治生益力家大起事事得父母懽公事馬夫人世寧不及見猶及見事東二公與繼母張夫人東二公病也公日夜侍湯藥其卒也哭幾死卒二年始葬公每出即白柩下哭歸望其間又哭至柩下又伏地大哭里中聞公哭無不哽咽泣下者既葬又立碑墓下表世行喬氏墓故無表表自公始公性和平語不傷人即重怒往往臨時率自罷見貧人即矜憐周之党夫人又好施慕義與公大合故人人咸厚德公公與先君同曾祖者也

然友愛如同胞諸門戶婚喪事率與先君計議同舉諸費率薦讓不盡校今世俗親兄弟能此邪公卒葬時客連數縣郡守以下咸悲歎傷之其行義重人若此所謂大德陸沉貴而無位者非邪顧今不可復見矣公生五男子世榮世洪世華世顯世耀華臨淄丞顯東昌通判孫男子五人因卑因積因陸因登因岑卑積陸登俱州學生曾孫三人瞻基階公之後益昌矣今冢婦王氏又以貞節聞于御史御史特旌異之公之孝感遺烈也語曰直木無曲影鳳穴不產鴉信

哉信哉公卒嘉靖元年五月壽五十四党夫人卒嘉靖十一年九月壽六十九公葬嘉靖三年郡僉事左先生志其墓墓在丘東南十一年改葬丘北以党夫人合焉會期迫未及志三十九年通判君歸自東昌則時時涕泣語世寧昔公愛世寧如子世寧聞通判君言益感念相向哭已即按前志所未載者紀之以傳信來世且以風族子孫也銘曰 葬丘南遷丘北原膺膺山四翼中有原維壽域啟嗣人世千億

魏仲子墓志銘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涇陽魏學曾舉進士其年五月  
即喪其母何氏年財五十歲耳先是其父仲子卒在  
嘉靖二十九年亦僅五十六歲始學曾痛父不見  
其成名也然幸有母在今母甫見其成名又不見其  
顯揚也嗟嗟傷哉種樹成林不息其陰是天乎是天  
乎仲子卒時蓋權厝故塋中今學曾兄弟卜新兆縣  
北原將以三十三年月日改葬其父以母氏祔之乃  
自爲狀請余志其墓魏仲子者名守潔字宗源縣西  
里人少時其父琫以商遊客死貨盡散不歸當是時

兄守阼賈蜀中守道爲紫陽縣學生弟守直尚在襁  
褓諸門戶事獨倚仲子母趙氏深憂之于是仲子以  
織勤轉生息自給乃後東遊梁吳間家遂大振會何  
氏又善自治生仲子事事與計畫而何亦善畫便事  
可施用母自是稍稍慰矣母念少子日夜望成立仲  
子乃竭力撫少弟成立兄在紫陽者遺一女幼而以  
諸生留紫陽久不歸則又與撫其幼女比長又厚治  
裝嫁之自治生四十餘年所積貲二兄多自取用各  
如其意所欲督教諸子必欲成爲聞人有小過即嚴

嚴色厲之而督諸兄弟子若子故諸兄弟子亦終身  
善感仲子如父云仲子每遠歸必多將四方食物珍  
品佐饌具奉母乃何氏又能悉仲子意朝夕自上食  
歲時衣補皆希意先爲之後母老病癱親嘗湯藥起  
居扶侍夜即臥榻下如是者二年即仲子出母視之  
猶仲子在也以是仲子得一意大其家業仲子平生  
自持甚儉而與人交則至厚不辭費以是有名里中  
非以善賈多財也然夫婦並賢又難矣仲子生四男  
子長學顏縣學生次即學曾次學周學張一孫男子

曰知恃而魏之興也則自鑑始鑑生太安州判禎禎  
生琫琫四子而仲子第三人不以名稱稱魏仲子銘  
曰 雖奪爾年殖爾德有子昌宗名安極

梁居士墓志銘

居士姓梁氏名彥杲字士明三原人嘉靖三十二年  
卒壽八十有二配王氏卒嘉靖十九年壽七十歲始  
王氏卒也居士卜葬新城橋西今其子正與穩以三  
十三年月日啓母壙合葬居士而居士有壻曰喬世  
家于余爲從弟于是正與穩偕世家來請銘余往聞

三原有二居士其一爲洛村翟錢其一即梁居士素俗人好佛與持齋久者皆稱居士梁居士故好佛殊甚又久持齋也以是稱梁居士云居士無厚貲顧其性好施正德嘉靖間每歲饑即煮粥鋪餓者見死無歸者輒棺葬之所施棺以千計或不能棺即又爲席擲坎掩之日惟布衣粟食自衣食外則盡爲瘞死者費歲時施藥餌修橋梁賙急難者又時時有之嗟乎今人家累萬金人不得利一錢故諺曰厨有剩飯路有饑人能解衣衣人推食食人者余乃今幸見梁居士居士好觀爲善陰隲書今觀其行事誠不媿若人豈所謂墨者徒邪居士曾祖禮祖惟忠父柰皆好施濟人至居士名益大居士生男子二即正與穩今有孫男子五人必有興宗能大其家者天其有意報之矣銘曰財則日損仁則日積損也匪虧積寔受益負郭一丘幽人茲宅嗟爾嗣人有沛其澤

丘隅集卷十五





丘隅集

卷十六之卷十九

墓志八篇

傳三篇

頌贊二篇

意見

六册

國家圖書館藏書

丘隅集卷之十六

墓志

贈郎中王公墓志銘

公名珪字良器蒲州人都御史輪之父也嘉靖十二年七月卒癸用其年十月壽六十歲始取張氏即輪母繼祁氏生子軫再繼李氏生子軻又再繼高氏輪仕兵部主事時 贈公主事尋以郎中遇 覃恩得加贈郎中張氏李氏始皆 贈安人復加贈宜人祁

後祠喬世寧景叔著



氏高氏則例不得請云輪曰往吾張祁李三母葬皆  
權厝至先大夫卒也輪始卜兆萬固原以三母合葬  
頃吾高氏母卒未即葬會巡撫順天 命下乃又權  
厝祖塋西以去今將以嘉靖四十年十一月祔高氏  
母于先大夫壙中輪敢以銘請公葬時都御史自爲  
墓記按記王氏故太原人後散處平陽河東公族與  
河東最近成化初猶通慶吊顧系次不可盡知可知  
者自長一始長一生太一太一生健健生寅寅生公  
公生時父卒已四閱月矣獨其母嚴氏承家然幸祖

父母在祖父母以公遺孤特憐愛公二叔氏既已析  
居祖父母復令同產業謂可託孤也乃叔氏益多恣  
取自費無何即又自主分取美好者以去乃公即有  
特志思奮立盡置不問人以是義之稍長即賈敦煌  
遊荆襄涉吳越淮泗間久之家復起母日益自寬然  
公自傷不逮事其父又自惟無以報母氏也乃日誦  
道家三官北斗經即商遊亦道誦不輟已又遇一僧  
教公持齋祈母氏壽公遂持齋者三年後復遇其僧  
于原州僧亟歎公誠孝已即促公亟歸公甫發虜即

大入公得免于難僧蓋異人云始公持齋時鹽味亦絕不入口以是損食病瘁矣尋又遭母喪哀毀益甚踰年竟不起人大爲悲憐傷之公用貨殖終身然諸名公皆與之遊河州則習于王休菴公長安則徃來揚尚書家所至皆重公行義不謂公商人也三原旅舍夜火客傳袒者急持百金寄公然已忘其寄矣公乃自名袒還其金親黨張資公爲貸金助之賈後張日益貧公即爲代償之叔母家故貧其子遂棄不顧公即厚養叔母卒又厚葬之此其慕義甚高謂賈名

儒行者非邪乃輪又書告世寧曰輪始生踰年而吾母張宜人蚤世先大夫又常賈在外令輪成三有今日者顧獨賴祖母與李宜人云宜人愛輪如已出又日夜勸督輪學蒲俗尚賈見輪獨業儒皆竊笑先大夫迂會先大夫販木失水困不得意宜人則懇懇安先大夫已又懇懇語輪曰汝不勤慰汝父其如市賈子笑何輪得舉于鄉也宜人已不及見矣輪至今追思無已也此可傳世訓俗者故併志焉銘曰 逖矣王氏興自太原別爲南北河東者蕃長一肇基積慶

源源四世生公遭家之屯劫焉崛起世業載振發祥  
中丞開府綏延爲國虎臣壯猷以宣是曰不朽是爲  
永年萬固之麓有丘如山四淑並安名斯永傳

○周蘭陽墓志銘

周君名吉字應貞號一川故梁山人自高祖均美戊  
陝西遂籍西安左衛均美生成成生信信舉景泰丙  
子知益都陵川二縣陵川生鑑鑑封御史御史君  
生君昆第三人長奎雲南副使次彞府學生又次即  
君君舉嘉靖乙酉鄉試再應進士舉不第壬辰就中

牟學諭學諭累八年始遷沁水令甫一年調蘭陽蘭  
陽又一年即罷歸君性剛鯁負奇氣與人無戲狎平  
生守經自信力斥陰陽釋老師巫與諸外家者言始  
受易副使君副使君大奇之于是以明經著彀士率  
來受經門下遇門下士特嚴重門下士即年長宦成  
者猶敬憚如童子時其教中年士愈益嚴皆憚君遠  
之久乃知君方正長者乃更益服習敬焉昔學者吳  
仕特知重君乃聘長大梁書院于是諸上官皆知重  
君上狩承天時令君理新鄭御膳後得與賜金

幣庚子聘江西攷試官往試官率伏聽御史不得自取士君獨以掌故與御史力爭不屈御史亦折節從之是年冬遷沁水會虜警有令募民兵甚多君力請裁其半歲旱君虔禱輒得雨又賑濟善民不重困以死顧數以事忤上官上官數不喜踰年遂調蘭陽是時儀封郭雷毆妻死獄久不成陳州孔某以負債久繫上官故知君名即下二事蘭陽君一訊即郭雷抵罪孔某亦得決平貴勢者數爲言已又行賄至君盡置不理人大稱快焉尚書周用知其能檄令修河未

幾河即就功會御史與縣丞有故以丞有間言于御史御史乃面折君君亦執對種種有狀人以是目爲周憺然自以峭直不容數乞休會有以沁水論君閒任乃大喜歸作得失吟以見志因自號宜休子君居官過清苦或勸稍爲子孫計君輒大笑不應歸有東郭下田百畝即爲園日讀書其中著讀易初筮一川野稿二書已又自作像贊自經紀其終事其達生若此先是中牟訓導何漢清者卒于官無子君厚賻歸其喪新鄭令洪勲以百金託君遺中貴侍膳者無何

勲逮 詔獄君撫其妻子還之金人尤服其高義云  
余與君同舉于鄉謂君古之遺直也顧今吏習率喜  
周容君獨孤介守一意故竟以直廢余益悲憤歎息  
焉然君去中牟時中牟士皆爲泣下祖送者數十白  
里不絕治沁蘭各一年乃沁蘭人至今思君也余益  
以是多君配葉氏生三子仲子蚤夭長子實府學生  
季子宇已酉舉人葉氏先君卒葬永新里君自爲志  
實與宇以今年十一月開母壙葬君君家自高祖以  
下皆葬曲江原今永新里墓則自君作祖銘曰噫

周君古直士教中牟遺令軌令兩邑民樂只戊申生  
己未死壽七十又二止歲庚申日建子越九日歸藏  
始城良隅永新里配有淑葉爲氏後永昌以二子

水峪張君墓志銘

君名雄耀州籍有子一人沁水令爵爵三子可久州  
學生次可教可繼君自曾祖孝終祖榮父德世居州  
北出壽原水峪然世以農家至君則教其子用儒興  
君質木內剛平生恥干人又恥見官府年十八喪父  
即能自以其力衣食而爵始知學也君時時仰天私



祝曰吾張氏積行義五世矣然至今無顯者意爵也  
興吾宗者願學爲善人他日作清白吏吾足矣吾足  
矣爵果中嘉靖甲午舉人歲庚戌授沁水令迎君沁  
水君又時時以廉謹諭之居頃之即歸而沁水令遂  
以廉能爲山西第一御史特奏旌之嗟乎今人每患  
其子不官一有官即又患不能多取錢君教子顧抗  
義高潔若此其志行蓋可觀矣往君常布衣簷帽徒  
步行爵爲舉人時君如是猶云家無厚貲也及歸自  
沁水猶如是是古所謂有恒人邪故人人歎慕稱焉

君卒嘉靖甲寅五月二日壽七十九歲沁水君以乙  
卯十一月二十九日癸君祖墓之次墓在白馬山陽  
銘曰爾室不富爾名則揚爾身不官爾嗣則昌義  
方有徵在沁水鄉歸冥何所白馬之陽勒銘玄石攷  
德無疆

從兄臨淄君墓志銘

臨淄君名世華字汝質與世寧同高祖者也往世寧  
爲從叔孝子公志吾高祖以下已詳志中君孝子公  
第三子孝子公配党夫人生君兄世榮世洪弟世顯

世耀君生弘治庚申世顯生壬戌世寧生癸亥世耀生甲子余弟世定生乙丑五人者年相若也自孩提時相憐愛出入同遊戲飲食稍長又同就外傅已又同計畫諸門戶事至今五十年相依倚也始先君承德公與孝子公以再從兄弟意氣如同胞承德公替教君兄弟與世寧無異孝子公愛世寧兄弟即如君兄弟也故吾五人者亦欲終身無負如承德公之與孝子公也豈謂君遽已邪嗟嗟傷哉君卒嘉靖丙辰八月十八日壽財五十七歲臥病時蓋三月十八日

也四月八日寧爲君問卜卜不吉越二日寧亦臥病即困危中時復問君君亦時時問寧寧賴天幸得復愈君竟延綿不起也傷哉往正德戊寅君爲諸生有名乃嘉靖壬午孝子公卒諸家人事率來煩君以是不得卒業尋以列入監後得選授臨淄丞然非其願也臨淄久罷賦不入君至賦入獨多上官以爲能已又委署安丘督安丘賦賦入亦多上官益信君可任用會與縣令康渭失謹而主簿者又陰附渭譖君君亦以論事語侵兩人于是三人者並以攷察罷去臨

溜人多爲君紉之君家自昔以田穀饒足歷四世至  
孝子公益盛君田園廬舍器物皆上世遺業稍恢廓  
成之入官後產無增者自庚戌罷歸與諸大夫里居  
者約詩酒會爲樂連日夜不厭口不談時事此其意  
亦達生大觀逍遙玩世之指者非邪君取党氏生一  
子曰因登州學官弟子二女嫁爲寇朗席輓妻因登  
以丁巳八月二十二日癸君從孝子公與二兄之次  
銘曰 父墓于坎東有兄隅西一丘品字形誰其藏  
者臨溜丞卜協吉方福後徵

○ 李淑人墓志銘

李淑人者高陵人侍郎呂涇野先生配也父李翁重  
光仕爲南國子監典籍始李翁故重其女灼婚者咸  
不許婚當是時呂先生受學于行人孫昂昂大奇之  
而邑令朱璜者故善李翁昂與令間語李翁李翁乃  
許之婚弘治辛酉呂先生舉鄉試淑人始歸于呂正  
德戊辰呂先生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李受 封  
安人後爲尚寶卿進封宜人爲侍郎再進今封益三  
命云世寧聞當世學士家言 國朝醇儒惟薛文清

五陽集卷一六  
九  
呂涇野二先生其言行海內士人咸推尊師之乃淑人爲呂先生配則事事稱呂先生故呂先生益敬重淑人終身無一媵妾蓋天合不偶云淑人不逮事其姑宋太淑人而奉其繼姑侯太淑人者甚謹也時時操薪水身自爨朝夕自上食暇即自紡織又時與二叔氏衣補無令聒太淑人于是太淑人喜呂先生亦喜居無何叔氏有婦矣猶自執家人事如常及叔氏沒其遺孤在襁褓也又身自撫育成之已又爲之娶故今叔氏子皆母事淑人淑人恨不及宋淑人見也

每忌辰或展墓則悲思泣下至低徊不能去而其翁呂太公卒時哭至痛毀瘠及侯太淑人卒也又衰毀如太公時蓋皆克成呂先生志云往呂先生在告歸也時已受安人封矣歲時省問其父母常少自往已即少歸而衣又無華飾人不知其爲安人也身所衣與呂先生衣皆澣至數次又身自澣不假手人至老猶然也今民間俗日益習侈庶人家輒衣錦繡稍有貴勢即出入乘輿張蓋誇炫邑里中此豈有如淑人者而淑人顧不爲也人益歎服其高義云淑人嘉靖

三十三年正月卒。葬用其年三月二十日。壽七十二歲。生二男子。長田汝寧。府通判。少昀。以廕爲都察院照磨。始淑人就少子。京師留京師四年。聞長子卒。則歸。葬長子。乃今與長子同日葬也。傷哉。昀持所爲狀。請曰。昀將祔母于父。侍郎公壙并葬。兄于昭。次惟子銘。其墓石世寧與通判君同舉于鄉。乃今又與都幕君善。以是益習知淑人銘曰。有鳳在岡。皇寔比翼。修修者蘿。附松則植。維宗伯公寔。天生德爰有淑人。其儀我則生也。同穀沒亦共域。河在城南。墓在郭

北城土平河爲陵不朽者名

田淑人墓志銘

淑人姓田氏。蒲州人。四川僉事。誥封兵部左侍郎。楊公瞻之配。今兵部尚書博之母也。嘉靖癸巳。尚書君以長安令。攷績得封孺人。戊戌。以負外郎。遇郊恩。又進封宜人。甲寅。攷兵部侍郎績。乃得贈淑人。淑人九世祖世英者。爲金虞鄉令。祖潤。國朝元城縣丞。父錄。舉鄉飲賓。蓋蒲之故家云。而侍郎公先世故以大姓著稱。侍郎公之父與鄉賓。公交謹也。遂

議婚焉正德戊辰淑人歸侍郎公淑人性端方執禮治內事種種有法諸婢僕晨起趨事無敢嘻嘻語即童孩者無敢過淑人前蓋嚴憚矣乃淑人顧數假顏色數問視寒飢以是又感恩大悅侍郎公有一言誤即懇懇規正必改悔乃已侍郎公常丞稱曰益友益友云始侍郎公數試數不舉志且怏怏沮矣淑人乃益勸侍郎公學後侍郎公果舉于鄉爲扶風令以能績徵入拜御史在扶風選諸生俊茂者召置門下督教之淑人即自治供具久益不厭諸生成名者甚衆

至今念侍郎公無不歸頌淑人者淑人教尚書君甚嚴既舉進士猶時時誠諭之每一遷官輒誠諭無已其言皆忠廉訓云往扶風有一吏過勤侍郎公信之淑人曰是將作姦者無何姦果有狀尚書君官職方時有中貴人夜來尚書君懼且建罪淑人謂此必有內名汝無恐已而果內名至其明智先見即讀書習事者莫及也平時事姑李太君甚謹後奉太君如蜀也猶親理厨饌自上食太君力止之淑人曰姑老矣即日日供侍姑能幾何時太君聞之益喜爲加食焉

楊氏族最大周親多淑人于尊已敵已早已者恩禮周當見困急者輒請侍郎公振之又嘗乳育叔氏有恩其卒也叔氏哭過慟諸族黨無不悲慟過情者此可以見淑人淑人生弘治己酉卒之歲爲嘉靖庚戌壽六十又二辛亥葬州東七里王莊之麓是時尚書君巡撫甘肅以祭葬請上賜祭并允賜葬人以爲優典云尚書君修淑人壙時即修侍郎公壙乙卯侍郎公卒會地震不得葬事戊午春將卜開壙會有召召尚書復本兵總制宣大乃即權厝別域趨名去至

己未五月尚書君自大同上疏曰方臣趨名時臣父權厝淺土臣母一念及如在水火臣今者將遣子歸葬臣聞臣子尊制以顯親聖主錫類以達孝惟聖明憐察賜臣父壙祭臣仰荷威靈守邊以來頗有微效臣母倘再蒙祭典臣烏鳥之私不勝幸願上例賜侍郎公諭祭又特允諭祭淑人以制令淑人惟許祔侍郎公祭上念尚書邊功故再賜優典云屬將開壙尚書君以書抵世寧爲淑人墓銘先是尚書君自爲淑人壙記蓋信世足傳矣于是采其事行

爲志而銘焉尚書君家世則自有侍郎公志可攷銘  
曰河中右姓厥維楊田楊始華陰逖矣河源田興  
自金宗疆有年虞鄉肇慶元城象賢八葉之後乃見  
淑媛作配干揚名德並傳雋生司馬翼翼桓桓桓桓  
維何壯猷克宣 帝曰嘉哉慈訓則然三命有錫祭  
亦再頒宴維報功渥澤自天王莊撫膺當此條山厥  
土兆祥玄室孔安卜協叢辰昌胤維蕃

封安人亡妻宋氏墓志銘

宋氏者耀州市里人也嫁爲四川按察使州人喬世

寧妻嘉靖乙酉喬子舉于鄉戊戌登進士第其年八  
月拜南京戶部廣西司主事十一月遇 郊恩得

封贈其父母與妻于是宋氏 封安人云宋故市里  
大族也祖璉以散官豪郡中父術爲郡耆老耆老君  
配王氏弘治壬戌四月十九日生宋氏始散官君善  
小丘諸喬置別業小丘里中耆老君罷諸生也乃遂  
挈宋氏來小丘居頃之與先君交甚謹也久益相尊  
禮敬之故喬子與宋氏婚宋氏年十八歸喬子其年  
爲正德己卯嘉靖壬辰生子因羽丙申又生子因阜



喬子官南京時宋氏從如南京四川僉事又從如四川已又從副使湖廣三省皆卑濕地以是病時時作乃今竟以濕病卒卒之日蓋嘉靖丙辰七月八日年五十五矣嗟嗟悲乎悲乎先是談星命者率言吾命不利于妻乃今果然也嗟嗟真吾命邪宋氏數邪宋氏建事吾祖高年公高年公悅事吾先父母先父母又悅事吾繼母吾繼母今又悅自叔氏世定與叔氏婦與諸族屬諸親諸里中無弗稱宋氏者宋氏性沉默諸瑣細與諸不如意事率不以告余又不喜華飾

諸衣物與里中婦無異吾家幸自給又業已受封命顧日日執家人事至今不變也往世寧奉先君入楚也先君不肯留世寧日夜留不聽欲棄官歸又不聽常夜起徬徨繞楹行宋氏謂余曰君無惱阿爺君留職事吾歸侍舅姑此便計也先君聞之大悅乃遂以宋氏扶侍歸余留楚三年參政汝上又三年日夕奉養獨宋氏倚焉先君常戒余兄弟曰若等無異財折居如世俗爲者乃宋氏終身無異財諸子弟率無敢異財余兄弟以是能同居且不負先君之所屬也

宋氏生女子三皆夭爲因羽取楊氏繼許氏因阜取張氏愛三婦即如其親女楊氏婦生女琳兒張氏婦生女閏琳今年四月皆痘夭許氏婦六月生子宋氏幸及見之既踰月余令抱置柩下命名曰見童蓋志宋氏見孫云嗟悲乎悲乎宋氏歸余三十八年余漫然不知其益我今亡甫數月諸內事種種惱余余始知宋氏益也余性執善怒常責望宋氏過甚今時復追惟曩昔則余負宋氏矣嗟乎余乃今又何及矣余今擇地曹家坪車蓋山麓自小丘西北行踰清河而西再踰環河相去二十里葬以卒之年十一月十七日喬子曰妻葬宜有志且內事非志安得人人知者于是誤宋氏墓志令羽阜刻石封之壙中銘曰維隰有蔦施于松枝維予與汝天實合之憂愉共懷恩義弗移其始予佐亦幸逢時予通仕籍汝封則宜謂當予皆終老而怡誰其促汝遽先予歸生離猶苦死胡不悲車蓋山麓予相予規允茲壽域爲子孫基汝歸俟予百年有期

李伯子墓志

伯子名盡已字克忠富平流曲里人嘗爲按察司吏  
已乃棄去不就父萬才配索氏生伯子兄弟五人而  
伯子最長伯子始配楊氏嘉靖二十九年卒年五十  
四歲生二子曰希顏希曾繼亦楊氏乃今三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之夜關中地大震伯子與繼楊氏同  
時卒伯子年六十歲楊氏年財二十二歲也嗟嗟傷  
哉吾鄉自嘉靖以來富而善者數流曲李氏李氏至  
伯子兄弟則家益大客日益多今三原大梁吳下多  
李氏客舍李氏客往來如歸又美田與蘆塲獨多以

是無農商利云頃富平蒲城間物賤不售者就伯子  
輒售遇緩急或非時物率又就伯子取給蓋人人稱  
便焉秦俗子壯輒出分富室特甚乃伯子與諸弟者  
處也不私財不聽內言五人者與其子若孫蓋十數  
人無二心者故家益炎炎起雄于關西聲稱梁楚吳  
越間矣今富人率任俠犯禁伯子獨不爲俠又率飾  
裘馬盛宴會爲樂伯子宴會不奢衣馬無過人者富  
人率多買媵妾又好狎遊娼妓間伯子獨不狎遊又  
獨無媵妾富平人好訟至破產不相下伯子終身不

與人訟故稱成家善守身者皆推先李伯子云往癸  
丑歲大荒縣官勸伯子助賑伯子輒出穀三百斛助  
之又嘗以千金完一縣逋賦此豈徒庇其鄉里其亦  
繫官府緩急者哉昔太史公稱帶郭千畝其人與千  
戶侯等又謂逐魚鹽窖倉粟者其業作皆比素封然  
則若伯子者又安可以無傳伯子葬以三十五年  
月日與二楊氏合希顏來請余志其墓余故重伯子又  
嘉希顏能謁余文也乃爲志其事行于墓石傳焉

丘隅集卷十六

丘隅集卷之十七

傳

○何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爲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爲神童年十三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賢之爲延師授春秋居頃

後洲喬世寧景叔著

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財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幸賢之歸則詩贈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覩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涇廓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

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

錢寧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 乾清宮災應 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 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污地下邪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卻其棺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叅隨者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叅隨者撻于市責數之乃諸叅隨

者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詰多殊私以爲諸

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  
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  
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  
數然邪？抑詩文盡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  
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  
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禱，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  
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  
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爲班固、崔駰、  
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薄雄麗者。

故人以此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  
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  
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  
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  
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  
立舉，祭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  
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  
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闕國體大者。



令太史氏有可攷焉

○華亭教諭傳

教諭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  
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三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  
時嘗 賜敕傳其子孫曰令爾子孫與國咸休蓋特  
恩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教諭公教諭公年十歲即能  
記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 敕諭輒悲憤泣下曰吾  
家賴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列其如  
先太師何乃十四而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

書也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  
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  
剛鯁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  
誑也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試言某  
甲某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  
諸後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人謂公立取高第無疑  
然顧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  
也故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  
官其文高等者學正教諭公即以高等得教諭華亭

華亭俗故侈靡士餽遺學官已即散謾遇學官禮敬  
衰矣公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皆正諸生諸生不敢  
以餽遺餽公諸被獎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  
諸生一時恃公爲緩急有司率無敢凌轢諸生者每  
御史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攷顧以不能折節鄉  
貴人鄉貴人以公爲簡已以故久不遷既仲子載鳴  
舉進士爲潮州府推官公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  
遂益無復仕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詩酒爲樂而自  
華亭遺載鳴書曰夫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

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即能自鑒者  
又不能違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  
子慎無以爲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  
今無所陳列低徊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  
今乃可以休矣吾聞長者言仕不貴世胄貴世德  
也爾小子其無忘世德終其身報 明王之賜吾即  
歸無所復恨矣久之始遷爲 黎山王教授歸過里  
中日名里中長老故人飲謹甚遂不就黎山無何疽  
發背卒壽五十七歲豈所謂高才困阨病自內生者

與臨卒時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簣事不邪後載鳴升吏部得 贈公攷功真外郎而公故號天柱山人今縉紳中置教諭攷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志業高官不足稱云而吏部君爲余言公性嚴毅即家居諸子弟望之若官府然徃在潮州也常遣人來候公公問作官狀即已無一語及私也自奉最儉約奉其父母者則顧獨甚豐事先大夫特不及見猶及見其事太夫人太夫人晚年被病

也公行則扶坐則侍日暮自上食起居太夫人蓋甚謹焉人有過即苦辭懇懇規之即其人或謾言不樂公亦不顧乃後無不改行感念以公爲愛已者故鄉里頌德至今焉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者徙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徙恭和徙恭和十三世而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廕爲太僕寺丞昱生雯雯生教諭公教諭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世其家教諭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教吳稿指衡稿凡十

餘卷蓋白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世寧  
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蓋多社稷功云其大  
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群臣爭言釀趙者用文貞  
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以此  
免兵革之禍其功澤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報顧  
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諭公才足以顯者乃又  
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吏部  
嗣興又何其赫赫聞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乎黃  
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桃之木千歲一實文貞之流澤  
蓋深遠哉蓋深遠哉

鎮平府輔國將軍豫齋公傳

余讀史見漢書以下皆有宗室列傳蓋王人行義著  
者繫國運道化不輕也 高皇帝大建宗封 列聖  
承之又世薦惇睦故宗姓益蕃賢哲繼作若豫齋者  
國史安可以亡紀往余遊汶上也頗采其事實于是  
論次其可傳者俟後之史氏采錄焉豫齋者鎮平恭  
靖王孫而七鎮國者子也上距周定王四世 高皇  
帝五世云生成化十四年 憲廟賜名曰同鎰以制

封輔國將軍公幼有至性讀古史略與唐絕句詩即  
穎記絕人乃後受毛詩于括蒼金生金生大嘉歎奇  
之弱冠時即閱覽能詩諸短歌詩尤佳人多傳誦焉  
性不酒顧獨好客客至留盡歡乃罷然交與盡豪賢  
長者平生無狎客無誕謾語非對客即兀坐讀書若  
儒生是時空同李子客大梁公時時與空同子遊以  
是益習于禮文宗人戚里有大事數就公問禮遇朝  
祭公獨先往又執禮獨恭母田夫人卒也哭過慟嘔  
血不食後遭鎮國喪哭又嘔血至毀瘁骨立敬諸庶

母又加愛諸庶弟蓋皆天性云乃又不以地勢高人  
見諸生輒折節下之出乘一巾車過市里必下簾帷  
身自奉清約祿入則多施貧者宗戚中受施益厚金  
生客死通許公厚賻歸其喪有匠氏竊金者左右欲  
掩發公曰金易得耳獨奈何以此媿人卒秘之其仁  
厚醇謹類如此夫人情富不期侈貴不期驕言勢有  
必至也公屬肺附在日月之際賜府第冠服祿歲八  
百石所謂生而貴者非邪且當太平盛時天下安樂  
無事民間亦豪俠習侈成俗矣况尊貴如輔國者即

盛治宮苑好狗馬戲樂擁騶從出入法安所不得也  
顧一意讀書賦詩盡罷諸貴人習好不為是好學慕  
義高者非邪古劉向陳思之流何以加哉乃大梁人  
則言公病濕以卒濕得之執喪寢苦時故常曳履行  
或輿以出入蓋二十餘年然無時不悲思父母也有  
問疾故者便潛然淚下不忍言輿疾時讀書不輟既  
疾甚猶論詩聽琴終不問家人事卒嘉靖十三年壽  
五十有七卒之日人無不驚歎轉相語已即相率哭  
盡哀行私服者數百人 周王為發哀賻百金守臣

令學官主喪皆特事云其葬時 上以例給祭葬費  
生七子長曰安河以孝聞 上特賜璽書旌焉安河  
子曰睦樛少有詩名長益好經學海內士咸推高之  
皆公之風教遺烈云 論曰人言宗人世受天封不  
治民故賢者以行義名高未可以功業論也以余觀  
豫齋蓋秉禮道為士民倡者此其風足以興導禮俗  
且益廣 天子仁孝其功澤茂以加矣昔殷周長世  
者固謂賢聖君多亦其時宗姓多賢枝葉庇本根之  
效也以是卜 皇祚蓋將與天地亡極者哉

丘隅集卷十七

丘隅集卷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隅集卷之十八

袞羽喬世寧景叔著

頌

孝慈頌有序

楚武岡王母田妃者端王次妃也武岡王生五年而母卒母始以制令不得稱妃武岡王既封念其母無貴稱且又蚤世也乃日夜悲思上䟽具陳母鞠勞有狀願比鄭繁昌王母得受褒贈以慰人子孝思于是天子悲憐其志得封爲次妃云次妃命下楚宗人無



不感念泣下者諸大夫以天子達孝錫類武岡王  
至誠格天皆足以賁植倫教傳世亡極也相與賦詩  
爲文丕揚休德而督學大夫喬世寧乃作頌曰  
聖皇御極帝道遐昌日月炳耀照臨萬方熙運徽圖  
物賁化光於維仁孝穆穆垂裳其一  
仁孝允孚休徵不僭九族既睦萬邦時憲爰有武岡  
式昭江漢順帝之則受天之眷其二  
武岡孝思天子是師言念母氏寤寐在斯燁燁徽榮  
生莫致之爰告帝所嚴命是祈其三

帝曰俞哉懿彼千藩永錫爾類人亦有言金冊玉符  
爛其盈門漢之廣矣視此殊恩其四  
既誥既祭此惟玄室廟享慶成神人以懌降福林林  
萬世無斁大夫景德樹嚴頌石其五

贊

玄帝像讚有序

耀州城北門故像祀玄帝嘉靖乙卯地大震城壞像  
亦毀丙辰城復修丁巳州人致仕河津縣丞宋徽洎  
文炳宋安郝永亨議復帝像各出貲有差已又以募

緣佐之會余兄世顯與余弟世定亦趨助緣未幾金  
像成肅祀壇下屬世寧志歲月乃讚曰

於維昊天爰有佐命厥維五帝五行司令順時布德  
萬物各正靈光翕赫變現斯盛玄帝煌煌濯靈有常  
名列五一位次北方厥神玄冥水德以王安所維居  
左個玄堂載彼玄旂黑衣與裳乃駕玄輅玄珮玄璜  
有介者蟲下睨其躬備物象類發坎之歲協謀四帝  
天道以彰維天與善帝作之祥維天禍淫帝作之殃  
爰有天地顯用無疆像帝北城亦曰帝鄉荒忽遠望

靈武具揚祀用何日壬癸寔良器宏以弁忝疑是將  
雲沛風馳有肅其場無遽上征徭忽徬徨祈昭靈貺  
來慰皇皇以奠城池以時雨暘以成百物黍稷穰穰  
以保黔黎咸躋壽康以佑國家如日未央繫牲有石  
刻此頌章祭則登歌擊鐘鼓簧司祀有虔明禋莫忘



丘隅集卷之十九

後棚喬世寧景叔著

意見

自註䟽成而漢註廢矣自大全成而宋註又廢矣故類書者僻方初學之便無閱覽慎思之益也

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據朝廷誥制獨用中書字體古法帖遂盡棄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于章奏而生徒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爲法而詩賦家亦宜以

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事精于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人之才性各有所長雖聖人亦不能兼也稷以稼穡契以教化皋陶以明刑益以虞垂以工皆用其所長也故功業垂于萬世今之人其不如稷契皋益也明矣其授官也不察其能否又循階而遞遷之即其所歷之官蓋錢穀刑名甲兵教化無弗兼者矣是以治業草略績效無聞也古之兼文武者惟伊尹一人伐桀者尹也相湯者亦尹也至于牧野之會則太公

之而制禮作樂則周公之蓋亦各用其長耳蕭何給餉魏韓信立戰功此高帝之所為知人善任使也鄧禹用兵無效豈非光武之誤哉孔明固蕭鄧之流也而欲兼韓彭耿賈之任伊尹豈易為哉故曰關張死而蜀事去矣蓋將相異業文武異才用人者與用于人者皆不可不深察而自量也

內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既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

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實示訓且勸懲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又必待其子弟乞請而後得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請下部院覈實與九卿翰林博議然後斷自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釋名廣雅爾雅翼獨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也今士習草略登仕大易五尺童子即記誦陳言以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即漢貲郎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預謀者也賦役亦

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于京師吏貪始于上官今戚里做大內大家倣戚里衆庶倣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迥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古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攷會典所載屯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則可行于腹裡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

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臥即有田安得耕且牛種器具何給也即能盡給之棄閒而耕亦不過充虜馬一夕之秣耳故極邊屯田未可盡舉也

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也中飽者必病痞塞謂上下不通也

往年邊士戕主帥其漸不可長也始見于甘州再見于大同頃南京又見告美蘄州山西者逆事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法紀治天下若是者

尚有名義法紀邪故當事者益難處養姦則國紀大削伸法則事變立起于是苟且姑息之習多勵精明作之政難矣

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不久任是美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卿寺以上閱官如傳舍闕一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遞相遷補若是則久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國初鹽法主于紓邊急非必盡籠天下之利也其始商人輸米不多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急祖宗大計也自餘鹽之議行而鹽法壞矣頃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大壞矣蓋行鹽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又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急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蘓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爲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豪勢者占中賣窩今遇名納之時應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而不可得矣邊事



尚何賴邪

蕃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 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矣于是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之遺意也此于體統已失矣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于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于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晁錯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虜則兼中國之長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習出戰今能出戰矣昔不用銀幣今其俗貴銀幣矣昔遇人無生還者今見少壯者即掠之去矣昔不知文儒今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漢儒所言即可行所學即可用賢良文學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計匈奴則絀丞相議鹽鐵則絀大夫蓋學出專門人有定見也此豈唐宋士所有哉 國朝士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其英華者即唐之溺于

詞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襲談性命矣然實效則不逮漢儒遠矣

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肩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朶顏三衛則虜之左右肩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蕃而虜全一右肩矣東收山後諸賊又東結朶顏則又全一左肩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今邊議十九及于長城必曰乾溝澗未盡城又曰青沙峴不可城然虜一大舉即決墻夷塹長驅而入不必乾溝與青沙峴也故築城乘障者爲傳警清野之賴耳非萬全決勝之策也

謀國者皆曰倭寇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虞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是則大可慮者矣今內地盜賊在在有之若迫于飢寒聚而苟一日之生者猶不難處也顧今號爲白蓮玄狐黃羊教者皆挾妖術以誘惑愚民如往時乾州曹縣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

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發是隱憂深禍不知何所極也

今山澤利盡出而物用益絀者生聚者衆也生聚日衆而戶口益耗者流移者多也荒田盡墾而貧民無田者無所養也承平益久而百姓益貧者風俗侈也詔令數戒侈而民俗不變者商賈盛也商賈者通淫巧奇貨綺麗之物以市厚利者也百姓見奇麗而爭市之轉相效慕則俗日益侈侈則易貧則無所養之害成則流移者多矣而加之天災貪吏厚歛之患

于是盜賊繁興海內多事矣古者錦繡珠玉不鬻于市蓋防之漸也漢法商賈不得衣絲乘馬其子弟不得推擇爲吏蓋古意哉蓋古意哉

邊事之壞極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實一也賞罰不信二也芻糧不得實惠三也按伏修邊冒破四也文移牽制失事幾五也而功罪不實爲大功罪不實則跡涉欺罔而士萌倖心豪傑解體矣

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頃者虜一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

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即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  
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及延綏若寧夏則已遠况  
甘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亦暫出  
團營兵分戍諸邊即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  
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顧令邊兵輕京師豈國家  
之利哉

漢太守得自辟其屬如岑公孝范孟博之流是也而  
邊郡者又兼兵民之任如李廣程不識之流是也故  
其志得行又任久而效也今之知府即古之太守也  
然上有藩臬以監之又上有撫按以臨之罪自徒以  
上皆申呈而後決况州縣者又可知矣即有才猷者  
亦牽掣肘無以自見矣故吏治不興者委任權力  
不同也

宋循吏立去思碑必以治狀上聞下監司覈實而後  
許之蓋所以防欺弊而謹激勸之道也今守令治行  
未必可以繫百姓之思者乃其將去則欲爲之攀留  
既去則欲爲之立碑徃徃示其意于私人而私人者  
遂阿意獻諛而爲之故崔子曰碑誌繫而名實淆矣

此豈所以傳信于後者乎

選貢法所以及時用才也三途並用法所以激勸吏治也自學校士多于是歲貢者多衰老之人自進士科重于是科貢者無自信之志豪傑所爲孤憤而太息也余以爲先選貢而後可以行三途積十餘年而後可以見成效論治安者無踰于此矣

世之論財費濫者必曰冗官冗兵冗費夫今兵費不可已也而九邊不時有客兵京師歲有入衛兵其費又在正額之外矣文官即冗然猶有限極日增歲益

不可限極者惟軍職爲然永樂中平交趾也夏原吉曰多陞不若重賞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是時惟陞元功餘皆頒賞有差正統時麓川之後陞至萬餘人天順時有一衛至二千餘人者正德中已踰十萬矣今且二十萬不止也李文達亦曰譬如人有生無死天地間不能容矣夏李之論非萬世之良法乎

今撫按守巡之指意不同文移各具各司者不知所奉行矣故事多調停遷延以處此官多而政體不一

曠日而績效無聞也不若慎擇良有司而委任專一可也譬有人病瘍也而又內損治瘍者主于瀉治損者主于補一則曰補則助瘍非瀉則瘍不瘳一則曰瀉則益損非補則損不可愈不若令病者自量其虛實而治之也

今天下田糧詭寄欺隱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欲救今日之弊使貧民實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糧乎

寧夏隔黃河策應亦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門晝閉此可不爲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驛傳率併加于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自邊糧納價而邊倉虛自鹽糧有包攬而虛出多守臣所以憂困乏而難接濟者此也白渠不引涇水故水利不多不開三門津月河故舟楫不通關中所以憂歲荒而難生計者此也

自古才識之士首議者難首事者尤難首議者必違  
衆論于是群口咻之或摘其小疵或動以危言是時  
議未行人不知其益也而其議遂寢矣首事者必拂  
群情于是群小忌之或責以難處或中以危禍是時  
事未行人不見其益也而其事遂寢矣此其患在國  
是不定故其賈生晁錯非萬世之明戒乎然其效皆  
見于身後此豈徒才士之不過哉誠蒼生之憾也  
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  
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朶顏朶顏雖內屬

而陰持兩端往歲虜自喜峰口潮河川諸處直犯京  
師其經由皆從朶顏三衛地實朶顏人導之也此真  
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達官達舍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國朝名臣彭韶有名臣贊錄止三十一人其後楊濂  
增至五十五人人猶病其太少後尹直有名臣通錄  
人又病其太多已又有理學名臣錄蓋謂名臣兼理  
學者也然獨行之士或布衣者亦錄其中即有理學  
亦難槩稱名臣也頃徐咸者合數編而彙錄之其人

政履才識固皆有可觀者然名實終始之際余嘗以  
意見私評蓋可錄者半不可錄者半夫六王輔聖開  
天造命不容復議矣自永樂靖難景泰易儲天順復  
辟遭此三大故而純臣不可多得矣以蹇義夏原吉  
黃福張輔胡儼顧佐陳瑄之功而人猶病其大節他  
可知矣三楊同心輔政並稱賢相然麓川喪師交趾  
失守則相業之損不小也于肅愍之功可謂再造乾  
坤矣不死于景泰易儲而死于天順復辟豈所謂處  
死者難乎李文達之得君何異三楊然羅倫一斥而

不復人亦至今短之王直家有名吏部然當易儲也  
顧私泣而不顯諫何也余反覆錄中足當名臣者洪  
武時則有若劉基陶安宋濂胡大海章溢王禕在宣  
正間則王翱劉球李勉軒輅在天順間則薛瑄岳正  
耿九疇王竑在成化間則王恕彭韶章綸何喬新在  
弘治間則馬文昇耿恪秦竑劉大夏戴珊在正德時  
則章懋韓文許進周經嘉靖間錄未及載也如劉健  
羅欽順劉忠謝遷石瑤呂柟皆純德無議者也將有  
待于嗣修者乎國初名臣有不敢錄者如方黃諸公



是已夫方孝孺之變法可罪也而大節不可沒也至于練子寧耿清周是修諸公則節義如日月昭然者而何以不錄也况成祖嘗曰練子寧若在朕必用之則今又何媿而不錄乎故方黃諸公宜別爲一錄以激發天下之忠義而鄒智陳晟諸公亦宜別爲一錄以作率天下之士風蹇夏諸公則功過難掩庶幾可以彰教化而敦名節是聖世之議也

宋時任子太濫今制文階三品者始得廕子又必經三年攷而後得之足爲人臣修職者勸矣顧誥敕之詞獎與太過非王言之體也自景泰以來有恩詔輒得廕子輒得誥敕于是廕子誥敕易得矣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此亦不可不謹也

自諸生有接納之例而入粟買官者已滿吏部之簿矣又書科夷館印局亦別開倖門且吏塗亦有加納于是有需次二十年不得選者當其選也年已衰老志氣消沮故一事無能旋即罷去所謂兩無益也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即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少

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而止夫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陟者亦參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况進士者又未必盡舉盡陟乎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劾而黜者亦參半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况科貢者又未必盡劾盡黜乎如是則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河套非虜人據守不離之地虜出套則套地亦空地廣難守力不能處分耳以陝西觀之內地尚多荒棄河套何可復也即竭力取之將何以守之此真不患也

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非違于利害事幾蔽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愠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

無弗敝矣

律可以兼六經六經不可以兼律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皆聖人精意之所在也

丘隅集卷十九終